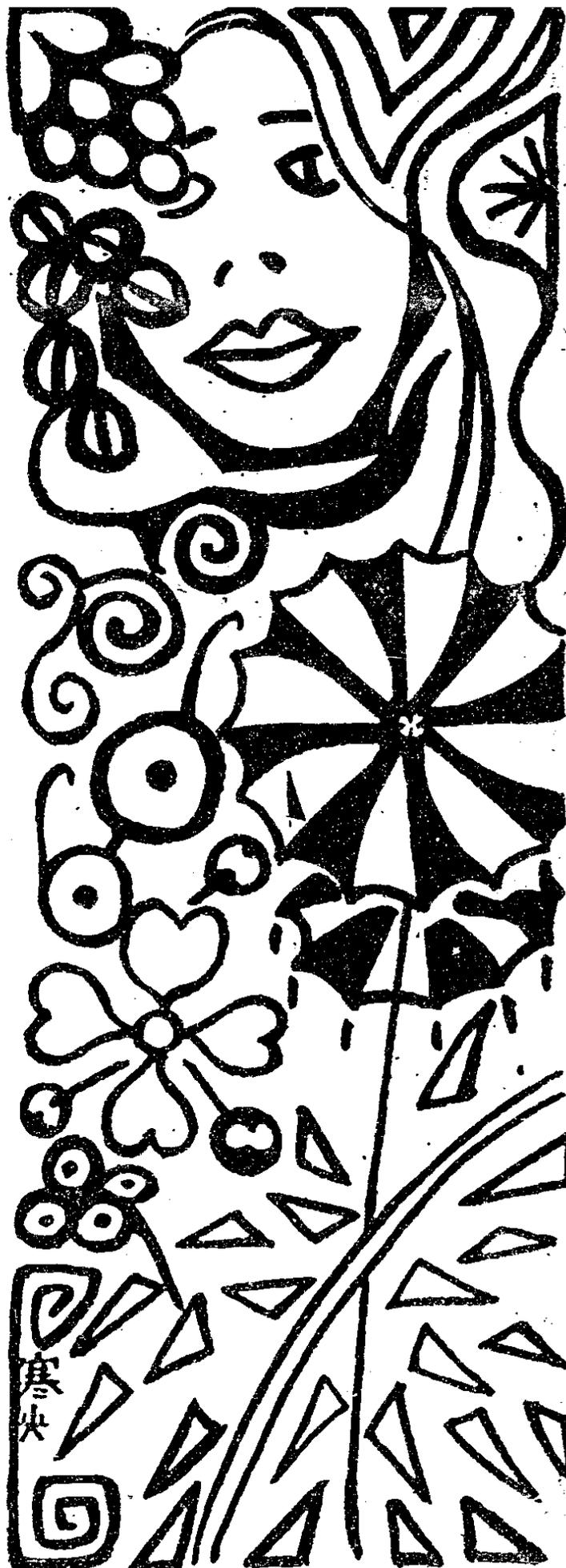


碎錦

名著十輯



輯十著名

錦 碎

海 上

店 書 新 革



可
貴
的
時
光

本書目次

—— 第一輯 ——

補衣主義和光棍主義	一
「天不絕人」釋義	五
在被窩裏	九
吃醋	一二
談情書	一七
血統和結婚	二一
撞鐘的種種	二五
賀莫君結婚	二八

— 1 —

467687

法庭中的一個婦女問題	三二
論詩人	三五
草鞋主義	三八
談馬褂	四一
木犀香的興奮後	四三
關門的秘訣	四六
香	四八
談賴	五〇
君子和小人	五二
自修室的壁上	五四
槍彈怕兵士	五六

要心·····	五八
最短時間·····	六〇
中國人到現在還不開通·····	六一
鈴聲·····	六二
—— 第二輯 ——	
響勿見·····	六三
村童的體育·····	六六
脫下鞋子·····	七〇
糠·····	七三
狗之研究·····	七五
桂花大少·····	七七

書香人家的裝飾品·····	七九
長錠·····	八一
外婆·····	八三
賴債·····	八五
人格化的謎語·····	八七
聽錯了·····	八九
煮水的研究·····	九一
揚厲格的諺語·····	九三
— 第三輯 —	
授受不親·····	九七
牆壁上的裝飾·····	一〇一

吾杭的俗謎	一〇四
論坐	一〇七
眼鏡的功用	一一〇
謠言	一一二
中國人的槳子	一一五
蒼蠅情人	一一七
作偽	一一九
對話	一二一
蒼蠅的跑冰場	一二三
談喫	一二五
鄉間兒童的情歌	一二七

哭笑聲中·····	一二九
預備寄稿以後·····	一三一
紀兩位老婆婆的對話·····	一三四
三只船·····	一三六
兒子問題的各面觀·····	一三九
吃飯的秘訣·····	一四一
放火——點燈·····	一四三
寧紹人的特別嗜好·····	一四五
原則例外·····	一四七
雙料貨的說話·····	一四八

酒之趣·····	一五一
挨家覺聰·····	一五三
藝術化的路名·····	一五六
解渴了·····	一五九
屎味·····	一六二
奇特的裝飾·····	一六五
一封法文信·····	一六六
談兼差·····	一七一
蟠蟀的衛生·····	一七四
植物的藥用·····	一七六

——第六輯——

死的研究……………一七九

賭之哲學……………一八三

生意經……………一八六

吃醋的心理……………一九〇

香烟……………一九三

睡覺……………一九七

中國底秘密黨……………二〇三

滑稽墓誌……………二〇六

——第七輯——

兩個絕妙的對妻稱呼……………二〇九

吃了麵包以後·····	二一四
孔二哥沒有鬍子·····	二一七
新花樣與妖精打架·····	二一〇
「八十四」姑娘·····	二二五
女教員們·····	二二九
小妹妹·····	二三五
—— 第八輯 ——	
睡眠工作·····	二三七
疙瘡·····	二三九
吃豆腐去·····	二四一
一個大學生的一天生活·····	二四三

三出主義教學法·····	二四八
吃西瓜·····	二五〇
黃包車夫特有的二種快樂·····	二五二
—— 第九輯 ——	
叫化子的藝術·····	二五五
夜壺·····	二五九
別號·····	二六三
癖·····	二六七
觀潮·····	二七一
—— 第十輯 ——	
從軍夢·····	二七五

謝謝·····	二七九
腰袋十塊錢，坐船上揚州·····	二八三
人力車上·····	二八六
委令·····	二八八
女同志·····	二九一
紀念週·····	二九五
編印以後	

第一輯

(媯卿著作)

補衣主義和光棍主義

現在可以找到二種人，一種是：「年紀二十五，衣服無人補；若要衣服有人補，除非討個 Wife（妻子也）」的補衣主義的信徒。一種是服膺：「光棍老兒活神仙，一把雨傘到天邊。」的光棍主義的。

「假使」這二種人，各推舉了一個代表，不遠千里而來，要求我為他們決定到底是哪一個主義是對的。我想現代做評判長總裁制的大多不能十分憑着良心公正的做事的。我是同意於前者的，所以不妨暫時學一學世人的惡習，左袒一下，於是高聲宣布道：「光棍主義是值得信仰的主義！」

實在是我的疏忽，我沒有察計他們後方的實力如何，竟冒失的判決了。到了第二天，不料補衣主義的團體的代表，領了二萬萬的青年，把我的住宅四面團圍



圍住，向我作示威運動起來。他們請求我立刻收回成命，另頒新章；我當時看了這大批的人，雖然心裏不免嚇一跳，但仔細想了一想，胸膛拍了一拍，說聲怕什麼，便闊步的出來會那代表。那代表說：『先生……』

『不用囁嚅，你們的來意我完全明白了，你祇須說出你們的理由。』我岸然說：『是的！』那代表恭恭敬敬的回答，我神氣活現的坐在虎皮椅上靜聽，但面上却露出不屑聽不願聽的樣子。

代表說：『我們的團體是青年所組織成的，我們的主義就是補衣主義。我們因為感到青春是人生最可寶貴的一個時期，蝴蝶猶知雙雙的在花叢中飛舞。燕子猶知對對的在樑間呢喃，牠們是懂得戀愛的，我們難道情願荒蕪了青春時代，任他過去，却來做燕蝶都不如的其他事務嗎？我們要實行補衣主義，便是我們要討老婆，我們來求異性的安慰和陶醉，這就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目的……』

我聽了不禁笑道：「諸君的話果然不錯，但我先舉個例來你們聽，然後請你們用你們的理智，來判定究竟是補衣主義好，還是光棍主義好？我有一個姓莫的朋友，他曾認識了一個異性，因為他要求異性的愛戀，所以第一步便是在她的面前獻殷勤，討好意。於是陪她到大世界呀卡爾登呀去看戲，大菜館咖啡店去用膳喝茶。而依一般的成例，自然錢是由密斯脫莫拿出的；今年十月，是他倆戀愛成熟結婚之期，結婚後，他的肥胖強壯的身體，却消瘦得廉價減半了；他的校裏，每天更要寫一封情書寄回家去。這麼一來，沒有工夫做別的事了，所以功課也馬虎敷衍，學期末了，分數竟得到及格少一分；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本來他是想東瀛去走一趟，專心去研究電機工程的，可是因為討了老婆後，偉志也打消了，一切事情都不管了！這樣，你們想想是否補衣主義的害處呢？還有一樁要緊的，我再來舉個例：譬如我們有三個朋友同到龍華去白相：「你們願到那邊樹下坐坐嗎？」「時候不早

了，我們向後轉罷！「你喜喝紅茶還是綠茶？」一切事都須徵求同意後，才能執行；不過你看一個人多麼自由，歡喜走就走，歡喜停就停，半路上要撥馬回府也隨便，真是不受任何的拘束。一談到討了老婆的人，他們差不多完全和有三個朋友的人一樣，公司發了一月薪水，一古腦兒自己用多麼愜意，他們却要寄幾十塊到家裏去給老婆用；生了兒子後，買可可粉，牛奶糖，不倒翁，小汽車，皮人，雇保姆。讀書時要學費，膳費，這種擔負實在不小，本來好好一個人，爲什麼要自尋這些苦頭吃呢？這都是你們的補衣主義害他們的啊！」

代表聽了怒道：「發於韓盧之餘竅！我們戀愛難道還顧到金錢嗎？肉體嗎？自由嗎？我們祇要能夠求到真正的愛，什麼都可犧牲！來打！你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來打他死！」於是我竟被他們打死了！

不，我在本文前段明明白白的寫着是「假使」的，所以以前的事實都是虛構，我還是安然存在。

「天不絕人」釋義

俗語說得好：「天不絕人。」牠的道理，一般人是這樣講：

我們讀過三國志的，當知趙雲抱着阿斗，一陣紅光把人馬從陷坑中送起；當知劉備騎的盧躍馬過檀溪的故事。假使天要絕人，他們早就死於刀槍之下了。但以上的話，含着神祕的色彩；換句話說就是不適於常理而是迷信。我們研究科學的，要證明天不絕人這句俗語是千古不易的定理，非應用科學方法來解釋不為功。那麼，此處的天字，應作自然解。切實地把天不絕人分析起來，實含着「在現代中國的社會裏，祇要有頭有身，有手有腳，有五官七竅，自然決不會沒有生存的可能的」的意義。

第一，我們要知道：人類生存着的目的是什麼？用歐化語氣講，就是爲了麵包

問題，麵包問題解決了，便不至於會絕！

狹義的祇論中國，中國的糧食從沒有宣告過缺乏。何以呢？富貴顯赫的人家不必論，中產階級也不發生問題，除了這二種人外社會上充滿了無產階級的同胞，人數統計起來值得驚人，但他們到現在還沒死。不死當然要吃飯，飯仍是天天有，不是糧食充足的證據嗎？

我以前是這樣想：假使沒有精博的學識，還不如不到社會的漩渦中去轉為妙；否則必為人排斥驅逐的。可是現在知道以前的觀念是大謬了，天不絕人的！因為社會上滿眼是無學識而生存着的人。

張開眼睛一看，就可看到街道上走着無數的乞丐。他們祇有碗、篋、籃子、竹竿、幾樣東西，他們受過什麼教育！他們有什麼職業！他們簡直以做乞丐為職業，他們以哀聲求人，引起了慈善家的惻隱之心，而每天可以得到可觀的銅元。他們便可

用銅元買食物塞進肚裏，不會餓死。這不是天不絕人的一證嗎？

其次是僧道，他們的工作是念着「阿彌陀佛」「太上老君」他們對於社會的生產簡直等於零，消費却很大；但以天是不絕人的，他們有天的特有的賜與，因爲善男信女能夠像親爹那般奉養他們。祇要記憶力好，不妨在馬路旁水門汀上跪着寫：

「屈膝求人實可憐，

異鄉落魄太慘然！

家園迢遙難縮地，

囊橐空虛欲問天；

老母九十倚閭望，

不孝念載何日旋？

奈戀仁人行好事，

來生啣環報君前。」

詩後再接難民某籍貫何處，曾在何處當教員，因訪親不遇，盤資用盡等語。不管情節是假是真，文字通與不通，總之這樣寫着，自有文人雅士來欣賞，每天收入幾毛錢，包管可愜意過活，這也是天不絕人！

再不是，老着面皮，擺一個測子灘，憑着三寸不爛之舌，判決一切人類間疑難之事，做一個露天民政廳長，所入也儘夠糊口，天是絕人嗎？

所以，我這樣的結論：『祇要是個人，任他環境是怎樣，天總不會絕之的！』天不絕人的確！

在被窩裏

在冬天，有一般人常常是這樣說：「睡眠真討厭！夜裏要把衣裳剝去，鑽進冰冷的被窩裏去；到了被窩恰巧溫暖，太陽已照在玻璃窗上，再不得起身了。鑽進起身，多事！」的確，除出不受什麼限制的人——浪漫主義的信徒可以隨意的睡到日午的以外，想誰也必有這種同樣的感想吧！

我校的規則，是定六點鐘起身的，鈴兒一搖，寢室裏於是窸窣之聲大起，接着是打寒瘧聲，呼冷聲，繼之是怨天聲，罵冬神聲。總之是心裏萬分的不願意，他們爲什麼要不願意呢？不消說是戀被窩啊！

學生並不是一體的。好像社會上有良莠不齊一樣。其中一部分公子哥兒們，因禁不起冬天起身太早，也就是覺得在被窩裏的時間太短促，於是他們想出了

一個周郎妙計，他們將幾個銀餅塞在校醫衣袋裏，請校醫寫一張證明書：『學生某某，由本校醫檢驗，決其身有某病，着即令其搬入調養室住，以免傳染，此照。』

住在調養室裏，真愜意極了，半夜小便，有尿壺；五更大便，有馬子，不比住在寢室時要起身跑許多路到廁所去。並且要是偶然起遲，便可這樣回答：『我昨夜不眠症又發了，今晨十分疲倦，所以多躺些時。』言之有理！

戀被窩並不止祇有公子哥兒們，現在記起一件事：三年前的一天，我的父親要我的一封信寄到什麼廳的童君處，並且教我親手交他。我答應了，一眼看日，已上了五竿，便立刻開快車的趕去，到了目的地，便問號房。號房回答：『老爺還沒起來，等一忽！』因爲近鄰有一圖書館，我便快快的踱到圖書館去看小說，以挨時候，不知怎的一來，竟度過三小時，心想必誤事了，立刻動身再去，那知號房又冷冷的回答：『你好性急啊，老爺睡興正濃呢！』我不得已，祇得將信放在號房裏，回家造了

一個謊了事。

官僚的戀被窩，叫做「惰」！新婚的夫妻戀被窩便不同，臉兒相偎，腿兒相壓，愛情像火一般在燃燒，他們不願一刻分離，他們願永遠如此，他們惜春宵太短，他們恨雞啼太早，他們的戀被窩，是在實行其靈與肉的戀愛啊！

被窩是偉大人物的製造場，你看拿破崙，郭子儀，華盛頓，諸葛亮，俾斯麥……真是一言難盡，他們那一個不是被窩內工作出來的？……啊！愈說愈不對了，愈說愈狼狽了！恐怕道學家見了要搖頭了！就此收住纏繩吧！

吃醋

我雖不精於化學，但從教授口中聽到，書上看到，知道醋是炭輕養三種元素化合成的。這三種元素，不知怎樣你愛我戀的一來，却併成這酸溜溜的東西。上帝既賦與我們這醋，我們難道可以不吃牠嗎？不論什麼大菜小菜，要是膩口的，祇要放下些醋，便會改換了別一種的風味；當我五歲和十歲中間，曾跟着父親在奉天義縣住，那地方把生白菜在滾水鍋中一沉，然後把牠塞在缸裏，過了幾天，便把牠拿了出來，切在盆中，不加鹽也不加醬油，祇放了糖和醋，嘗嘗味道着實不整脚；祇要你衣袋裏有光亮的圓塊，你可大膽的到菜館酒樓上去吃加醋的醋溜魚……等，包管你讚口不絕。包管你增加許多吃醋的智識。

婦女們吃的醋，却完全兩樣了。究竟爲什麼不同樣，我不是考據專家，不敢冒

昧的回答，現在祇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談下去。

舞霜君說：「吃醋是婦女們的美德，」不錯，千真萬真。不過這句話袁子才早已說過了。他的詞上寫着：

「果是佳人不嫌妒，

美味何嘗離却醋；

不會薄倖任她噴，

噴來才覺情堅固！

秋波照常顧，

司空見慣同朝暮。

最堪憐，

疑心暗起，

微帶些兒怒。

✽

✽

✽

他怒祇宜佯恐怖，
却是招疑原有故；
冤情默雪無人訴，
芳心才悔悟；
遠山邊。收雲消霧，
才有詩堪賦。」

上面是我記憶出來的，或許有遺漏的地或舛誤之處。反正不是什麼重要的考據，就此馬虎算了。

袁子才說：『婦女們吃醋，祇要默默無言伴恐怖的待她好了。』不過我以為不

妙，假使在現在的時代，還是奉行他老人家的老法子，那妻子便愈加要疑心你真的在外面有軋姘頭的事了。這樣，簡直是弄巧成拙！

婦女吃醋得利害的，男人差不多等於沒有自由的專制時代的國民了，和婢女談句天，她立刻白眼無線電打過來，和鄰家嫂嫂招呼一下，回家立刻跪地板。這種受苦，秋雨夜燈錄裏有種種禁止吃醋的法律公佈，她二季常先生們不妨回去應用一下，有效與否，鄙人全不負責。

最後，我覺得吃醋的名詞太俗了，有人提議改爲「三禮拜，六點鐘。」我以爲不妥。蓋我們既非基督教徒，何必用禮拜來爲日期的代名詞？六點鐘是指上午的六點鐘呢？還是下午的？這種含糊的話不合科學的方法。所以我決定改爲「三星期，下午六點鐘。」雖嚙嚙些，却再也不會纏錯了。

還恐有人不懂，好事做到底，索性再來解釋一番：三星期者，二十一日也。谷而

爲「昔」字。下午六點鐘，係指「酉」字，拼在一起，便是醋字，省略一個吃字，意思就是吃醋！三星期，下午六點鐘「多麼文雅，我等待世界各國來褒獎我的創造！

談情書

寫情書當然是一件算不了什麼希奇的普通的事，但一般人祇知寫其情書，而不知情書的起源和沿革以及其他關於情書的一切歷史和事實，這實在可差得很！我雖然不會寫情書，又沒有領受我的情書的人，不過對於情書這樁事件，下了很久的工夫研究，研究所得，便公布在這裡：

第一，情書究竟是起源於何代呢？這確是很難決定。我們讀過西廂記的，當知張生和鶯鶯沒有幽會以前，曾請紅娘代遞一張箋兒，這箋兒大約就是情書的濫觴了。

在「流沙墜簡」中，有一封羌女信，信上寫道：

「羌女白。取別之後，便爾西邁；相見無緣，書問疏簡。每念茲對，不舍心懷。情用

勞結，倉卒復致消息，不能別有書裁；因數字，值信，復表馬羌。」

這封情書，由著名的考古家決定是在二千年前寫的，那所謂羌女者，實在是我們寫情書的老前輩了。情書是指廣義的情書而言，所以所謂情書者，其中不一定是書札。在先自然是散文的體裁，後來進而為艷麗的駢文，再進後面便是附着幾首詩，到現在漸漸改用白話：「我最親愛的，」我的瑪麗。」滿篇都是別開生面的，我知道的有寄圈兒信的一件事。兩般秋雨盦隨筆第二卷上載着：

有妓致書於所歡，開絨無一字：先畫一圈，次畫一套圈；次連畫數圈，次又畫一圈，次畫兩圈，次畫一圓圈，次畫半圈，末畫無數小圈。有好事者，題一詞於其上云：

「相思欲寄何從寄？

畫個圈兒替；

話在圈兒外，

心在圈兒裏。

我密密加圈，

你須密密知儂意；

單圈兒是我，

雙圈兒是你；

整圈兒是團圓，

破圈兒是別離；

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

把一路圈到底！

這可見得情書不見得有一定的形式的。

情書對於青年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大凡一個人到了青春時代，性的要求自

然較任何時代來得熱烈，情書便是這要求中的良好的工具。牠能使對方對你心緒了解，密切親近，能使你達到戀愛的成熟，牠實在是青年的一個功臣啊！

情書時愛情的結晶品，這是誰也知道的。美國有一個學校（校名忘了）有某學生是喜歡偷情書的，後來被失情書的查到了，他於是被叫到衆人之前，迫令他宣布爲什麼要偷情書，他道：「看情書是能知道兩方的愛情是到怎麼程度的。愛情濃厚的，牠裏面的文句是十分纏綿而婉麗，讀了比讀什麼高貴的藝術品——小說——有趣得多！」

情書在我們中國，是最受拘束不過的。中國有幾處學校，還是很不開通，學生的書信來往是須經過檢查的手續的。所以青年們想了許多避免的方法：有的是固意用着式樣陳老的舊信封，使他們不疑，可是裏面却寫着情書；有的把情書寫在雜誌的空白上，有的用暗號，此中雖然稍費周折，但以其因爲有周折，青年對於得到情書時的心情，却好像幽會的情侶那般格外甜密呢！

血統和結婚

「表姊妹，老婆胚。」這首民諺，真是至理名言。牠的原理，由普通人解釋是：因為表哥和表妹，或表弟和表姊，既有親戚的關係，相會在一起的時候必較多，青梅竹馬，耳鬢廝磨也必慣久，所以後來自然容易發生由愛慕而情牽的事。由科學家來說：「因為兩性間多了接觸的機會，性情易互相了解，不用說，達到戀愛的成熟點也必較其他用什麼介紹通信等的人造方法來得靠得住好得多。」講來講去，「表姊妹，老婆胚。」這句話，是千古不易的定理，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了。不過，人類總是好名的。喜歡出風頭的。譬如有許多人在開會，一個有鬍子的會員，正在提議預備組織一個婚姻問題研究社，忽有另一個會員立起來大聲駁斥道：「你的話簡直等於『發於韓盧之餘竅！』現代的中國的婚姻問題已完全解決了！還要你嚕噓！」

什麼！快點免開尊口罷！」他所說的話不論是否合理，不過因為聲音響亮，同時便能給其他會員耳膜上的一個刺激，使他們的腦海中得到：「一個粉白臉兒，架着羅克眼鏡，穿着時式西裝的少年在反對那老頭兒的意見。」的印象。這便是他要出風頭而使他人注意的周郎妙計！所以無名的生理學家，用了這個不二法門，提倡了「表姊妹，不是老婆胚」的學說，想來攻破那「表姊妹，老婆胚」的定理，以求名聞四海，芳留百世，他根據的理由是：「同血統的結婚，是障礙人類的進化的。他們的結晶品，因為同血統的精卵所組成，所以不能十分健壯，將來必使人類受莫大的退縮的影響。」惡！是何言也？胡爲乎來哉？

你們想：戀愛是否是自由的？假使你和她發生了戀愛，你們願因為血統相同的關係便把以前的愛情都捐棄而來就生理學家的樊籠，來做生理學家的殘酷的法律下的順民嗎？假使你們其中一人是願意的，那便是削足適履的舉動，便

是不知愛情，便是愛的罪人！否則，我們便應反對生理學家謬誤的學說，我們應向生理學家下總攻擊令。我們要打倒那以科學為威嚇的工具的文明土匪！我們來實行靈與肉的戀愛，我們祇須顧到目前，何必顧到將來呢！

現在我再紀一段實事，作一個證明：

我們校裏有一個姓張的同學，他的表妹是和他同居的，每天早晨，表妹必很親愛的到他的牀前來喊醒他道：「哥哥！時候不早了，我來送你到校裏去罷！快些起來吃飯呀！預備好了我們便走。」他們在路上，有時相對微笑，有時相對調坎，直送到他將近校門後，才曼聲道別。姓張的同學今年是住在校裏的，他的衣裳都帶到家裏去讓表妹洗；表妹有時更挑線衫和背心給他穿，他倆是多麼的摯愛呀！所以他們二個人終於實行其結婚大典禮了。

朋友，這不是「表姊妹，老婆厝」的明證嗎？所以我們知道結婚是結婚，血統是

血統，結婚和血統簡直是風牛馬不相及的，我們有表姊妹，儘可和她們之一結婚。
我們不要怕，我們跟着那位密斯脫張一路走！

撞鐘的種種

同學們時時這樣的說着滑稽的話道：「學校裏的最大權威者，不是校長訓育部主任，却是撞鐘的工役。何以呢？因為撞鐘的工役，到了上課時間，祇撞了幾下鐘，不論學生和教員，都像專制時代臣子服從君主一般，不敢稍為延遲，無形的受了他的指揮，進了教室；撞退課鐘時也是一樣；用膳時必須撞鐘的工役撞鐘後，才得入飯廳；就寢時，也須經過撞鐘後才熄燈。足見撞鐘的工役，實在是命令我們的主人，指揮我們的官長，我們可以和校長問難，可以和訓育部主任辯駁，至於一遇着撞鐘的工役，哼！你想違拗半分！」

閒步蘇堤上，每從微風傳到南屏晚鐘的洪亮而帶着餘音嫋嫋的撞鐘聲。這鐘聲是能引人幽然入思的，引人澁漾於禪意的情境之中的，比較學校中機械式

的鐘聲有意義得多了。可惜現在走到南屏，雷峯已頽，徒增了無限的悵惘！

讀撫言，上面有一則記着：「王播少孤貧，嘗客木蘭院，隨僧齋飯，僧厭忌，乃齋罷而後撞鐘。」後一紀，播自重位出鎮揚州，因訪舊詩：「上堂已散各西東，慚媿闍黎飯後鐘。」之句，已用碧紗籠之矣。播續曰：「二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寺院裏的撞鐘一事中，却有這一幕趣劇存在，我們一方面感到僧的勢利，一方面也替落魄時的王播可憐了！

雖然同是一種撞鐘的聲音，但富於情感的詩人們聽來，却有種種不同的感觸。王昌齡詩：「秋月對愁客，山鐘搖暮天。」張繼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這是因為聽到了鐘聲而引起愁懷的。高適詩：「夜鐘殘月雁啼聲。」這是因聽到了鐘聲而感到離別的惆悵的。他如王維的「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像他描寫的這樣幽絕的所在，我想真是大家所希求的吧！

末了，我又要說到關於世事的話了。現在的社會環境，混亂極了。一個人要謀生活，要維持自己的生命，是怎樣困難一件事啊！得到了飯碗，便不管這職業是否合自己的心願？是否心中所好？在你怎樣，都要勉強從事的。於是他的人生觀便要實行其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主義了。唉！關於撞鐘二字，我要咀咒了！

賀莫君結婚

莫君！怪道你現在不比從前那般樸樸實實，而轉移你的注意點一心一意的在裝飾上用工夫了。頭髮修剪成齊齊整整的西式，梳得光光的，雖蒼蠅飛來也要翻跟斗；面孔用雪花膏白蘭霜搭得又白嫩又細膩；手帕上花露水精酒得薰人欲醉；金牙齒鑲起，笑時紅唇嘻開便露出了發射黃晶晶的閃光；托力克架在鼻端，視線從烏骨的玳瑁架子裡透出來，多麼神氣；甚至於一套時髦的圍花緞袍也塞在箱底換了一套燕尾西裝……一天星斗，我今天才知道，原來你預備討老婆了（此句不雅）原來你預備燕爾之喜了？你的結婚的消息，我是在姚君口裏聽到的。說到我和你這般的交情，「未能免俗」當然也應來恭賀你一下子的，也就是我不得不敬做這篇文來說幾聲好話而為你倆慶祝未來的幸福；依普通的習慣，既

要賀你，必要寫下面幾句：

「昌期無婉，

儷祉駢蕃。」或

「人間二妙，諧好合於百年，

天上雙星，符昌期於五世。」

不過我們二人同是研究科學的，我們的智識，當然要比寫那種句子的人來得高，我對你自然也應別開生面的做一篇體裁奇創，意思新穎的賀文來賀你，才不致使那班人笑我祇是抄襲前人的陳腐古董而一點沒有創作的精神。所以我便依我自己的意思，這樣應用分條例舉法來賀你了。

(一) 賀你已得性的安慰！性的煩悶真難堪，以前的你不是書也不願讀，字也不願寫，報告也不願做嗎？有時你更因感到自己的孤獨，所以便狂吟那：

「天下才子千千万，

天下美人萬萬千；

老天若能做好事，

兩處牽在一處眠，」的詩句，有時更唱着：

「窗外偷看哥哥嫂嫂，

床裏輕喚我我卿卿；

他倆這一樁怪把戲呀！

怎不令我飄蕩心魂？」

可是現在你已如願了，你已得到性的安慰了，你自然比我們無妻階級的生活快樂得多。是足賀者一。

(二)賀你成性學博士！我們研究科學的人，不是專憑理想去瞎思索便算數

的。便能發闡事理的真相的。必須做種種的實驗去證明才行。中國現在研究性學的人太多了，然他們大多是東摘西錄的把西洋人的已做成的製造品上割一塊，切一段的湊攏來以強稱是自己的，這種學術有什麼用？莫君！你的思想很好，毅力很好！如能趁此好機會，一心一意完成你在科學界的任務，貢獻給世人祕密五千多年的奧妙，這樣，怕中國的教育當局，沒有博士的頭銜抬到你的頭上？此足賀者二。

總之，以外要賀者很多，不過一時筆頭呆，寫不出來了，所以就馬馬虎虎了事，然祝賀之心，固無時或已也。

法庭中的一個婦女問題

假使本題改爲「法庭中的婦女問題」那就是雖罄崑崙山之竹，也書不盡的；便是像我這般的才學，也決無研究這大問題的能力。

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無已，就在法庭中的和婦女問題的中間，嵌入「一個」二字以縮小其範圍來研究一下吧！

所謂法庭中的一個婦女問題，本文是單指翁媳間的關係至由法律解決一段事而言的，在這裏，我先要賣個關子，暫時把「典故」來稱贊頌揚一場，典故是修辭學上的靈魂！典故是文章中的特點！用典故能使辭句有含蓄，有生氣，用典故能顯示出人所不能付諸言語的隱事！用典故……不信，言歸正傳。

從前有一個老頭兒，他素存垂涎他的媳婦的思想，媳婦急了，便上法庭去告

狀，求脫離家庭，別謀生計；但這究竟是不明不白的事，又依一般的習慣，這種事決不能道出於媳婦之口的，於是她想了一個計策，在手掌上寫着後列的兩行字給官看。那字是：

『妾無貂蟬之貌，翁有董卓之心。』

貂蟬董卓這是多好的典故！這樣，字句又文雅，個中情形又能使人人知道，典故不值得頌揚稱讚嗎？所以後來那媳婦終於達到脫離家庭，別謀生計的目的。

還有類似的，不過那媳婦的呈子上寫的是：

『夫死，子幼，翁寡，叔壯。』

僅寥寥八字，就把媳婦處境的危難顯示出來，負責民事的人，難道敢不給媳婦不勝利嗎？

還有一首歌，其描寫媳婦的苦衷，真是婉轉哀苦，其描寫媳婦的環境，真是大

有狼狽不堪的狀況，這樣的歌，才算文學的作品！其歌如后：

「十七娶，十八孀，翁公在，婆母亡，一間房，半舖坑，懇青天，作主張，」

那結果非媳婦占上風，吾未之信也！

寫到這裏，我的感慨來了：在宗法家庭制度以下，婦女的人格是怎樣的被輕視啊！婦女的個性，是怎樣的被污辱啊！婦女的地位，是怎樣的低微啊！因為宗法家庭的魔力大，所以屈伏於這殘酷的壓迫之下，不知凡幾！「枯樹壓海棠」恐屈指難數，不過有前面所說的幾位巾幗英雄，未嘗不可說為婦女界吐氣不少啊！中國婦女史上，未嘗不可說是光榮的一頁啊！

論詩人

我的朋友讀了一首詩：

「春天不是讀書天，

夏日炎炎正好眠；

等到秋來冬又到，

收收拾拾過新年。」

不禁拍案大叫道：「何懶惰之氣溢於字裏行間也？我想那作詩的詩人，一定是浪漫主義的信徒，或許竟是祇能喫不會做的國蠹！」我聽了過來一看，不禁仰天大笑道：「朋友，你爲什麼這樣疏忽，你的話正顯示出你對於文學的弱點，正顯示出你的淺薄，我仔細的研究一下，我覺得那詩人是寫實主義派的作者，或許是

勤苦的人口。」

「什麼緣故？」他驚奇的問，

聽着！第一句，我喝了一口茶道：「他說春日不是讀書天，這正是證明他已在社會上服務了，在什麼工廠銀行當職員了，或在什麼機關團體裏當委員了。當然的，公事蠅集，有什麼工夫再讀書，所以他這樣的說着，春天不是讀書天呀！」

第二句呢？你有何解釋。

「容易得很！」我接著說：「現在我舉一個例證：譬如一個人，事務繁忙，非到夜深二點鐘不能睡眠，第二天，又在六點鐘便起身了。詩人處於這種環境之下，怎不感到疲倦而羨慕夏日炎炎的正好眠呢？朋友，你「好」字是懂得牠的意義的。「好」字是帶着希求的口氣，不是肯定的口氣，那麼你當承認我的話是不錯了。」

「那麼，再接下去講！」

「我們辦事的人，總覺得時間過得很快。這就是專心一意的緣故。從秋到冬不過六個月工夫，白駒之過隙，過去得真容易得很！詩人能把時間和心理都寫在一句上，真是好詩！」

「好！祇有末一句了！」

「第四句，着重在『收收拾拾』四字上，你想，爲什麼要『收收拾拾』呢？可見他平日辦的事一定很忙，致文件攤滿了案頭，文稿堆積如山，新年已到，自應收拾一翻，朋友，我的話牽強嗎？」

「言之有理！」他說話時笑容滿面，恭敬萬分，後來又把衣袋裏的牛奶糖公開消費，告別時，更深深的同我鞠了九十一度的躬，我覺到了！他大約佩服我的言論，所以處處向我拍馬屁！

草鞋主義

我記得在時事新報的青光上看到一則謎語。牠的謎面是：

「少時青青老來黃，

敲敲打打配成雙；

送君千里終須別，

更新換舊丟道旁。」——草鞋。

這是多麼含有深意的辭句啊！假使認定牠是人格化時，便是最確切不過的棄婦的象徵，薄倖郎的寫照了。簡單的把前謎面解釋起來，第一句意思是：「以前是年紀十八的美麗的少婦，可是現在是衰頹的老媪了。」第二句是：「以前結婚的時候，是銅鑼皮鼓，很熱鬧的敲打着，以行婚儀的；花燭之夜，更有一翻敲打的動

作，」所以第二句是妙語雙關，依修辭學上講來，是應特別的加畫幾個連環圈子的。第三句意義很明顯，不復贅；第四句，便是說：「對方已別有所戀了，把她遺棄像秋扇般的理也不來一理了。」總上的意義，歸納起來，我們的腦經中便可得到一種概念，我們觀察人類是和我們的腦經中的概念一樣的做去時，便是實行其草鞋主義了。

古時候，有一個叫作朱買臣的，便是草鞋主義的一個信徒，他既做了官，於是神氣十足，連結髮的黃臉婆也不要了，「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他想了個毒計，把一杯水倒在馬前地上，叫他的妻子拿起來，你看事實能夠不能夠呢？所以這婦人便因草鞋主義而犧牲了。

再回湖上去，就發現釣於渭水的姜尚，他八十歲為相，登壇點將，名利心重，竟把愛情二字忘了，所以硬着心腸實行了草鞋主義，把他好好的妻子，迫得上吊去

作掃帚星。

回轉來說到現代，實行草鞋主義的，真是屈指難數，移社會思想之傾向，破千年禮教之制度，青年男女願而樂曰：「自由自由，先行交易，隔日退貨！」這學家看了這種現象，不禁皺着眉頭嘆：「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吾氣無言矣！」可是閱報的，看到社會新聞欄裏，登載得五花十門的消息。真是眼福不淺，這又不得不深謝草鞋主義之賜了。

談馬褂

我從紙篋內檢到一張紙，紙上記着一段關於馬褂的事：

「今天是我的朋友喬遷之喜的一個吉日，我送禮去後，照例本應到他的家裏大嚼一頓的；不過因為我袍外沒有一件馬褂，見人時覺得怪難堪而失禮的，所以祇得自認晦氣，眼看着其他賀客的肚飽，而自嘆口福罄腳罷了。」

我讀完了這幾句東西，心裏不禁發生了無限的感慨！自從人類之間存在了虛偽的「禮」字後，一切動作，都要顧到禮了，對話時，必須在語言上加了許多尊貴等崇敬詞，才算知禮；雖然天氣熱得發昏，見客時，身外必須包起一件夏布長衫，才算有禮；若有什麼大宴會等，禮尤不可不注意，所以馬褂子更不可少。至於穿馬褂除表示禮外還有什麼意義，什麼目的，這當然無人能夠回答了。

人身上附屬的織物，牠的存在有和馬褂同樣性質的，如褶子西裝的領結……等實在很多。這類贅物，對於人類祇有金錢的浪費和時間浪費的賞賜罷了。說起來可笑，薰陶於科學文明中的歐美人，還不免要穿着這等不通的服裝，所以也怪不得中國人要保守着穿馬褂的風俗呢！

不過有一件事到很可異，中國人對於名稱是很講究的，祇要看過公文章式大全的人，當然曉得上行公牘應怎樣的稱鈞座……等平行的則應改爲貴部了；又如同是稱老子，呼人家的應爲令尊，自己的則稱家嚴。但連講到馬褂二字，實在不雅，明顯的解釋，就是馬穿的褂子，那麼人穿了馬褂，即以人爲馬，不是人和走獸一樣了嗎？穿馬褂的爲什麼這點倒不留心？

話說得太遠了，掉轉來講，那個做筆記的窮漢，是因爲沒有馬褂而犧牲「童子何知，恭逢勝筵」的權利的，但世上的人，我想咀咒穿馬褂的，未必祇他一人，正多着呢！

木犀香的興奮後

有一天早晨，我悄悄的從校門溜出，獨自踱到街上來。此時巷頭弄尾，都充滿沙沙的聲音，和一陣陣的木犀香，我從我們的化學教授口中聽到：木犀香裏是含着阿摩尼亞的，阿摩尼亞能興奮人的，我恰巧是從牀上起來的，兩眼還惺忪着，吸收了這木犀香，不禁神智一清，對於外界的事物得到一翻新奇的感觸！

最初我看見兩個路人，正大演其全本鐵公雞，崗位上立着一位警察，却視若無觀的遠遠的立着，到了後來，兩人因頭破血流宣告停戰了。警察便霍地跳過來，用棍一指，叱道：『誰叫你們打架，過來，跟我到局裏去！』這時兩人已是身無半斤之力，安有抵抗之能？於是祇得到了局裏去罰錢。我心裏暗暗佩服那警察道：『卞莊第二卞莊再生！』

再走了一陣，便見圍了一大堆人，我好奇心起，便也躡了進去一看，祇見地上躺着一個老婦，黃包車倒在一旁，側面立着一個車夫索索地抖。我的直覺告訴我，這一定是車夫不小心把車子翻了。我又得到了一種智識。因為車夫不小心，跌傷了老婦，因為跌傷了老婦，所以圍了許多路人，因為圍了許多路人，所以交通也好，像宣告戒嚴一般斷絕，這可見雖匹夫匹婦，對於社會上也有很大的影響啊！

我出了這重肉屏風，又看見了一個醉漢在說風涼話，他道：「阿祥昨天閻王請他去喝酒了，他老婆哭起來又像蒼蠅叫，又像唱京調的真好聽，哈哈！老福大清早，便在家裏大拍大鬧，年紀老了，自應神氣些，哈哈……」

我聽了，不禁慨嘆了，羨慕了！像醉漢那般的人生才算幸福的人，像醉漢那般的人生，才算真正的人生，他無憂無慮，確是天之驕子！

再向前走了幾步。回頭一看，日頭也升高了，我的肚子也在咕嚕咕嚕地索餉。

了。我便買了三錠桂花年餅，一路大嚼而返，我想：在路上用餐，對於時間是最經濟不過了。

關門的祕訣

因爲一向中國人的袖子太長，手常下垂的緣故，遂養成了文弱的習慣，關門是役夫所做的事，當然非文弱者所宜，於是當進室時，不願再把門關上，並且於向後轉時，可以不再勞費手開門，這確是一舉兩得，再經濟不過的事啊！

不過，主人却作怪，看了這種情形，無端的不快起來了，他以為這是無禮的，不受訓育過的，不懂公民常識的人的舉動，所以他起初在門上貼着「隨手關門」四字。可是，中國人是能忍耐的，是讀過「小不忍則亂大謀」的格言的。看見了這四個不帶半毫情感的口氣的字，當作什麼一回事呢？理也不理，仍是老着面皮，我行我素的做去。

後來主人慌了，立刻研究中國人的心理，經驗所得，寫成下面的一篇文章，

果然，此風消滅了。你們看那符是：

「你是不是無智識的畜生？你是不是有尾巴的走獸？我不必在你的形體上分別，因為你已穿着了可遮掩的衣冠；但可以明白的判斷你是什麼，祇要留心你出入本室時，是不是要顧到你的後方，怕軋住尾巴而不隨手關門？」

把這張條子貼在門上，他的效驗簡直比張天師畫的符的驅鬼還要高上百倍；什麼牠有這樣大的效力呢？你祇要想，墻角裏寫着：「在此小便是。」下面畫一個烏龜，為什麼便沒有人敢來撒尿呢？其理由蓋同也。

香

我們的鼻子的嗅覺得到了一種快感，這快感的原動物，我們不能具體的命名牠，祇抽象的稱之爲「香」。香的標準很不能一律，有些人以爲香的，有些人却說是臭的，譬如一個道學家，擁抱着他的黃臉婆接吻，接吻一名聞香。黃臉婆真的香嗎？香在那裏呢？但道學家之所以聞之，他的嗅覺中必有一種香存在，這便是香的神秘。

以此類推，於是要應用情人眼裏出西施的話了。一見了心目中的人，就滿口：「香頰呀，香唾呀，口脂香呀」的呼個不已，實際，祇就最後一條而論，口脂那裏是真的香呢？不過是二養化炭和輕二養所化合的化合物罷了！

得了一件古董，於是便又有許多人來稱賞了，什麼古色古香呀……就是古

代的馬子，他們也會仍是這樣說。

花香是最普通的。有些人喜歡茉莉香，有些人喜歡玫瑰香，有些人却喜歡芝蘭香，同是香，還有種種的不同，可見香的確難和顏色那般容易分析了。

文人雅士是喜歡賞菊和賞桂的，因為菊和桂有一種清香和幽香，東籬徘徊，古徑緩步，微風送來，別有韻意。

走進古寺，香又異了，檀香在香爐上緩緩的遶着香煙氤氳，熏鼻感到禪意。新年中的食品，如桂花年糕等，有了桂花的香，能夠引人衝動食慾，香在食物上也占很大的勢力啊！

談賴

和自己有關的事，推說與我無涉，這種手段叫做賴。

賴是人類的慣技，因為能賴，才當得起萬物之靈的靈字。否則便是笨貨！

賴有種種的好處，一足以顧全面子，或名譽，一足以脫干係。

譬如說：一個人明明已和表妹發生戀愛了。他却裝說若無其事的樣子。雖然他明知戀愛的條件和血統無關，但因為他賴，一方面在舊道德的欄柵內，仍可保得一個正人君子的頭銜。

譬如說：一個人寫了一封致岳父書，有『賤內有帷薄之羞，大人近在咫尺，何故不聞不問，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句。有人問他家庭的情形，他必不肯直截的說出來，『家醜不可外揚』也叫賴。

投稿後，等了許多日子還沒登，於是有人問他什麼緣故？當然他是這樣回答：『現在我的心緒不甯，事務繁忙，所以沒工夫搦筆。』這樣，不致於坍塌，是賴的保佑。陰歷的年關將至，欠了債的人也要實行其賴的法門，或避，或不見客，或回答外出，花樣甚多，我們將來或許要嘗幾次也說不定。

到了法庭上，至少可以得到許多賴的智識，種種的對話中：『你有沒有看見？』『我不。』『死者是你殺的嗎？』『非也。』『手槍是否你放？』『不會。』總之，一切的答語，都是賴，賴之一字，實在抵得一部犯罪的心理學呢！

君子和小人

俗語說得好：「上床小人，下床君子。」意思是說一個人和異性睡眠時，儘可行那風流之事的；不過到了兩隻脚踏在地板上後，便須立刻變作正其容莊其貌的了。你看孔夫子周敦頤等，那個不是曾做過幾度的上床小人，然後因不違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條件，而成名傳千古，留芳百世的君子的啊！

傳到現在，這話的應用範圍愈大了；你看！軋姘頭，嫖妓女，偷婆娘，吊膀子，祇要是兩脚離地而在床上工作的；道學家決不會反對你；假使要反對，「上床小人，下床君子」八個字便是白金做成的擋箭牌，對於自己的名譽，決不致有絲毫的損傷，我敢開保險公司。

最顯明的，如文學家郁達夫的「日記九種」裏，很直率的記着某日嫖妓某日

和某女士怎樣，這正是人類的坦白的表現，有什麼要緊！

戀愛幾個密斯也算不了什麼大不了的事，在某種衝突以後，愛情的熱度漸漸降低，結果是性情不合，便正大光明的法堂解決。不過稍費一樁手續。

總之「上牀小人」這句話，到現在還能存在，永遠的能存在，不比其他什麼「男女授受不親」的話，是含着時代性的，而隨潮流改變的。

「下牀君子」四字，要是人類不廢除衣服，恐也不致立刻失其效力罷！

自修室的壁上

當考試完畢的時候，如箭的歸心，都從動作上表現出來了。收拾書籍的，打鋪蓋的，理箱子的，個個忙個不了。在下生性浪漫，衆忙獨閒，背着手在自修室裏踱來踱去。不知怎樣的一來，心血來潮，忽然想起要看一個同學，於是趕緊的到那同學的自修室裏去，啊！藝術化的自修室！不見猶可，見了不得不使我這樣的高呼了，原來那自修室的壁上，貼滿了文學作品，現在揀了最好的一部分，錄在下面。第一是

聯：

「歸心如箭，祇爲了一個老婆，

去志似石，忍離却四年同學，」

其他是詩：

(一)「考完心中樂，收拾多忙碌！接到報告書，分數五十六。」

(二)「分古今而各西東，歸途幸遇石尤風，新年麻雀打得好，洋錢輸得眼睛紅。」

(三)「朋友聽一言，早婚害匪淺，回家幹什麼，切勿一頭眠！」

餘外還有，不復贅。總之，這許多傑作裡面，全是包含着咒罵的口吻；雖然……

像第三首，也有幾分理由。

槍彈怕兵士

一個傷兵躺在病床上，醫生問道：

「勇敢的兵士，你怕槍彈嗎？」

「不，我們兵士是不怕槍彈的，假使我怕槍彈，我便不去當兵了！」

「那麼槍彈怕兵士了。」醫生滑稽的說：

「自然，槍彈怕兵士。」傷兵認真的說：

「什麼緣故呢？」醫生驚奇的問：

「慈善的醫生啊！你不見小孩因為看到一隻從來沒有看到過的綿羊，便怕懼得躲在他的母親的背後或懷裏要求保護嗎？可憐的小孩感到了怕懼，要求他的母親保護時難道母親竟忍橫轉心搖頭不顧嗎？那天，我看見一粒槍彈飛也似

的射到我的一邊來，我遠望彼方，正立着一隊敵兵，我知道射來的槍彈一定是怕兵士而逃到我方來的。我見牠可憐，便動了惻隱之心，一切不顧的願去擔任那可憐的槍彈的母親的保護的責任，於是，我使用身子去當着牠，等到牠到了我的懷裏時，我好用衣蓋着牠，不料，竟因之而受傷了。

要心

有一天，我和我的朋友到C校的遊藝會裏去。那時候，正是演毛毛雨的歌劇，一個女孩兒這樣唱着：

『小青青，不要你的金，

小青青，不要你的銀，

奴奴祇要你的心。』

我的朋友聽了，霍地跳了起來怪叫道：『多麼利害的小姑娘呀！她年紀這樣小，已能說出這樣殺人的話，將來了不得！』

『你指何而言？』我問。

朋友道：『那演歌劇的女孩不是在那裡唱嗎？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銀，祇要

你的心。她要人的心呢！」

「要心怎樣？」

「要心就是殺人。你是讀過歷史的。當知商朝紂王的時代，不是有個狐狸精姐己嗎？姐己聽到百姓說丞相比干是聖人，於是她說聖人的心是有七竅的，她定要看比干的心，她在紂王面前進了讒言，比干便因之而死，要心不是殺人嗎？」

「她和姐己一樣。」我憤然指着那女孩子說：

「姐己再生了！」

「姐己第二！」

最短時間

我校開遊藝會，有一個演員的滑稽說白，很有記載的價值，爰錄之：

那個演員，有一種速寫的絕技，祇一分鐘，便能把總理遺像很真確的畫出來。當他獻技時立在臺上對下面的觀衆說道：

「人類的生命，真是短促極了！所以我們做事，所費時間，也要愈短愈好。譬如有二個人，將到同一的目的地，一個是不化錢而步行，一個是拿出了「逃啦」坐汽車，這二種方法比較起來，那我情願丟掉幾隻「逃啦」而坐汽車的，因為所費時間短啊！總理遺囑上說：「尤須於最短時間，促其實現。」所以我今天要畫總理遺像，也要「尤須於最短時間，促其實現。」看……」說完，他立刻手指夾着棉花，在顏色水上一沾，便飛也似的在紙上畫了起來，不到二分鐘，他已高高的舉起一張維妙維肖的總理遺像了。

中國人到現在還不開通

現在的時代，是二十世紀了。可是中國依舊生活在十八世紀的時代裏。

說到「愛」罷！「愛」是神聖的，這話誰也不能否認。

要表現出我和母親的愛，誠摯純潔濃厚的愛，我和她擁抱着接吻，當然也是

正大光明的事！

但話雖如此，要是真的有人能在街道上公開表現了。至少有人會這樣的說：

『那個青年和一個老婆子在做什麼？』

『一對怪物！』

可笑，中國人到現在還不開通。

鈴聲

現在的會鬧得我頭昏了，今天開什麼學生會，明天開什麼同鄉會，後天又是開什麼研究會，一次振鈴開會，二次振鈴散會，的靈的靈的鈴聲，差不多做了支配我機械式的生活的主宰了。

星期日，照例休假，吐了一口悶氣，急忙跳出可厭的學校，到西湖去遠足。在蘇堤到南屏路上，晚景蕭瑟，寒風吹過，送來一陣叮噹的聲音，啊！古寺簷角上的鈴聲呀！比單調的學校中，大不同了！我不禁因之悠然神往了。

想起了關於鈴聲的一件故事

當唐明皇幸蜀時，初入斜谷，霖雨彌旬，在棧道中，聽到了鈴聲；明皇正在悼楊貴妃，於是想起了舊時歡娛的情形，引起了無限的傷感！

同一鈴聲，却能使入得到種種不同的感觸，神秘的鈴聲啊！

第二輯

(厥農著作)

響勿見

「響勿見」乃是屎的綽號，這是盡人皆知的。我們坐在便桶上出恭，祇聽見粗圓的段頭墜落積尿的便桶裏的聲響，但不能轉灣的視線却無法同時看見這發響的東西了。但作者前年旅食徐州時，却有半年不坐便桶，因為這東西在那邊竟少有設備的。出恭是蹲伏在地下的。兩隻腳分置在相距盈尺的平行的石頭上；一段一段黃色發臭的東西就落在石間的泥上。因為肛門與地面密邇，地下又無積尿，所以屎無聲落地。只要消微俯視便可看清牠的漸次墜落。那麼這竟是一「見勿響」了。這簡單的廁所是在一個天井裏。離我們的寢室很遠。這半年裡我幸虧沒有發生痢疾，否則爲了要動手排洩那見勿響，要受累不淺呢！

空中的雷的聲音大概是世間最大的巨聲了，但有誰見過雷嗎？我祇好委屈

牠也蒙上響勿見的綽號了。幸而現在科學昌明了，知道雷是靜電相吸的磨擦聲，於是送牠這樣一個不恭敬的綽號，牠也不會發怒的。鄉間的婦人却說雷公雷婆是確有其人的。廟裏也有他倆的塑像，雷公尖出了嘴，火赤着臉，挾着具有威力的鎚。雷婆環珮飄舉，拿着一面鏡子。但這是從愚人心裏搬出來的偶像，不是雷的本身了。迷信的老婆婆們常說用字紙揩屎，要受雷劈的。但我想如果有雷神，這張咒罵他的字紙丟在糞裏，他要歡喜之不暇呢！響勿見的綽號多少是不雅聽的吧？

打電話的對手也是響勿見。從聽筒裏傳來的聲浪不是歷歷可聽，如聞警效嗎？但說話的人在那裏呢？他可以相隔非遙，或竟是遠在千里，但總是不見其人，不見其形啊！怎麼不是響勿見呢？與這相反的，乃是見勿響的電影。一切表情，一切變化，都可在銀幕上看見了。但劇中人無聲的說話却不能用耳去聽的。

還有一個響勿見却須屏藉嬉笑，用悲哀同情的態度來說了。兩眼失明，永遠

處在黑暗裏的盲子，終日過着勿見的生活。走江湖而算命，差不多是乞食天涯。他的耳裏可以聽出世界上各種的音響，他的口裏可以說出種種談話，他的手可以彈絃子敲鐵板，弄出許多音樂，「響」佔領着他環境裏的一切。「勿見」是盲子深痛的悲哀，「響」是盲子與人世發生關係的方法。如果用響勿見的綽號冠在盲子頭上，不是很切貼嗎？

村童的體育

「體育」這兩個字，在鄉僻的村落間是不大通行的。公共體育場更連做夢也不會有的。這樣說來，似乎鄉村的兒童是可憐得很呢。究竟這不過是加上「似乎」的懸擬之辭，實際上他們還很活潑呢，比城裏的少爺們還要活潑些，而且有血色很好的康健的面孔。這不能不歸功他們能利用大自然的現成設備，而從事體育的緣故呢。雖然他們並不知道體育這個名詞。

山坡上的斜臥的大石頭，有些竟是光滑而平整的。這便是孩子們的滑梯了。他們坐在石頭的上端，屁股下填着翠綠的松毛，這光滑的松毛可以增加滑下的速度，並可使褲子不直接磨擦石頭而免擦破，他們預備定當，祇稍稍用力作勢，便馳的淌了下來，這斜坦的石頭有的是高逾一二丈，比之體育場裏的木製的滑梯，

有過之無不及呢！經過了長時間的利用，這石頭竟磨擦得更為光滑，仿佛是富人做桌面用的白石，而滑下的速度比前更增了。馳下去好像是急墜的電梯呢。

五項運動裏不是有擲鐵餅，擲鐵球的嗎？鄉下的孩子們却也有擲磚頭，擲石頭等玩意兒。雖然石頭磚頭的分量遠不及鐵餅鐵球的沉重，但我們看在他們稚小的年齡上，看在他們毫無設備的貧乏上，不也覺得他們還值得稱道嗎？他們擲磚頭石頭的，如果是賽遠，往往在河灘邊。能躍過河面而墜落在彼岸的就得了錦標；在半路裏力盡勢窮墜落河中的將被嘲笑了。如果是賽高，往往以高樹為標準。有的能把磚石透過椹枝飛出樹巔；有的却並未躍出最低的樹枝而已跌落了，他們這樣地互分勝負，把臂力練習得很好了。

香樟樹的碩大的椹枝往往橫伸斜杪，不守繩墨。有些數丈橫枝與地平行。孩子們往往踏在這橫枝上，從這端走到那端。受壓的椹枝，搖搖震動，頻頻起伏。胆大

而熟練的孩子並不感到絲毫恐怖。他時時左側右歪，前俯後仰，察度樹枝的動勢，應變着自身的步位以維持重心，而不致下墜。他彷彿學校裏的少年踏上鐵索懸空的浪木。可惜樹枝的震動遠不及浪木的靈活而多變化，這是美中不足，不能使鄉下的孩子們充分發揮體育上的天才。

田徑賽這三個字，顧名思義便知是發源在鄉間了，大概是脫胎于村童們「追直隸」的遊戲。鄉村間雖少體操場式的廣場，但筆直而奇長的田岸却到處都有。有一個人在前面直奔，另一個人在後面追。他們祇憑腿力的強弱震拙而分勝負的，不容插入鬼計奸謀的，是異于被追者沿檯子盤圈的圓滑的。盤檯子式的追逐裏，圓滑的被追者故意時時變換方向，雖然永與追逐者隔桌相望，却常在可望不可即之中。「追直隸」是含有直奔，硬碰硬，剛直等意思。純屬于角力而不是鬥智。

現在大學校中，有了一隻游泳池，就要引以爲榮，而外界亦多稱羨在鄉間小

溪大湖不都是天然的游泳池嗎？濱水人家的孩子往往能游泳的，從小就扶住了浮水的木板而把兩腳在水裏敲打划弄，練習游泳的技術。後來可以無須依傍木板而能單身浮起在水面了。漸漸學會了打摸團，豎水兔子，朝天游，合蹠游，等本領了。他們雖沒有設備精良的游泳池，他們雖沒有體育博士來做教師，然而也已學會了一切了。當我們看見他們的破布袂與汚手泥腳時，切莫忘了他們的過人的體力，與康健的臉孔。因為他們從小就能利用自然界，而把身體鍊好了。

脫下鞋子

鞋子總是穿在足上的。脫下鞋來是特殊的例外。但當我們夜眠之時却非把鞋子除去不可。因此「脫下鞋子」成爲睡眠的口號了。睡眠是可喜的。一天的疲勞的工作這時已得卸仔肩了，被窩裏的舒適實比無論什麼都要有趣。種種不如意事，渴想不到事，都可于熟睡後的夢中改造之或獲得之。脫下鞋子又是失意人到幸福國裏的途徑了。但因病而臥床不起時，床前的雙履日以繼夜地靜置着，那却毫無幸福之可言了。鞋子多靜置一天就是痛苦延長了一天。死人的座檯底下往往放着一隻生前穿過的舊鞋。網結塵封的敝履永遠不再給人穿在脚上了。到了化座這一天，這隻擺樣的舊鞋同紙屋冥鏹一齊被焚了。死者的給人的印象將如這焚去的破鞋似的漸漸離去後人的記憶之域了。

赴幽會的人因要躡足密行不使人知的緣故，往往將磨地發聲的鞋子脫下來，着了地襪靜悄悄地走去。這情景李後主的菩薩蠻描寫得好極了。『花明月暗飛輕霧，今朝好向郎邊去。剗襪出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儂爲出來難，叫君恁意憐。』

普通的學校歌劇裏的仙女往往是不穿鞋子的。肥滿的小腿與飽滿的天足裹着薄薄的絲襪。當跳舞及移步時，脚的筋肉運動也可以見得出來，自有一種普通所難見的美趣。

竊賊因要屏息而動不致驚醒人的緣故也故意把鞋子除了下來。着了地襪或竟是赤了脚做那種偷摸的事情。同是一事，出于不純潔的動機，做着不端的事，便使人萬分厭惡了。

圮上老人因要試驗張良能否折節事己，于是故意把鞋子脫下來擲到橋下

去，而叫張良替他納履。那麼，鞋子竟是測量人性的東西了。

糠

據說日本人的飯量比我們小得多，大概每餐以一碗爲常。我們勞力的農工却每次要吃五六大碗。但日本人肥胖的並不在少數，食量宏富的我們的農工却反沒有便便大腹的。所以肥胖並不在乎食料的豐富，吃糠倒能使人肥胖的。最肥胖的豬羶，不是都吃糠的嗎？史記陳平傳『……或謂平貧，何食而肥？其嫂嫉其不事家產，曰，亦食糠覈耳……』晉書王戎之子萬，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這兩段記載都是糠能致肥的證據。而吃糠不僅限於豬羶，這裏也已告訴我們了。

西醫說：『糠裏含有維他命，是人身很重要的養料。』我在上海久吃糠屑全無的，上等機器白米，就患了腳氣病，體量也消瘦下去了。後來想這是少吃維他命的緣故，於是就天天吃糠。我相信了西醫的學說，也相信糠是多維他命的很好的食

料。吃了許久，大概吃了一個星期，吃光了數升糠，我的腳氣病好了，身體也略肥了。我的身體僅略肥而不大肥，大概由於僅吃糠汁，不吃糠質的緣故。我把所吃的糠汁，很好聽地叫做糠精。如果配以玻璃瓶，貼以美紙，大登廣告，大吹牛皮，也許可以使腳氣病患者都來買我的藥，與藥房裏的什麼機，什麼血，有同樣好的生意呢！

當我向碾米廠裏購買少許的糠時，他們很覺詫異。因為他們的糠，總是大批頭賣出去作豬食的。當我說明緣故時，他們竟笑了。這笑聲明明在罵我「人而吃糠，其與豬糞何異乎？」我想，他大概沒有曉得西醫的新學識的。

糠也害死過人的。受害者就是琵琶記裏趙五娘的公婆。她自己在門角落裏吃糠，吃着薄粥的她的公婆以為她吃着什麼好東西，就奔過來搶着吃。看也不看靈清，竟把糠狂吞亂噉，於是竟噎死了。我歌頌了半天的糠，也會闖過大禍來的。

狗之研究

在上海差不多可以看不見狗了，看不見野狗了。倘有所見，也僅是嘴吧上套着鐵絡的外國闊老所養的家狗了。中國人養狗的確在少數，因維持家人的生活還正感着困難呢，那裏有餘瀝供狗食呢？

鄉間養狗的人家也不多了，大概也由於米價貴的緣故。但在竊賊衆多的環境裏，或是門墻不固或是獨處荒村的，却不得不養狗的。所以家狗還不至于絕跡。無主的野犬在鄉間是很多的。牠們的食料是垃圾堆裏的魚腸肉骨，及廚房後門的傾棄的餛飩。麪館飯店及大排筵席的喜慶人家尤是狗的徵逐之場。在那裏却也最易受到棍擊腳踢的不幸，甚至于受到利刃砍，沸水澆，的苛罰。未得飽餐棄食圖遁時已是血流如注，狂吠若哭了。這哭吠聲比人間曠窮的文草還要痛

苦呢！

這些野犬夜間都露宿在橋頭街上。路燈如豆，月光稀微時的夜行者觸踏到牠們身上時，就起了吠聲，做出了噬人的姿勢；但不久又目送着夜行者的過去而並不追奔狂吠了。牠並無需牠守夜防賊的主人，無須發展牠的本能了，牠祇有懷才不遇的悲哀啊。當初牠的吠聲及噬人的姿勢的動機，僅在於好夢被驚的憎惡，大概不疑夜行者是賊的。

荒僻的鄉村裏沒有野狗的。市鎮及城縣等比較熱鬧的地方是野狗羣集之處。好像人間的社會一樣，愈是繁盛的大都市，愈藏着無數失業的人。他們的可憐是和無家可歸無人豢養的野狗相仿的。在上海，野狗是沒有的，但失業者何其多啊！

桂花大少

桂花大少是譏笑空場面的假闊老的專名。但粗看起來，桂花這兩個字是何等雅觀呢？似不配用作譏諷的字眼。文人們說起「桂子飄香」「金粟」等字眼來是怎樣的風雅呢？普通的食物中加了桂花兩字，立刻變得名貴了，如桂花雪片，桂花糖糕，桂花赤豆湯，桂花糖芋芳……等類不是有了桂花而身價十倍嗎？怎麼桂花大少，偏偏因有了桂花二字而把大少的身分貶低了？這由於桂花自己沒有留香的本能，而僅能供人醃藏的緣故。

桂花的開期最短促了。他在樹頭的香氣祇能保存一星期。倘遇風雨，却連這短期的香氣還無法保留呢？在秋天，難免十日九風雨的，所以桂花的香氣總難久長的。正如假闊的難於長保他的空場面一樣。

如果當桂花初開時而採折下來，用鹽或糖醃藏了，倒可日久不減其香。這猶如一個真闊老把桂花大少引爲知己而收羅在門下。在這卵翼之下的桂花大少，當然可以永遠借光而不致穿拆西洋鏡。但教他當初沒有遇到收留他的人，他能永遠自立嗎？他能長保香氣嗎？他決沒有長時間的燦爛的生涯了。

桂花從樹上漂落下來時，已沒有香氣了。弱小的花蒂再也沒有憑藉樹枝的力量，祇得無聲無嗅地結束牠的生命在泥土裏。什麼金粟啊！什麼飄香啊！都祇是曇花一現而已，別的花無香則已，有香的決不如桂花的短促。梅花的香甚至延長過一個月的，所以桂花是不能自立的假闊老的象徵。

書香人家的裝飾品

韓愈有一首詩「韜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末一句決非推崇之意，骨子裏的諷刺已躍然紙上了。書必須翻閱，方能顯出牠的價值。如果手不觸書，眼不看書，那麼這並非是書，左右不過是蠹魚的糧食了。市上有一種福建漆的新式梳頭傢貨，（就是舊式所謂鏡箱）這盒頭的外形，宛如洋裝書的木套。圓形的書脊上添着「東方雜誌」「中華新地理」等金字。硬面下弧線的凹形與洋裝書一般無二。祇要不把這木盒打開來，牠與富紳闊老裝飾體面的藏書有什麼分別？

舊式婚禮中分送親友的喜餅匣也模仿書形。紙匣的橫頭畫着線條。幾本疊置的線裝書，右端裝訂的線痕都很像。把匣蓋鎖住的白紙的搭扣，好像一部書的

布套上的白骨的搭扣。因爲喜事，不得不把這匣頭染成紅色，與大半是藍色的普通書套未免稍有不符。但大致是很像的。若與不看的藏書相比更覺相像。他們都不過求外形的好看而已。用不着管裏面是否裝有思想與文字。

從前闕老的廳上必須陳列一部精裝木箱的二十四史，那是書香人家的招牌。但木箱裏的史，又重又貴，於是就有聰明的人，爲簡便起見，祇備一隻木箱就夠了。當然，這木箱上必須刊着隋史唐史等字樣。並依照歷朝史量的多寡，區分大小不同的格子。用鎗把這箱門嚴扁了，不是沒有拆穿西洋鏡的危險嗎？賓客見了，照例投射一個艷羨的眼光，說幾句恭維的話。有誰會去抬這奇大的木箱，掂念四史的斤量呢？

長錠

將近大小月底這一天走到馬路上去，常見有兩個人槓着繫滿無數長錠的沉重竹竿。在人影車聲交相擠軋的熱鬧的白天，長錠便闖入更露着滑稽的意味。到了大小月底的夜裏，這些預備好了的長錠，就由許多人分批叫賣了。那時候或是細雨黃昏，或是夜風颯颯，就是電炬通明，一經浦東人的沉悶的鼻音喊着「要勿長錠」便覺得于滑稽無聊之中，究竟帶着幾分淒清味兒。這淒清並非鬼作怪，却是人們製造出來的，是買賣長錠的人製造出來的。

自鄉間到都市上的人往往說上海是沒有鬼的。（如果他是一個半迷信者）因為上海的繁密的人口，強度的電光，發達的文字事業都有驅鬼的能力。而且狹小的地方，人們住着都嫌不舒服，怎樣還有鬼來插足呢？但是長錠的叫賣聲却愈

喊愈響，長錠的銷路未見衰落。上海人的怕鬼敬鬼的程度並未減低呢。普通人對於無中生有，大驚小怪的人，往往說他是「見鬼」，這諷刺字眼也就攻擊着「鬼」字的本身。

據說鬼見了拿了大批長錠的叫賣者，無異一個擁着巨額鈔票的銀行經理，於是就有鬼綁票，鬼拆梢等事發生，而把賣長錠者捉倒了。路人見了，就買他的長錠替他燒給鬼而解禳了。從昏迷裏甦醒的他，得到了長錠的售資，那得不歡喜呢？據說這是一個小夥計。當長錠買不完時，便偶一爲之。這當然是可信的。然而見鬼的把戲却愈多了。

外婆

外婆就是外祖母。孩子們除了父母以外，常受着外婆最深摯的愛護。兒歌、童謠，謎語裏往往有提及外婆的。與外婆所發生的關係，佔着孩子們生活的大部分。外婆是母親的母親，與孩子有血統的關係，怎麼不愛之如一家人呢？

最簡單的謎語的開頭往往是『外婆家門前……』如『外婆家門外一株竹，小囡見了就要哭——甘蔗』外婆家門前一塊白石頭，坐也坐不上，立也立不上——豆腐。』這一類謎語的數量是很多的，似乎正與外婆愛外孫成正比例。

歌謠裏也多涉及外婆的。如最簡單，最流行的兒歌：『搖搖船，搖到外婆家。』這裏描寫着遠嫁的女兒攜着孩子坐船歸甯的情況，充滿着孩子的驚喜，對於搖船的讚嘆，對於外婆家的渴望。某一冊小學教科書裏載着流行某地的兒歌。末一段

是這麼的：「外婆叫我好寶寶。糖一包，果一包，還有餅兒還有糕。」外婆對於外孫的熱愛與厚待已可概見了。

從前女兒沒有承繼遺產權，做母親的爲補救起見，對於出嫁女兒的孩子，除了精神上的愛情外，還給予物質上的媿贈。如將分娩時，送了小孩衣服，產母補品去催生。遇到孩子滿月或滿週時，外婆更要破費最大的賀禮。從前孩子入塾破學時，外婆還要裹粽子買狀元糕來分送。不幸孩子死了，如果是頭生，小棺材又要外婆破費了。外孫啊！你的母親的母親，正像母親似的愛着你呢！

賴債

有些東西，我們久借不歸，並不受人追索，也決不至於有賴債的罪名。譬如我向王先生借一枝鉛筆，用來寫了好些字，鉛筆尖頭當然有相當的損耗，當牠歸還王先生時，無須檢點，自然物歸原主，一切都結束了。我們終把些許鉛借用了，而永遠沒有還他的日子。雖然所借的是微乎其微的，但日後到了法嚴情薄的社會，到了算盤精明的日子，這些許東西也許有算清楚的必要吧。那時，比親兄弟，明算帳的現在還要討厭呢！

向圖書館裡借了書，到期歸還了，但書的內容裝到了讀者的肚裡，還有歸還的一天嗎？如果看書的把書的內容盡數還出，絲毫無存，那還成爲值得稱誦的讀者嗎？所以最好的讀者是圖書館裡最大的債戶，他借了多量的書，這些書形式上

仍歸還於圖書館，但把內容盡留下來了，他從書裡盜竊了許多知識了。但有誰說他是久借不歸的呢？有誰說他是賴債的債戶呢！

綁票匪寫一封信給富翁，說他因有急用要向他借一筆款子，如不如期送下，就要把手槍做代表來面領了。如果富翁由驚駭而軟化了，把打了折的借款寄去敷衍，那時也許來了這麼一封回信：『款收到了。但是嫌少，我們索性不要了。請於某日來領回，以清債務。』這時那富翁還敢以債權者自居嗎？還要前去追索嗎？還要說綁票匪是賴債的債戶嗎？我看就是他把洋錢用完了，也沒有人會說他是久借不歸的，如非他倒霉時給巡捕捉住了。

我談了三種有實無名的債戶。第一種是根據於重情誼不算小；第二種是出於債主的自願；第三種是迫於債戶的威脅。同樣是賴債，然而有怎樣的不同呢？

人格化的謎語

謎語的種類是極多的，人格化是其中的一種，也叫做喻人格，把普通所見的死物看作活的東西，添了新鮮靈動的趣味，是文學中很好的一個表現的方式。

(一) 囡囡聰明囡囡乖，勿用剪刀勿用尺，自己做來自己着。(蠶) (這裏把蠶比作囡囡了。按普通育蠶鄉人都呼蠶爲蠶寶寶，已經把牠看得十分矜貴，而不當牠僅是一個蟲了。)

(二) 十個小囡張叉袋，五個小囡躑下去。(着襪) (這裏把手指及足指比作小囡了。)

(三) 紫綢衫，白夾裏，小辮子，直陡起。(茄子) (這是把茄子比作一個小孩了，茄蒂是豎高的小辮子。)

(四)一個姑娘心裏乖，別人出門伊管家，等到回來無設法，要伊夫君先回家。

(鎖)(內心藏着機關的鎖比作心裏乖的姑娘，那裏鑰匙就是伊的夫君了。)

(五)一個小囡黑烏烏，脚踏麻繩走江湖，別人看我吃飽飯，賠了工夫肚裏餓。

(摸魚烏)

(六)紅娘子，上高台，心裏痛，眼淚來。(燭)

(七)弟兄兩個要分家，躡進躡出無設法，碰着一個五大伯，拿起手來直丟殺。

(鼻涕)(毗鄰而居在兩鼻孔裏的鼻涕譬作弟兄，生着五指的手譬作五大伯。)

(八)一個小囡三寸長，躡得高來喊得響。(爆竹)

(九)兩個姑娘一樣打扮兩樣生，客人來往先見伊，不言不語在兩旁。(對聯)

(十)脚大，身小，三間屋裏走到。(掃帚)

聽錯了

從前作客徐州時，有同事王君，常常鬧着關於方言不同的笑話。王君是蘇州人，說起話來非常柔軟而帶着女性的音調，就使免強彎轉舌頭，模仿北語，却總柔多剛少，自成其所謂「蘇州官話」。局裏的僕役是土頭土腦的徐州老，常常聽不懂王君的說話。有一天王君叫他去買二角錢郵票，拿回來的却並非印着帆船的彩色小方塊，却是數十條油亮橙黃，鬆燥可口的油條。原來那僕役誤聽買郵票爲買油條了。「票」與「條」這兩字的聲音原有些類似，又加了方言不通的一層隔膜，無怪要發生這笑話了。王君的信祇好暫時寄不成。多量的油條一時也無法消去。於是走攏來聽笑話的同事大家分而食之。每人嘴裏咬着那黃色的長條，好像開了一個油條聚餐大會了。

又有一次王君覺察喉際有痰，馬上要咳嗽了，但辦公桌的附近沒有痰盂，就對那僕役說：『你到外邊去拿一隻痰盂來。』他奉命而去。王君的痰已由喉際躍入口裏，祇得暫時含着等待痰盂的搬來。不久，那僕役搬了一隻藤椅進來。口裡含痰的王君發了不清晰的喉音斥責他，並用手指着那不能開張而飽滿的嘴巴。那僕役莫明其妙地反問道：『你不是叫我去拿藤椅嗎？』他的眼光從藤椅上移到王君的着急的臉上，似乎是說：『你所要的東西不是在這裏嗎？』王君無望了，恨恨地立起身來，走往外間去吐痰了。後來王君自己對人說：『蘇州人操北語真不行，藤椅和痰盂的確有相似之處，怪不得那個呆頭呆腦的僕役要弄差了。』

煮水的研究

老虎灶裏的水，寸金地皮的上海人家，那裏有安放茶爐的餘地，所以用水都取給於老虎灶，這一半也是爲省事的緣故。但因此却常常沒有好的開水吃，就使水尙未沸的時候，當爐的夥計也要一勺一勺地賣給人家啊。這種不沸的水，吃了不但要使胃弱的人生病，單論水味也是極不行的。泡茶時不會使茶味儘量發出來，沖藕粉時更不能凝結了。

熱水壺裏的水，普通的熱水壺祇能保持水的溫度而不能保持水永遠在沸點。所以熱水壺裏倒出來的水往往是極乏味的。如遇待客的時候，就說『請你吃杯白開水啊！』其實這已是不開的停湯水了。

電氣煮水這是值得稱頌的物質文明了。祇消向電料公司買一個電熱器，一

端接在電燈的開關裏，一端塞入注滿冷水的杯裏，二分鐘後就可把冷水煮沸了，比到老虎灶去走一趟的時間還要短促呢。普通燃料所難免的烟灰的穢惡也完全沒有了。佔據地位的茶灶也不須專設了。這是何等輕快便利呢？但可惜電價太貴了，不是普通人所能用得起的。從這一端說來，物質文明都是富者所專享的，社會上的不均是不可諱的現象。這值得稱羨的物質文明要引起眼紅的窮人的咒咀了。

煮水的古法，茶經云：「凡候湯有三沸：如魚眼微有聲爲一沸，四向如涌泉連珠爲二沸，騰波鼓浪爲三沸則湯老。」因話錄云：「李約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之有焰者。」古人的清閒趣味，可見一斑了。

揚厲格的諺語

在文學描寫中，因要增厚表現力量，往往用誇人的加倍的形容字。如『淚如泉湧』，其實淚無論如何多，總不及泉水。又如說『俗塵萬斛』『閒愁萬種』，這萬字也有誇大狂。李白的『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亦是此種寫法。如果認真起來，那麼就要問古代，帆船有一日千里的可能嗎？這種文法，有人給牠這個名詞，叫做揚厲格。

日常聽見的諺語中，也有這種揚厲格，雖然這並不是什麼文學家創造出來的，但竟暗合修辭學上的某一種類，因此引車賣漿者流，正多可以重視的地方呢。現在且把揚厲格的諺語寫出幾則來：

(一)多嘴多舌 這是形容喜歡多開口的人。未來派的畫家或畫奔馳的馬

生着四隻以上的脚，也是屬於這種揚厲格。我們須用不宥于實際的想像能力，方能了解牠。

(二)三頭六臂 這本是神話裏的人物，但現在已移來形容多才多力的人了。這個人當然沒有一個以上的頭與二隻以上的臂，祇不過是才智過人以一當三的意思。

(三)三個不相信 說這話的人並非不相信三樁事情，祇不過對於某事，再三地表示不信任的意思而已。原祇要「不相信」三個字已可概括之，但爲鋪張揚厲，反覆聲明起見，於是就說「三個不相信」。

(四)七張八嘴 當二個大人正在像煞有介事地談正經時，忽有一個孩子插入講話，那麼定要給他們說：「不要你來七張八嘴。」然而這小孩何嘗有張開了八隻嘴呢？

(五)三隻手 竊賊的手當然有與衆不同的特別。不應拿的東西，他偏要拿，而且大概能不爲人所見。舖張揚厲地形容那有手段的小竊時，就說「三隻手」。

(六)多手多腳 不應當顧問的事而去干涉時，就要給人們說「多手多腳」。並無異樣的四肢，被人討厭時就會祇覺其多，等了贅疣了。

第三輯

(琺犇著作)

授受不親

「授受不親」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指男女之間的關係而言的，個中精義祇須問舊社會中的中堅和專制家庭中的主要人物，便可瞭然；不過現在二十四紀了，上面的論理，已是成爲垃圾箱裏的廢物了，所以我們便不應再費比黃金還貴的光陰，而談那無謂的事了。第二種是指朋友之間的關係而言的，所謂「授受」者，就是：

『請借番佛五十尊』

「這裏的便是！」說時將一大節白色的有花紋的東西送過去，叫做『授』，『謝！』『受了。』

換句話說：「授受」就是借，借後，便要呈「不親」的現象了。簡單的直截的描寫

出來：

「對不起，兄弟現在窘促得很：那次的——不知可否……」

「本來，自應立刻歸趙；不過，兄弟現因薪水還沒領到，可否暫緩幾天？」

以後還有大批冗長的談話，一方是步步的追迫，一方是幾次的推却，末了便：

「老實說，我身邊沒有一個小錢，叫我怎樣還法？」

「不能還，便打算不還嗎？」

「不還便怎樣！」

「嘿！」

「自然！」

總上面的談話的二程序看來，「授受不親」的定義，誰也當能心領神會的明白了。

密斯忒拿破侖會說：「難之一字，惟愚人字典中有之。」用意譯出來，便是「天下無難事。」因此忽有人特地駕臨茅舍來問於我道：「任何事都是容易解決的啊！先生所談的『授受』一事，難道我們不能用一種特殊的方法以求免去不親嗎？」我說：「能！能！」當即念念有詞。詞曰：

「出門看天色，

進門看臉色；

借時是他懇求你，

要他還時，你第一言語硬不得。」

這是治標的方法；第二，還有治本的方法：

「朋友是口頭，

金錢不出進；

怕有誰向你求「授受」

有誰來和你「不親」？

假使能照治本的方法做去，那麼，可以免煩惱，可以少口舌，可以……朋友，記着我們應高呼下面的口號：

(一) 免除授受不親！

(二) 打倒授受的不良制度！

(三) 授受是朋友間的造成不親的魔鬼！

(四) 實行免除授受不親的治本方法！

牆壁上的裝飾

市政是藝術文化的一種，這是誰也知道了。因為中國人是任何人都能明白了解藝術文化是什麼的，所以一般市民對於市政便二十四分的注意。他們竭力的提倡市政，他們根本上依從藝術文化着眼，本着人類享樂生活的原理而創造，所以把中國的城市創造得差不多變成一個美麗的樂園了。最普通的，從房屋的外表看起來，不是嗎？不論大牆小壁上都像新婚的洞房一樣滿貼着許多五光十彩的花紙。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現在因我正空着，所以一樁樁一件件的分條列舉出來，以作一有統系之記錄表焉。

(一)廣告——「某某衣店大減價，」某某綢莊大放盤，「整脚些的用紅綠紙印起來，講究點用三色板鏤上去，貼在牆上，多麼美觀。」

(二)標語——這是在近幾年才發現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等，一張張的，滿牆皆是，有的更在那標語上，畫了許多人物，刀槍，紅毛的獅子。則真是錦上添花，愈加能使人欣賞得捨不得離開了。

(三)告示——「照得……」「切切此令」「其各凜遵。」牆壁上貼着有上面那種事句的紙兒很多，末了朱筆所寫的「遵」字，真是剛勁如龍，雖王羲之顏真卿等再生，也及不了他。

(四)紅條——街路巷尾的牆壁上，要以這種裝飾品為最多。一張紅紙條，上面寫着「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出賣重傷風，一見就成功。」「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叫夜郎，過路君子念一遍，一忽咽到大天光。」等，我們不特可以欣賞藝術，更能引起研究平民文學的興趣。

因為文化進步，科學發達，所以有些平民經濟家，覺得把字或圖書在紙上，再

把紙貼到牆壁上去，這樣不特時間太浪費，並且於金錢上不很經濟，故不久便發明直接施裝飾於牆壁上的方法，有下面的幾種：

(一)「福」「對我生財。」「泰山石敢當。」「南無阿彌陀佛。」把這些字寫在牆上，以當裝飾。

(二)「請勿在此小便。」有的在下面再畫着一隻烏龜，這種裝飾在墻角最多。餘外還有爛膏藥鼻涕等，也得算是牆壁上的裝飾，不過已有前人說過，恕不復贅。

吾杭的俗謎

吾杭的俗謎很多，機智而含有深意的，我們不特可以當作啓發人的心智的工具看，更可當作含着深奧的事理的寓言讀。在一個謎面說出後，假使是神經過敏者聽了，或許會疑心是暗射某事的象徵，和「捕蛇者言」「賣柑者言」等篇古文的有含蓄一樣——這樣的謎，才是上乘的謎，真正的謎。吾杭的俗謎，是很多能合於上面所說的條件的，所以我不憚費辭的寫幾個出來：

「三頭六耳，八足一尾，

前後談本說利，中間如何嘆氣？」——兩人擡豬。

從末了的兩句看來，我們便知人類是自私的，是不管他人而祇願自己的。不僅擡豬是這樣，軍閥的爭地盤，豈管人民的苦痛？資本家的求生產增加，豈管工人

的受摧殘？讀到了上面的謎，不禁聯想到一切世事而發生無限的感慨！

「身穿短衣烏裡烏，（註一）

脚踏麻線遊江湖；

人人說我吃飽飯，

枉費心機白辛苦！」——鷓鴣。

這個謎面是多麼含着深意！貪官，污吏，役於金錢的奴隸，回首吧！

「四角方，裡面空，

當銀子，騙祖宗！」——紙錠。

這個謎的使命是在破除迷信，打破迷信的觀念，其有功於世也匪淺！

最後，我以爲謎的成分，至少也許含着滑稽的意味的。如下面的一個謎，便是

例：

「毛病結實，

縮攏一物」（註二）

膏藥貼起，

兩腳筆直。」（註三）

是人的暴死嗎？不，却請仔細想想再猜。

（註一）黑的意思。

（註二）一物就是一團。

（註三）這個謎底是「如廁。」

論坐

「坐是休息的一種，是有益於人的肉體和精神的。」這樣的解釋坐，百分之一還勉強能算得是，百分之九十九却全是荒乎其唐。何以呢？因為坐的範圍很大，一般的坐——把臂部放在椅或橙上——祇不過是坐的一種而已。其他的坐，以其方法之相異，故其對於人的關係，亦有種種的不同。有的固然能有益於人的肉體和精神，但有的却完全和此相反，不信，聽我道來：

(一) 坐轎和坐車，——坐的一種。

(論一) 一個人自從娘肚皮裏爬出來後，那腹部下不是生着一對白嫩如藕的大腿嗎？大腿的末端不是生着分開五支的肉柱嗎？這生着五支肉柱的東西就叫做脚。那天賦的脚，是要人能利用牠步行的人。若不利用牠步行而坐轎或坐車，

便是違背天意。也是違背了進化的原理。不久，便會漸漸的退化，以至於消滅；於若干年後世界上就要發現大批的沒脚的人，那沒脚的人，因為是不能不倚賴着機械而行動的，所以完全沒有自由，故坐者乃造成沒有自由的主要原因也。

(論二)你也是老子和阿娘性交而生下來的，他也是父親和母親妖精打架打出來的，其來也既同，爲什麼你能坐轎坐車，他却要檣轎和拉車呢？這顯然是輕視他的坐性，污辱他的人格，沒人道！不平等！故坐者乃沒人道和不平等之事也。

(二)坐監牢和坐巡捕房——也是坐的一種。

(論三)犯了刑事案件或違警，那便會有人請你到監牢裏和巡捕房裏去坐幾點鐘或幾個月——不坐猶可，一坐就糟了。你在裏面，食既不得飽，住亦不能適，行動亦不能自由，到出來時，唉！名譽也掃地了！所以坐便能使人沒自由和名譽破產者也。

總之，由上面的述理歸納起來，坐有種種的害處：

(一) 沒有自由，或造成沒有自由的開端。

(二) 沒有人道，不平等。

(三) 名譽損失。

朋友，留意呀，你疲倦時切莫坐呀！

眼鏡的功用

眼鏡的功用，除去保護目力，增長美觀之外，還有一個特別的效益，效益維何？即可以做「不要和人打架」的標記是也。

現在先講一個普通的譬喻；設有一人焉，身邊帶着幾百尊的番佛，在熱鬧的市場上走，那他當時的情狀，必是用手時時捫着衣袋，摸摸錢還在否？兩隻眼睛在他自己的四周溜視着，細察有沒有歹人注意他？就是此時有人故意的走來衝撞他一下，他也祇得按下怒氣，勉強忍耐着，庶得免不慎而出了意外的岔子。戴眼鏡而能自制，不要和人打架的原理也是這樣。戴眼鏡的人，因為要免於不慎而出了意外的岔子——眼鏡打碎——便不能不實行忍耐的修養。蓋倘沒有忍耐的修養時，那兩下子先由細事而口角，由口角而演全本鐵公雞。這樣，眼鏡固兩種原因

的使然，便要粉身碎骨以殉難。

(一) 因為身體激烈的活動，同時頭部也振盪起來，頭部既振盪，眼鏡也就受其影響，地位不穩固起來；既不穩固，他便要和你離婚。「頭撞在階石上。」

(二) 拳頭不認識人，打了你一個耳光後，把手收回來時，乘勢一揮，眼鏡便遠遠的飛去。「倒在地上。」

及至眼鏡敲碎後，那真糟了。是平光的還不感到什麼。假使是近視遠視或花眼的，則不特立刻對面見不清人，即事後要再配置一副，所需要的錢也須自己拿出來，其損失之大，可想見矣！

所以，朋友！戴眼鏡的朋友！你們要忍耐呀！雖然你是不能忍耐的！但當你正要出手動武時，你倘能想起——或永遠的記住你鼻梁上的眼鏡是「不要打架的標記」，你便會消滅你的對於對方的怒氣和憤慨，朋友！你知道嗎？

謠言

在戰事爆發以後，不特敗兵是這樣：一聽到風聲鶴唳便駭得魂飛天外；即我們小百姓，不親歷其境的，每傳到製造空氣的謠言，也會『三十六個牙齒，捉對兒廝打；那心頭一似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的響；渾身都如中風麻木，兩腿一似鬪敗公雞，口中連聲叫苦。』等得要死。明顯的說個例吧！譬如『却說不知若干年以後，全世界第二次大戰爆發了。住在十三州的人，聽到了亞立山大拿破侖和蕭耀南郭松齡在美京紐約將正式宣告開火了。這消息傳出以後，我想人民，必驚駭非常，即遠在非洲的人民，也要起了一種不安的現象。』——可見謠言與戰爭之關係之重大如此！

回轉來說我們自己，中國人向來有個天賦的特性，就是善於以訛傳訛。不特

把錯的弄錯，時有把真的也會變成牛頭不對馬嘴的冒牌貨。例如：

『我來避避風』和尙說：

『要偷我弟弟家的葱！』農夫聽的是，

『誰敢斫我山上的松！』樵夫聽了這樣問。

『你說我的文章不通？』讀書人怒道。

『敢要我縣堂向東！』縣長說。

總之，造謠的原因有三，除誤會是我國人的特長外，還有：

(一) 沒事作 人民沒事作，也很容易造成造謠的趨勢。俗語說：『告化子，造謠言，傳達消息不要錢。』這便是乞丐沒事作時的工作——也可說是他的消遣法。

(二) 惡作劇 惡作劇的造謠，是嚇人尋開心的。鄉市間最容易發生。

以上的防止法，却很容易，祇要先把帝國主義一拳兩脚打倒，世界便永遠和平，戰爭也立刻消滅，造謠便無從造起了。

中國人的橈子

因爲在下天生成一副可命布的性格，所以在中國的社會裏，不知發現了幾多的新事物。有一天，又被我找到一件東西，這東西是什麼，便是中國人的橈子，不信，寫出來大家看：

(一)階石和門檻 這些都是勞働階級的橈子，這橈子隨處都有，有了就可坐，當他們工作甫罷時，大都坐在階石和門檻上休息的。

(二)馬子 這個橈子有二種人要坐，一種是老頭兒，他是利用這坐馬子的時間來吸旱烟的——一般的人，坐在馬子上吸香烟的也有——第二種便要算舊式婦女了。她們鎮日價處理家事忙個不了，休息時，祇有大便的一刻，所以她們便把馬子當橈子，坐在上面養力——

(三) 大腿 這張椅子，却有一定的限制，不是隨隨便便就可坐的，坐的人大多數是在愛情濃厚時，互相擁抱時，異性的便坐在對方的大腿上。這不是以大腿做椅子嗎？

蒼蠅情人

蒼蠅女士，我的畏友。

因為我是喜歡「宰予晝寢」的，她祇老是在我的耳邊嗡嗡的唱戲，同時又好像說：「玃髯呀，多睡是要懶出病來的啊！你這樣的人造的沒精神，我要和你胡鬧了。」所以我經他一日十二塊金牌急如星火的多次的敦迫，不得不一骨碌的跳了起來。

因為我是屁股上有瘡的，所以我親愛的蒼蠅女士，時時來吮毒，她又好像說：「毒吮盡了你的瘡便會好了，你要保重咧！」她這樣的不怕什麼髒來為我吮毒，便是對我愛情深摯的表示。

起初我一點也不知她的好意，當他飛到我的身上時，我使用扇趕她，她很溫

柔的，一點也不生氣的，嫻嫻的飛去後，同時給我一個指示，他好像說：『你這樣的舉動，是多麼合於衛生啊！你把扇不停的揮着，（一）手部運動了。（二）實行空氣浴了。你要時時這樣作才是。』

末了我把我們的近狀報告給諸君聽：我已和蒼蠅女士發生熱烈的愛情了，我們已蛇捲般的在戀愛了。不信，你們不看見他時時飛到我的嘴邊和我接吻嗎？

作偽

人類本來是善於作偽的動物。道學家攻擊性教育不遺餘力，暗地裏卻和他的尊夫入在閨房中看春宮津津有味；訓育部長在學生面前說嫖賭怎樣怎樣的害人，自己却會到旅館裏去開房間叫局，此皆實例。但這樣作偽，是欺騙的作偽，猶是大家都察覺的，尚有二種作偽，大家都很不留意的而易犯的，特寫出來以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焉：

(一)應酬的作偽 「你今天到那裏去？」「你老好」中飯吃過沒有？」這種發問簡直是無謂之至，在對方回答後，發問者亦不過是應聲「唔」或「噢」以了事，因為這些回答並不是發問者所需要的，而其所以發問，不過是口是心非的隨口說出來的慣常話，這便是作偽。又依科學的方法來講，無謂的應酬而荒廢光陰，這舉

動也可說對於光陰是不經濟，是浪費，是不能存在的，所以我們要廢除牠！

(二)謙遜的作偽 「你吃，」你吃！「你索性吃了罷！」不，我現在忌葷，「有些人口裏是這樣說，但心裏却正和此相反，等到對方真個老實不客氣的嚥了下去，他却要悔恨起來了，不自在起來了，雖然面孔上不顯現出不高興的態度和色彩，這也顯然是作偽，而世人却不以為意，可怪極了。

總之，類似以前所說的作偽還多得很，不寫了，讓作偽的自己知道罷。

對話

(一) 思想落後了

北方人罵他一聲「混帳」他便會怒極，至少要請你吃兩個耳光，倘若罵南方人，那麼任你十句百句，他也是淡然置之，一點也沒有什麼的。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我研究了多些時，才知道了其中的原因。下面便是我的報告：

我：「他罵你混帳，你難道不生氣嗎？」

南：「打打一個洞，罵罵又不痛，有什麼要緊！」

我：「你知道混帳這個名詞的意義嗎？」

南：「誰不曉得！」

我：「那麼……」

南：「你的思想落後了。」

(二) 顯係侮辱女性

兩個人立在一起談話，第一個發言是甲，第二個是乙。

甲：「你家的房子，爲什麼不出租？」

乙：「爲什麼要出租？」

甲：「因爲你既不住在家裏，房屋不是空着？出了租，每月至少也可得到幾個貼補。」

乙：「噯……那麼……」

甲：「什麼？」

乙：「那麼你的老婆爲什麼不出租呢？反正你和她好似仇敵一般，你討她是什麼用？她在家不是成了廢物嗎？你不願廢物利用嗎？你儘可叫他做妓女，這樣的出租，其贏利不亦可驚也哉！」

蒼蠅的跑冰場

去年秋天時候，我坐在花園裏的鐵椅上，眼看着天空的景色和雲霞的變化，腦海中想起娛快的往事，不禁微微一笑；同時，更把冬天跑冰的情景顯現在眼簾上了。

不料鼻端驀地飛來一箇蒼蠅，把我的沉醉着的靈魂驚醒，啊！我又得到一個題目了，題目是將思潮中的情緒和眼前的景况合在一起的「蒼蠅的跑冰場！」

蒼蠅真的能跑冰嗎？真的有蒼蠅的跑冰場嗎？我想假使我向任何人這樣問時，他必回答說：「放屁，沒有的，不要胡鬧！」但我却說：「靜些，張開你的耳朵來，聽我解釋。」

夫跑冰場者，蓋形容某種東西的平面上的光滑者也，此光滑的平面上，雖脚

底有吸盤的蒼蠅亦要滑倒如跑冰者，這不是蒼蠅的跑冰場是什麼？

還不懂嗎？索性我說出來罷！蒼蠅的跑冰場有三：

(一) 癩子(全癩的)的頭皮。

(二) 老年人——尤其是老婆子——的頭頂。

(三) 時髦的少年或女士的加油梳光後的頭髮上。

談喫

一般的喫的定義是：把食物放進口裏，嚼了後才嚥下去，這叫做喫。但下面所說的，却是有名無實的喫：

(一) 喫耳光——這個喫字，是「被打」的意思，這種喫是用兩頰喫的而不是用口吃的。

(二) 喫醋——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同性爭一個異性，因目的相同，而利益的不相容，所以便口角或動武起來，這便叫做喫醋，而此醋不用口喫，亦顯而易見的。

(三) 喫官司——也是喫的一種，不過這種喫，却有一定的地點的，地點何在，最普通的就是民政廳。又此喫假使喫得不好，自由和名譽便要破產，貪食者，幸勿

光顧！

最後，還有一種喫，寫出來，以求閱者費一會腦力。

(四)喫香烟——一個車夫，罵一個妓女道：『你神志不清嗎？你紅頭香烟喫昏了嗎？』這香烟是什麼？怎樣喫法？閱者當能心領神會，當不勞老夫細加註釋矣。

鄉間兒童的情歌

這兩首情歌是我從鄉間的兒童口裏聽到的。雖然祇有兩首，然在大自然的樂園所呼吸的天真爛漫的兒童的情緒是怎樣，我們從這兩首情歌裏，大概能知道一二了。所以我不得不介紹於諸君之前。

(一) 小妹妹，走過來，給我摸摸小大腿，不要向你姆媽(註一)話出來。

(二) 小哥哥，要不要有根黃尾帶(註二)放在鏤裏鮮靈跳，放在盤裏元寶蹺，醬油蔥花安好了，明朝小哥哥來嘗味道。

(註一) 姆媽，就是母親。

(註二) 帶，在字意。

第四輯

(北斗著作)

哭笑聲中

這幾個月來，我的精神真疲乏極了；每天午後，總非睡一覺不可；天天這樣，幾乎習以為常。一天午後，正又想把頭攔到枕上去；誰知突然間我家斜對面這家鄰舍，屋子裏大起噪鬧，一時間啼哭聲叫喊聲，呼嘯聲，嗚咽聲，紛亂得了不得；我既驚慌，又詫異，不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當時正好像打了一針嗎啡針，精神為之一振。一轉身就起床來，急忙忙地跑到門外去，探首一望，看不見什麼；再仔細聽聽那雜亂的哭聲，也聽不到確實消息；不過這時我心中已經料到總是這家裏死了一個什麼人。我再立住靜聽，等一會，鄰近幾家小戶人家裏的男男女女，都依着哭聲擁進到那家人家裏去，不久又蜂擁出來，不知怎麼都嘻嘻哈哈，快樂到十二分，並且高聲說着，有的說：「張家裏這位東家，閻羅大王來請他管帳去了。」有的說：「閻羅

大王有眼睛又叫了一個有家當的人去窮人怪可憐的原是應該少叫幾個去」

還有人說：『有錢的人活着還不如死的好。死了到榮榮耀耀，闊闊綽綽的。』這班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壁說，一壁嘻嘻哈哈地笑着。愈笑愈開心，愈說愈快活，聲浪漸漸地高起來，噪子也慢慢地響亮起來。竟把一陣雜亂的，淒慘的哭聲，混得愈加聽不清楚；但是我還是立住聽着。歇一會，這班人走散了，那屋子裏跑出兩個女人來，一個年老的，還有一個不過二十多歲。面上笑迷迷地，匆匆然從我的面前跑過，走得十分起勁，大約負着什麼緊急使命，她們一壁走，一壁氣喘喘地說着，年紀老的說：『多時沒得外快賺了，這種場面多來幾場，那到還可以做做，不然又只好……』年少的說：『你多賺幾個錢，我也好多賺幾個錢呢。』年老的又接着說：『噯！大家得點好處。我這個月底剛剛還要付房錢哩。』

在後談些什麼話，因為走遠了，却聽不清楚；可是這時屋子裏的哭聲，呼喊聲，還不會稍減，但我也再忍再聽下去了。

紀兩位老婆婆的對話

我家裏因為有一位年老的母親，所以有時總免不掉些迷信的舉動，新近就請了許多吃素念佛的老婆婆，在家裏念佛。我從「阿彌陀佛」聲中，聽到了兩位老婆婆的對話，當時就速記下來：

老婆婆甲：「毛孀孀，你真好福氣，討了這樣好的一房媳婦。」

老婆婆乙：「說起媳婦，真氣也氣得夠了，張媽媽呀！」

老婆婆甲：「怎麼這樣氣，她不來孝敬你嗎？」

老婆婆乙：「張媽媽，你那裏曉得，媳婦究竟是別家的人呀！她三日兩頭的把我家裏的食物，拿到娘家去，從來也沒有一回從娘家拿些東西來給我婆婆吃過。」

老婆婆甲：「你家姑奶奶嫁了出去，有回來過嗎？」

老婆婆乙：「姑奶奶嗎？她倒常常回來望我娘的。每次回來，總有些點心菜蔬帶回來給我吃。自然，女兒和媳婦究竟是兩樣的，女兒自家人，從來不會像媳婦般的把家裏東西偷出去的。」

老婆婆甲：「她嫁了過去，很好的嗎？」

老婆婆乙：「那裏好得來，她的公婆說她不聽話咧，不管家咧。張媽媽，她這種閹氣也受足了。有一次，她回娘家來，心想燉一只鷄帶回來給我娘吃吃，她公婆得知了，非但不許她燉，還將她毒罵了一頓。張媽媽，女兒望娘，這也是理應正當的事，你想她公婆兇不兇？！」

老婆婆甲：「做媳婦的，總要受些閹氣，好在你家姑奶奶的公婆，年紀都已大了，總不久就要死的，死了那就好。」

說到這裏，被另外一個念佛婆婆打斷了話頭，我也就不聽下去了。

三隻船

這一段，是養過兒子的人的經驗話，描摹養子女的苦楚，既中理，又滑稽。現在特地記下來，給把望生兒子的人們看看：

並不算多，我只養着三個兒子，兩個女兒；總共起來，亦不過五個，但我已經覺得夠苦了。吃，穿，姑且撇開不提，只就夜裏睡覺一端而論，已足使我感到十二分的苦惱，苦惱的情形，不妨講給諸位聽聽：我每天睡覺的床，因為要容納三男兩女，並且我們兩夫妻，所以是定做的，做得特別寬大；大大小小七個人，夜夜暍在一起，一夜到天亮，我的四面環境，至少要發生三種變遷：八九點鐘，開始睡眠的時候，一班小孩子，一個唱妹妹我愛你，一個唱哥哥我愛你，一個唱打倒列強，一個唱齊歡唱齊歡唱；你一句，我一句，熱鬧非凡。這樣總至少要半個鐘頭，在這半個鐘頭裏面，我

正好像暈在一只夜航船裏，聽客人們唱嚶嚶呀……一樣。所以在這個時間裏，我的眠床，真好比是一只夜航船。

暈到半夜裏，照例我要醒一次，這時候，一個屎撒出了，一個屎撒出了，弄得床裏臭得異乎尋常；我雖則暈在床裏，和暈在一只糞船裏，沒有什麼兩樣。所以在這個時間裏，我的眠床，真無異於一只糞船。

等到天黎明了，五個孩子，都不約而同的醒轉來了。先是喊着媽媽媽媽！要求媽媽給他們穿衣裳起來，但是媽媽總要等天大亮，才肯給他們起來；於是這般小孩，因而要求達不到目的，就大胆提高了嗓子啼哭起來。這個一聲，那個一聲，哭得又熱鬧，又悲傷。這個時候，我的眼睛，雖則還想合攏來，但是因為聽到了這種悲哀的啼哭聲，心早已酸了，再也合不攏來。十年前我的父親出喪的時候，我的心酸，也不過如是。所以在這個時間裏，我的眠床，正好像一只出喪船。

同是這只床，在九個或十個鐘頭裏，由航船而變爲糞船，由糞船再變爲出喪船；其中我所受着的魔難，真是一言難盡。

兒子問題的各面觀

人們的一生，有兩件大事：一件是兒子問題，還有一件是死的問題。關於死的問題，改日再談，現在來談談兒子問題。

兒子究竟有甚麼用處？『兒子是為傳種接代而生的，孔老夫子不是說過：「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嗎？』這是第一等急望生兒子的人回答說：

「兒子實在沒有甚麼用處，不過像人的眉毛一樣，一個人兩眼上面的眉毛把他剃光了究竟有點不像人；其實生着也何嘗有用處呢？又像瓜皮帽上的結子一樣，沒有這個結子，其實也不打緊；但是走到路上去，就有人要笑你怪物。」這是第二等望生兒子的人回答說：

人們自然多數是巴望有兒子的，大約是百分之九十五——但是也有不希

望生兒子的，他們說：「養兒子正如買彩票一樣，頭彩是四五萬號裏只有一號的，人們都巴望養個好兒子替他顯親揚名，但是眼看世界上會有幾個人中着這個頭彩的呢？」

上面幾種人，都還說得有趣；還有兩種人，那真正可笑亦復可憐。

一種人說：「有了兒子，我的產業才有人承繼；假使沒有兒子，那末將來我死了，這許多遺產交給何人？那個時候，族裏的人還要你爭我奪，弄得我的尸體擱起來沒人收殮不成。」

還有一種人說：「人死了要吃羹飯的，沒有兒子，你死了之後，誰肯來捧你的頭，誰來做羹飯給你吃？」

像第一種人，明明是個守財奴，是甘心爲兒孫作馬牛的，是甘心被金錢利用受金錢支配的，這類人豈不可憐？第二種人，是一味迷信着鬼神，這類人豈不可笑？

吃飯的秘訣

本文所說的，並不是討論怎樣把飯碗裏的飯，送到口子裏去；是要告訴諸位怎樣弄得到飯吃的秘訣。這是題旨，須先申明。

古人不是說過：『天下無如吃飯難。』弄得到飯吃，確是一件難事；尤其是在現在這種每况愈下的社會裏，雖則什麼部，什麼處，容納着實不算少；可是口開着等飯吃的人實在真多，結果還是供過於求，一班人仍是弄不到飯吃。吃飯本來沒有甚麼秘訣，俗語說：『本事換飯吃。』祇要有些本領，那怕會沒有飯吃；可是現在時勢大變，光靠本領，不懂秘訣，是換不來飯吃的。倒是沒有本領，善用秘訣的人，隨時隨地都找得到飯碗。因此，這吃飯的秘訣，要想找飯吃的人們，不得不講究講究咧！

究竟吃飯的秘訣是什麼呢？這時我可是不能再秘密了。這個秘訣很簡單，祇

有十個大字。就是：

『逢人就拍馬，到處便吹牛。』

秘訣既然宣佈了，還有一句話，不能不附帶的聲明：諸位運用這秘訣的時候，却要十二分的當心；不要拍馬拍到馬腳上，吹牛把牛皮吹破才好。否則闖出什麼禍來，我是不負責的。

放火——點燈

「只可官兵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兩句話，本來只適用於專制時代和軍閥時代；誰料到現在革命時代，我們還找得到適用這兩句話的地方。

W君在什麼廳裏充當三等書記，這天因為多料理些家事，到辦公室裏已經九點五分了；雖則只過了五分鐘，但是已經飽受科長老爺的訓斥，並且得了個「下次再遲就要斥革」的警告。W君轉身去查查這位科長老爺到辦公室的時間，大略統計了一下，平均總在十點半鐘光景。

N校裏的學監。從廁所裏捉着了兩個吸煙的學生，立刻回到學監室裏呼着了一枝雪茄烟，提起大筆寫了一張「某某兩生，私吸紙烟，應各記小過一次」的字條。

錢店裏的大夥先生，放了一千塊錢給他的連襟，過期了六個月，還是討不着分文，大夥先生只輕描淡寫的說了句：『算了罷，今年就少賺了一千元罷。』過了一會，忽又對着一個學徒惡聲罵道：『這樣不小心，又會吃進一個銅角子，快賠出來！快賠出來！』

甯紹人的特別嗜好

甯波和紹興，雖則方言，風俗，人情，都有些不同，可是甯波人和紹興人，却有同樣的特別嗜好。這特別嗜好是甚麼？便是「吃臭東西」。

臭便是腐敗，腐敗的東西，是不適口的，也不合衛生的，怎的可以吃呢？但是甯紹人却食之津津有味；這種嗜好，所以稱為特別嗜好。

不過，這裏先要說明。臭的東西，決非尿，亦決非糞；這些臭東西裏的總代表，便是臭腐乳，俗稱「臭霉豆腐」。

臭乳腐之外，還有什麼臭豆腐干，臭鹹菜，臭莧菜梗等等，名目繁多，不勝枚舉；總之逃不出一個臭字罷了。這類臭東西，要是給衛生家看見了，固然要遠避三舍；即使非衛生家亦要掩鼻而過，不敢領教。據吃這類臭東西的甯紹人說：「這種食

物，滋味要勝過魚翅海參，愈臭則滋味愈濃，只要吃時放些多量的蔴油，一切腐化的氣味，都可以消滅。『阿蔴油的功效真大啊！』

寧波人還有一種習俗——紹興人或許也有——每年年尾，家家都做些年糕，愈做得多，便表示愈加闊綽，往往彼此暗中競爭，多的要做到五六石米，競爭的結果，弄得吃年糕的人少，被人吃的年糕多，因此年糕過剩。最後好年糕日久腐化了，一變而為臭年糕；客幫人聞到氣味就要作嘔，但寧波人却以為最得時，最配胃口。他們說：『年糕非藏到這時候，是不好吃的。』這時候原來已經到了第二年的八月或十月，區區的年糕却已享壽二百有四十日了。

原則例外

凡事有了原則，才有例外；假使沒有原則，自然無所謂例外。

日裏吃四餐五餐，夜裏竟夜逛影戲場，跳舞場，這是原則；那些日圖三餐，夜圖一宿的，都是例外。

自由結婚的，自然必須自由離婚，這是原則；那些始終和諧，白頭到老的，都是例外。

大腿粗，馬褂黃，才有飯吃，這是原則；那些靠本領賺錢的，都是例外。
或則揮金如土，或則見錢如命，這是原則；那些量入為出，慷慨捐輸的，都是例外。

雙料貨的說話

許多人聚在一塊兒談話的時候，我們若是靜悄悄地留心聽着，便會聽出些發笑的資料來；並且要笑得說話的人，自己也莫明其妙。

夫凡先生說：『中國人事事物物都有雙料貨。』這話我想想真對極了；甚至連說話也有雙料貨，這可是夫凡先生沒有說起，我現在來補充一下。

什麼叫雙料貨的說話？原來一班人談話的時候，會把兩個同樣意思的字眼，爽爽快快地說了出來。讀者不信，我且舉幾個例子。

(一)括勒所以。這句話是寧波人常常說的，「括勒」是寧波人的土音，就是「故而」的意思，既然是「故而」，還要說「所以」，「括勒所以」稱他雙料貨。

(二)故所以。這句話和「括勒所以」犯同樣毛病，不過不限於寧波人，普通

一般人的口裏，亦常常會說出這句妙語來的。

(三)他說其話 這句話是嶧縣新昌兩處的人發明的，「其話」是他們的土語，意思就是「他說」。他們到外面來，偏要學學官話，把「他說」掛在口裏；同時却又忘不掉「其話」，因此就把「他說」「其話」一同說了出來。

(四)但不過 這句話不但是一般人常說，就是從什麼名人的演說台上，也常會聽到的。大概他們字典裏，但字另有一個講法，和「不過」意思是不同的吧。

像這一類的雙料貨說話，隨時隨地都可以聽到；說出來的人自己却不知不覺，你對他說穿了，他也覺得自己好笑，但是笑過了，他又會對於「括勒所以」「他說其話」咧。

第五輯

(菊農著作)

酒之趣

吃酒的人近來常常嘆息着說：「這樣貴的酒，怎麼喝得起呢。」的確，在上海，紹興花雕已賣到二角四分一斤了。他們將不待政府的禁令而後停止喝酒，經濟的重擔已使他們不敢儘量了！酒癮深刻的人，不能不喝，於是改喝那拼有火酒的燒酒。這像吃不起大土而改吞金丹或打嗎啡針一樣。這樣的喝酒，還有什麼趣味呢？

攻訐飲酒的人常說酒後要闖禍如相打，謾罵，之類。但有幾個人就是吃得極醉，也不會有這種現象的。我因此決定這並不是酒的不好，乃是自己的脾氣不好。酒祇能解除束縛於禮教下的假面具而把人的真性流露出來，「酒後發真言」這的確的。醉漢是虛偽的社會上的天真的人。如果他的本性是好爭鬪的，平日因受社會的判裁，所以假扮好人，到了醉後，他的潛伏的蠻性就浮到意識裏，再表現

在相打謾罵裏。酒不過是一個引線，根本是由於個性，如果一個本性很好的人就是吃醉，也祇不過增強了他的感情，銳敏了他的感覺，並不令發生希奇百怪的事情呢。

酒能暴露真心，增強感情，所以是文學家的養料。李白的詩量與酒量成正比例的。「五花馬，千金裘，喚兒將出沽美酒」的豪爽態度，增加了酒的身價與酒的趣味。

話又要回過頭來講，大醉後的頭重腦脹，心悶口膩的味道到底是難受的，最有趣的，是微腫的時候了。面孔是粉紅色的，並不是血灌豬頭的緊張，神經是淡盪的，並不是爛醉如泥的混噩，那便到了酒神與美神接合的境界了。

挨家覺聰

在報紙上雜誌上屢次聽人談起的叫着「割麥插禾」的布穀鳥好久好久沒有聽見了。在上海原沒有聽鳥叫的清福。這鳥的古名叫做「鳴鳩」第一個字我並不認識，這像我並不認識那隻鳥一樣。但牠的聲音，在幼小時已熟聽的了。在我的故鄉每年自暮春至初夏就可聽見這隻鳥的到處飛鳴的聲音。但我們並不叫他「布穀」也不說鳴是叫着「割麥插禾」。祇有在爾雅上出現的「鳴鳩」更非我們所能知了。我們叫這隻鳥爲「挨家覺聰」。讀起來是世界語音的「akokaneko」牠的鳴聲的確像這個聲音啊。猶如懷着「割麥插禾」的成見而聽牠宛然喊着「割麥插禾」一樣。這聲音的附會原依着心理爲轉移。我們的鄉人正在育蠶的時候。恰好聽到了這個鳥聲，我們就認牠是警醒我們昏睡誤事的鬧鐘。就使在一切的

人們做着甜夢的春夜裏，牠還是勤勉無間的叫着。從夢中警醒了，的蠶娘們，聽見了這隻鳥的鳴聲，就憶起了嘴吧永遠不停的蠶大概已吃完了所有的桑葉，也許連硬梗與細筋都已咬盡，倘使再不去添葉，就要變成不能做繭子的病蠶了。蠶娘們夜半起來，施葉給餓蠶的時候，大概要感謝那不使她失聰的像鬧鐘似的一「挨家覺聰」鳥。這「挨家覺聰」的意思是說「家家醒着。」這個鳥聲正訴出了廢寢失眠的蠶娘的辛勞。

蠶娘們有一個迷信——「挨家覺聰」的鳴聲愈多，蠶訊的茂盛愈有希望。去年「挨家覺聰」鳥却出乎意外地並不到來，暮春的天空裏就覺得比往年來得寂寞，帶有警勸的意味的，日夜不休的鳴聲不再聽見了。蠶娘們大多數起了恐慌。但結果同往年一樣各家互有豐歉。繭行裏的市面很鬧，踏絲的聲音也繼續了許多時候，同時也可看到不少的「僵蠶」與「白大」。至於「挨家覺聰」的不來的緣故，却

有待於生物學家的研究了。

今年「挨家覺聰」又來了。恰巧在家的我，又有暢聽的機會了。雖然我家並不看蠶，但那賦有蠶鄉色彩的，含有象徵意味的，綿長而宛轉的鳴聲，總歸是好聽的。

蠶事中最重要的頭蠶二蠶約延長到兩個月光景，這相等於「挨家覺聰」棲止飛鳴於我鄉的時期，也相等於自割麥以至苗秧，耕田，插禾的一段歷程。

藝術化的路名

乘七路電車到火車站去，在籐環動盪中，在擁擠的乘客的肉體的磨擦撞碰中，屢次聽見賣票人的叫聲：「偷鷄橋到了」隔了不久又喊「垃圾橋到了」這刺耳的聲音，使我陡然覺到這名稱的怪不好聽。偷鷄賊的藏贓于衣襟裏的大肚皮似的難看的印象，還有掩刷不住的慌張和畏縮；垃圾桶裏的刺鼻的穢臭，帶着黴菌的蒼蠅與毛灰塵埃的交舞，這些，我都同時的記起了。將要離開上海的時候而將平時忽略了的路名的難聽重新深切地感到了，這更增深了上海的醜惡的一方面的印象。

與偷鷄垃圾同等醜惡的，還有與我所住的中華路相隣隔的鹹瓜街，潮濕，腥穢的外鹹瓜街更是名符其實，我想，藝術化的都市一定要取消這些難聽的名稱

的。

但在上海又有許多地名是非常有趣的。如靜安寺路的斜橋有一條富有幽趣的 Love lane 愛弄更加膾炙人口的，還有綠蔭交織，幽居相對的霞飛路，還有黃色的水波日夜在道旁長流的黃浦灘，還有遠離鬧市僻居東部的平涼路。我熟憶的好聽的路名祇有這幾個了。其餘的都不過是些詰屈聱牙的鐸名，等於甲乙丙丁的省名。但省名的借用有時却與路上的環境暗合的，如福建路南段開滿着福建桂圓店，廣東路一帶又很多廣東人的舖子。然這不過是偶合，大概命名的時候，不見得就有用意的吧。

如果所住的這一條路有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就平添了不少的趣味。每次對人提起時也像有不少的榮幸似的。但是住在偷鷄橋，垃圾橋，鹹瓜街等難聽的地方，就使有了精美的建築，華麗的陳設，安樂的境所，但每次提起了所在地的醜惡

的名稱，那裏能夠免除心裏的不快之感呢？這倒底是美中不足！然而這些醜惡的名稱，已被人們叫了許多時候而成爲習慣了。要剷除有了長久的歷史的習慣上的舊名決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實際上建築一個藝術化的都市果然煩難，然而要造成一致的藝術化的路名也並非易事。雖然並不需要一個錢，上海的里名大概也祇限於平安吉慶的舊式的善頌善禱的一類字眼。這與千篇一律的商號名稱一樣的沒有趣味，與簡單呆板的甲乙丙丁一樣的毫無意義。去着藝術化的路，真是太遠了。

解渴了

到了車站上將所有的錢盡化在買車票上了。囊裏空空的，就是連「兩袖清風」也還不可得哪！因為天氣實在太熱了，祇有擁擠的旅客所散發開來的熱氣與汗臭，清風那裏會有呢？我祇得帶回兩袖熱氣去了。其實，熱氣倒還不止兩袖呢！簡直渾身是熱。

距離開車還有半個鐘頭，我且緩走進月台去，再對這將要久別的上海作一個留心的最後一瞥。界路上的鐵絲網愈加愈高了。被鐵絲網包圍住的店舖已經有一部分關門了。六路電車也要打倒車而回頭開了，再也不像從前的儘兜圓圈子。無軌電車也已不再來了。這今年的上海的小滄桑。車站旁的草地是上海所少見的美麗的綠色。這怕是供路員調節那倦於工作的眼的疲勞吧。因為其餘在車

站上經過的人，不是從鄉間看厭了綠草而出來的人，就是將奔赴綠色豐富的大自然裏的歸去的人，於是都並不看重這種草地，所以那邊是闕無一人的。

忽然口渴起來，我的困窘的經濟警告，我並無在車廂裏泡茶的權利。滬杭路上也不像滬甯路上似的，有提着鉛壺洋磁杯叫着「一個銅板一碗」的賣水的人。我將用什麼方法止我的渴呢？向附近的商店去討一杯吧，然而又不好意思。附近又沒有可以向他討茶的熟識的友人。於是我躊躇起來，在車站裏亂走。忽然發現了奇蹟似的，看見站上有一把非常高大的銅茶壺。我又驚又喜地旋開銅壺上的機關。用縛有鐵練的洋磁杯在下張着，無異玉液瓊漿的紅茶就陸續的流了出來。於是解了我的煩渴。我想這黃亮光潔的銅壺比沒有蓋的施茶亭裏的茶缸是考究得多了，並且也不愁帶有黴菌的蒼蠅的先去舔喝。

我正在快樂的時候，忽然一個穿着華麗的闊老向我鄙夷地一看。他的不屑

於喝這公用的茶水的態度是顯然的了。當我看見鐘點不早而趕緊跑進月台裏去的時候，果然這闆老向站上賣汽水的說話。

在車子裏，一個正在看報的人嘆息着說道：『汽水也要貼印花了！』我却坦然，因為未貼印花的汽水我早已買不起了。

尿味

我走出後門口，看見一副皮匠擔息在路旁，一個赤膊的江北人正在路旁撒尿。劉家弄裏的行人本來稀少的，我們附近的住戶也在弄的西段劃出了一塊小便的地方。年深月久的黃色的尿垢永遠印在半條馬路上，於是打出脚架作為小便處了。但這個皮匠司務却不多走幾步路，而就在近中華路的口子上撒起尿來了。近處的警察早注意了。等他褲子撩開，尿已出來的時候，纔走了過來。

「幹麼？」

「警察先生，我不了！」皮匠的尿已嚇止了，兩手扯住褲腰，旋轉頭來哀憐地求救。

「不行！這路上怎麼好撒尿！」警察的面孔鐵青了。平常與烟紙店裏老板娘娘

說笑時的媚臉不知飛到那裏去了。

「我下回不撤了。」

「要罰三毛錢！」

「今天剛挑出擔來，一個錢生意還沒有做！先生！求你！」

「不行。」

「下回我替你上鞋子一定不要錢！」

「不要你瞎說！」警察微笑了。

「真的，做做好事！」

「那樣，你替我把撒出來的尿吃進去。」

「是……」他俯身將右手的食指蘸些牆腳下的泥水尿液的混合質，舉到口邊給舌頭一舔。又趕緊把頭低下來，無限的姪妮中帶着橫禍倖免的欣喜。

警察再來一個微笑。

皮匠挑擔向中華路走去。

他大概並不知道，相距極近的劉家弄的西段有一個打出脚架的小便處。嚇進去的尿又已很急了吧！

警察懶洋洋地走向原先的崗位。烏木棍夾在脅下。兩隻手反負着。破舊的皮鞋踏着沈重的方步。

奇特的裝飾

屋內的裝飾，據說因為中國人永遠祇有模仿而不知創造，所以是千篇一律的。如廳堂上掛着大小彷彿的畫對之類。但也有為普通人所想不到的裝飾，都市上的大廈華屋裏的主人尤其是想不到，但在鄉間却是常事。

(一) 牆頭上的膏藥 祇要生個瘡癤或其他的外症的人家，大概會有這個裝飾的。從爛肉上取下來的膿漬模糊的臭膏藥，便順手貼在牆上。有黏性的膿膏，就永遠與白粉牆相接合了。黃色的膿漬，與黑色的膏滋，從油紙背上透露出來。如果是新貼上去的，還有臭氣散佈開來。這膏藥大概可保持到很久的年代。或至貼膏藥的本人的瘡癤已痊癒了，或不幸早已死了。直到第二次重刷粉牆時纔有剷除膏藥的機會。但在貧苦的鄉間，粉刷牆頭是難得舉行的，於是膏藥可以保持長

久的命運。但年分過久，膏質已涸，於是遇到夏天有一個汗淋淋的漢子緊倚牆上時，膏藥便脫離牆頭而黏在汗污的背脊上了。殘留的乾結的膿漬，還有令人作嘔的印象。

舊式外科郎中的牆上尤其是廢膏藥的陳列室。遠望起來，似可與郵票收藏家的牆上相比擬，近看起來竟是爲夏天的蒼蠅儲藏糧食之處。空牆的地位如果狹小，而郎中的生意興隆時，就要膏藥撞膏藥，紅膿併白膿了。如果臭氣愈重，膏藥愈多，郎中先生也就藥加高舉。因爲生意興隆纔有這個現象啊。患外症的病者見了這許多膏藥，就可曉得郎中先生的經驗宏富，於是心服情願地走上門去。壁上的膏藥是匯集各處病人的膿毒，竟可算是包羅宏富的了。

(二)符 符有兩種：大符將一端黏在樑上，隨風飄盪，符中所畫的鬼像，因而也似在活動，故可以說是活鬼。小符貼在門上，難看的鬼臉，永遠死板板地躺在門

上，故可以說是死鬼。鄉下人本來怕鬼的，於是將畫滿鬼怪的符，在各處張貼，實行以鬼驅鬼，小孩子們在黑夜裏往往不敢在家裏獨自出入，因為想起了每一扇門上有一個可怕的鬼影。但是在大人們的眼裏看起來，那些符等於仇十洲的仕女畫呢。

(三)花紙 還是舊式書莊上所印就的紅眉毛綠眼睛的武士畫，與三寸金蓮兩鬢紙花的美女畫。這是鄉間小孩的恩物，廳上屏條堂幅的代用品。與惡劣的花紙較勝一籌的，是從上海來的月份牌。牠是被重視得好像是名人書畫了。

一封法文信

我屢次想到法國公園去。鴿子籠式的房間裏我再也不能耐心坐下去。車馬雜馳的馬路上，箱包堆積的碼頭上，都不是散步的好地方。可以恢復疲勞，可以賞心悅目的，祇有法國公園了。但我沒有西裝，又不是女人，也沒有入門券，有什麼法子進去呢！有幾次在園外徘徊，從籬笆裏偷望着綠色的廣場，快樂的遊侶。有幾次想闖入，却給門警趕了出來。我惱怒而且失意，情緒是緊張的，欲哭無淚了。

據說法國公園是不開的。印了許多入門券準備人家來索取。我於是寫信去要求，希望得到一張入門券，就可償我宿願了。半個月後，回信果然來了。半月來怨恨郵差的錯誤，疑心法工部局的失信，這時都消去了。愉快地拆開信來，是印就的法文信。我想，這大概就是入門券了。當天就帶了這一張一字不識的薄紙，與高彩

烈的走到法國公園。巡捕問我有 Pass 我就摸了出來，他接過去一看，懷疑地說道：

「這不是 Pass 呢！」

「是的！你們工部局裏發出來的，難道會假的嗎？」我指給他看信末的法國人的簽字。

「但是同從前的兩樣了！這或許祇准用一次而進門收去的吧！」

「不！」我從他手裏把那封信奪回來。他笑嘻嘻的看我揚長走到園裏去。

這一天玩了一個暢快。我想，以後天天可以這樣的來玩，我的肺病可以不藥而愈的，也用不着犧牲飯碗，回到鄉間去療養。園林化的都市，原是理想中的樂土呢！如果每一條街上，都有這樣一個花園，那麼，上海就是世間的天堂了。

但是每天進來，巡捕要懷疑我的入門券，這不是太麻煩嗎！這是美中不足啊！

回來後就轉囑託人將這法文信翻譯出來，幾天後，受託的人來對我說：『那封信已給懂法文的朋友看過了。他說是來通知你索取門券須隨帶法工部局的房捐票子，並不能將入門券無條件的送給中國人啊！這張信紙他已團在字紙籠裏了。』

一切高興都沒有了！就是那封信他並不丟掉而拿了回來，我也沒有勇氣去和巡捕挺撞了。

談兼差

大概普通的人都希望着兼差，或已經有了兼差了。在生活艱難的現代，職業上的薪資又是很微薄的，於是不得不兼差了。什麼相面的女士兼了賣笑之差。執筆爲文的大半是業餘的功課。除了職業的文學家以外，確有多數的兼差文學家。

黃包車夫也有兼差的。這是在電車裏看見了被撞翻的黃包車的車肚裏飛出了千百個香烟蒂頭而發現的。大概他在行人寥落生意毫無的時候，便沿路尋找香烟蒂頭，而居然成爲一種可以生產的副業了。香烟蒂頭的大小可以推測投棄者的闊綽或吝嗇。在闊老充塞的上海，大香烟蒂頭隨處皆是，於是這個黃包車夫大交其運了。然而也有不幸的時候到來。當驕傲的無軌電車的駕駛者橫衝直撞的時候，他不及讓避的車子早給撞倒了而損壞了，而辛苦的香烟蒂頭就紛

飛亂跳出來。撞倒的緣故當然推罪在不機警的黃包車夫上。他痛心着車子的被損壞，又忸怩着不雅觀的副業的暴露。

官場上的紅客往往有無數無數的兼差。據我看起來，他萬來不及去處理這所兼的許多業務，一個人有限的工作能力，那裏夠支配呢？據說他們所兼的是掛名差使，祇拿錢而不必做事的，我於是乎恍然了。但官場裏有兼差不兼薪的話，而實際却是兼薪不兼差；這樣的顛倒錯亂，又弄得我莫明其妙了。

有一部分的人已經有了兼差了。但另一部分的人都正在受到失業的痛苦，那未免一則太肥，一則太瘠了。這也是社會上經濟地位不平等的一個現象呵。大概會夤緣的他能夠得到一個差使，再用一翻夤緣手段，於是又得一個差使，生性孤耿不善交際的人却始終祇能在家裏吃老米飯。我於是乎得了一個公式，即兼差之多寡，與手段之靈活成正比例。

但說話究不能一概抹殺，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他的確有能力去多做幾件事情，這確是能者多勞啊。所以兼差的來歷，一種是由於手段靈活，一種是由于確具才能，前者果然給失業者以氣惱，但後者却給失業者以自省的機會。

蟋蟀的衛生

我的鄰居有一個喜養蟋蟀的，常常談起養蟋蟀的方法。他說蟋蟀的體重愈輕愈好。按常人往往喜歡體肥量重，以爲那是康健的現象。但實際上大塊頭却都是沒有力氣的。走路時是蹣跚的，偶然跌倒了，便要中風而有生命的危險。反是有力量的拳術家都是身子堅實而緊小的。蟋蟀也是如此。重蟋蟀是步履維艱不能上戰場的大塊頭。輕蟋蟀便是短小精悍能征慣戰的拳術家。

蟋蟀須防其日夜呼雌，有傷元氣。牠和人一樣的，切不可縱慾過度，以致把身體斷傷了。精液與體力是大有關係的。童子貨與出氣貨決戰時，當然前者勝而後者敗的。打死猛虎老虎呢。到冷天時，宜用沙底小盆，以求其容易保持溫度，並且要將盆放在高爽之處。

蟋蟀須常常洗浴。當初牠未被人捉住而散居瓦堆草野之中，牠可以自由赴池塘或水圍裏去洗浴。一經人們豢養了，主人們應當不忽略而仍給牠洗浴，至少隔三日須浴一次。抱着「白露身勿露」主義的鄉下人，往往不如蟋蟀的常常入浴，這是何等的可羞呢！到了深秋時，蟋蟀已到了日就衰老的晚年了，像人一樣，牠須要吃些補貨了。營養的優良，可以稍稍延長壽命的。而有菜色的人至少要少活幾年。蟋蟀的補品，並不像人所吃的參燕，不過是人所常食的東西。

植物的藥用

藥物本來逃不出動物植物與礦物，且其中大半是植物，但有幾種常見的植物，我們並不目爲藥品的，實際上却常常用以醫治某種疾病，並且會著奇效的。現在就記憶所及的寫出來。

(一)楊柳葉泡水洗脚，可治脚蛙。

(二)河灘上之老柏樹根煎服，可醫白濁。

(三)黃梔子搗爛如泥，敷傷筋處，隔日而愈。敷藥處色青，乃柔和筋絡的藥性的殘跡。

(四)楊梅核可磨去殘留胃內的猪毛，喜吃肥肉而不暇拔除猪毛者每年須多吞幾粒楊梅核。

(五) 柿子可以暖肚；犯消化不良的腸胃病者不妨多吃幾隻。

(六) 飯塊可把觸在喉頭的細魚骨頭帶到胃裏去而同被消化了。

(七) 觀音草貼瘡節上，抵得一個靈驗的膏藥。

第六輯

(舞霜著作)

死的研究

大凡生物，都要死的。死是有機細胞的枯滅，物質的幻化，人們便定一專門名詞，甚麼叫做死生物的死期，是不一定的：像鯨象有三四百年的壽命；牛馬有一二十年的壽命；蝸牛有十七八年的壽命；——巴黎某博物院畜有十七年的蝸牛，飼以泥水，而不死。——蜉蝣朝生暮死，蟋蟀也不過三四個月的壽命。人們至多百歲罷了！陶淵明道：『百年徒懷千載憂，』也慨乎言之了。唉！人們奔走名利，唯日不足，甚麼英雄，豪傑，富翁，貴官，美人，名士，市僧，政氓，悍匪，乞丐……營營利鎖，役役名縉，都是一部造糞機器，為些造糞工作，忙了一世，倒也罷了！甚麼拍馬吹牛，勢利詆毀，欺侮……用了許許多多的手段，不過要滿足其造糞的工作，這又何苦來呢！況且現下的時局，變化得非常利害，要躋於太平之世，我們做小百姓的，可以安居樂業，至

少非四五十年不可，要是我國的財力，不至於筋疲力盡；人民的死亡率，不有等比級數的增加；萬無太平的希望！我瞧有產階級的人，雖然不必奔走衣食，栖栖皇皇，來維持一家的生活。鎮日價坐在家裏，打打牌抽抽煙，造造國民，吃吃大菜；在別人說來是納福。在我說來，是等死！我們窮人呢，胼手胝足，以謀一飽，這叫做爬死！雖然他們走的人生之路，是康莊大道，很覺舒適。窮人走的人生之路，不過崎嶇難行，而兩個的目的地，那裏有甚麼分別？人生之路，最多不過三萬六千多天的歷程，在這三萬六千多天的歷程，未必天天是光風霽月，花香鳥語的好時光。炎暑逼人，嚴寒砭肌的時候，要佔了多數。或者風雨驟至，雷電驚人，環境迫於外，疾病困於中，佛氏所謂「生老病死」四苦，人們固日在此中討生活呀！人們不明白「人生真諦」得則喜，失則怒，若貪，嗔，痴，頑，傲，諂，諸般心理，動於中而現於外，不能內固靈明，外招天和，這便走到死路的捷徑，也是天下多事的大原因了！嬰孩當墮地的時候，那一個不

呱呱而啼，這是甚麼道理呢？原來一個人入世，便帶憂患以俱來；所以活了一世，哭的時候多而笑的時候少，結果大哭一場而散。嬰孩落地的時候，不笑而哭，就是人們帶憂患以入世的鐵證了。

人的生殖率，每過念五年，增了一倍，這是幾何學的級數。生產率的增加，是數學級數，現下物價騰貴，生計艱難，這就是最大的原因。所以死亡率的增加——如戰爭疫癘的，應該竭力提倡，實是救國的唯一良方。況且現在大多數人，是行尸走肉，能分利而不能生利的；甚至於只知利己，遑卹損人，委實是國家的蝨賊，社會的寄生蟲，不死何待！古人說得好：『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現在人說革命，如果只知革命，而不知革心，是毫無有益處的。所以我們中國人雖然多，肉體沒有死，良心早已死了，人多其又何用！那一個不說人死可哀，豈知心死還要可哀咧！到了時當秋令，疫癘盛行，死亡枕藉，可是在下就要發生一種特別感想。

死有真死假死之別；譬如患癆瘵等人，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一旦死亡，這叫做真死。如患傷寒時疫以及縊死溺死猝斃等等，往往有假死。小說裏紀再生還魂等故事很多，大概便是假死。唉！一年裏死於假死的，不知道有多少，活埋在樽裏，是何等慘酷的事！現代的醫術，還非常幼稚，有許多病，可以挽回，而白白地斷送了性命，是很多的。一個人非小蟲可比，萬無數分鐘就會死的，就是雞鴨等物，雖然不勞獸醫，我們也可以拿雞雞鴨鴨放在桶上，搖了一回兒，將死的雞，便爲活了轉來。現在報上常常載有路斃猝倒的新聞，恐怕多是枉死城中的鬼呀！據泥水匠說：折毀舊棺的時候，往往瞧見棺木上有指爪的痕很多。棺木板上那裏來的指爪痕，可知死人葬在棺裏，有復活的可能；因爲要爬出棺來，所以棺木板上留有爪痕了。還有棺木裏的遺骸，骨骼又往往倒亂，這又是假死後復活的鐵證了。

賭之哲學

賭之一事，究竟是善是惡，大有研究的價值，委實是哲學上的一個問題；所以賭之中，有十元百元千元底的麻將，一元五元十元累司的撲克，猶如哲學中有一元哲學，二元哲學一般；賭不是一種哲學麼？假使賭是件惡事，那末，孟子說人性本善，似乎人類中不應該有賭徒了，假使賭是件善事，爲什麼史記裏說：「趙有毛公，隱於博徒，信陵君賢之。」那末，賭徒似乎非惡人了。然而韓非子說：「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那末，賭徒又非善人了；所以賭徒的善惡問題，大有研究的價值，一定要請出哲學家來，外延內縮，歸納演繹，方纔研究明白咧。

翫物喪志，廢時失業，破家蕩產，亡身失節，這都是賭的罪狀，古來聖賢人所宣布的。的確，賭徒終要做到這樣結局，個個處了死刑，方肯放手。所以俗語說：「賭不

輸錢，天下營業第一；嫖能倒貼，世間樂事無雙。」這種哲學上的原則，賭徒那一個懂得，便是人們墮落的主因啊！賭徒的心理，做書的分拆起來，不外「惰」「貪」二字：

什麼叫做惰呢？現今時勢，找些工作做做，真不容易；便是有工作做的，也是勞力多而酬報少，那裏有像賭博的容易和窩心。什麼交易所，公債，標金，花紗……只要三言兩語，一眨眨眼，便可以發幾十萬，幾百萬的大財，就是我們窮光蛋高興的時候，打打一角累司的撲克，五元底的么半馬將，額角頭亮些，雪白燦爛的洋鈔，花綠綠的鈔票，也可以不勞而獲，源源而來；不是比任何的職業，來得容易，來得窩心麼？這便是賭徒惰性心理的表現。

賭徒的第二種心理，叫做貪。賭徒是沒有不貪的。未賭之時，想贏，既贏之後，想再贏；輸的時候，想返本。返了本，還想贏；這都是賭徒貪的心理，十人中九人這樣的，也便是失敗的主因了。要曉得人們生在世上，和打牌十分相像，牌有牌風，人有運

氣，是不可強求的。譬如牌風好的時候，任你怎樣去打，終爲和的，有時且出於意料之外，和出大牌來。要是牌風不好，任你怎樣本領，就是打牌聖手，也是要輸得屁滾尿流，兩手空空的呢。所以我們冷眼看人家打牌，便發明了人生的真諦，非常的相像呢。況且一個人，生在世上，必須互助，方才可能自立。譬如打牌的時候，上家能夠給你喫張，你還可以活命，有些和的希望；要是你在牌風不好的時候，上家老自釘你的牌，一張也不給你吃，你就糟了。這也像我們失意的時候，不但沒有人提挈，並且還要拚命地落井下石，你不是要哭也沒淚麼？所以打牌是人生處世的雛形，這一個哲學，當然可以成立了。況且人們生在世上，最要緊的，是知足兩字，知足，便是貪；貪字與貧字同形，貪的人，未有不貧；貧的人，也原於貪；賭之失敗在貪，做人的失敗，也在於貪，這又是相同的哲理了。

生意經

這也許是現代潮流吧？什麼四經——詩書禮樂——五經——易詩書禮春秋——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以及汲古閣本的十三經；在漢宋的時代，那一經不出過風頭，唐朝因為天子姓李，老子的道德經，莊子的南華經，也是紅了非凡。還有什麼心經，楞嚴經，法華經……都是和儒家的十三經，在中國的歷史上，佔了許多的地位，抱了一經，終身吃着不盡的，也不知有了多少。我們在鄉下地方的巨宅中，往往還可以見到「明經」兩字的橫額，和進士，狀元，舉人的橫額，互相輝映，說是巨宅的點綴品，還不是說是古物的展覽品吧。現在時代潮流所趨，明經的朋友，固然是時代的落伍者，不是老朽便是冬烘，沒有真像的餘地。就是捧新約舊約的耶穌聖經的，前幾年，幾乎岌岌可危，什麼非基督大同盟要來打倒耶穌聖徒

了。至於靠心經，楞嚴經，法華經，吃飯的朋友，民智既開，迷信必竭，那更不是生意經了；所以在下要來談談生意經。

不是生意經這句格言，是一位電影女明星所發明的，在下不敢掠美，預先聲明於此。可是這句格言發明以後，在下仔細研究，確實得到許多大道理來：在下不敢自闕，情願拿心得貢諸讀者，也許是那句格言的註疏吧。

(一)做正經生意，不是生意經；從前商人很注意道德的，所以有許多老店，貨色道地，童叟無欺，生意非常興盛。現在則不然了，貨不在乎好，價不在乎便宜，第一先要能「吹」，次之全在乎「欺」。甚麼叫做吹？便是大帝帝，洞洞洞，僱了幾個吹打手，鎮日價大打大播，震天價鬧着，那裏顧得聽者聒耳欲聾；否則寂靜地鴉雀無聲，那門前便冷落像荒墟一般；所以要生意興隆，不吹便不是生意經了。甚麼叫做欺呢？貨色只要花樣新奇，價錢貴些無妨，因為上海地方闊人多，價錢貴些，本不在乎此；

所以目下的賣買，一分二分的利息，是沒有人肯做的，起碼五分六分以至一角以上，也許利子倍蓰於本錢呢。要不然，這種時局，那裏可以開支，這也難怪他們的。從這樣說來，自然做正經生意的，不是生意經了。現在再舉一個例子：

(二) 不做投機，不是生意經：現在的中國，實在是一個大賭國，何以見得？試到上海各交易所去瞧瞧，人山人海，擁擠得水洩不通，營營擾擾，一副惡形惡狀的緊張空氣，使人頭昏腦亂，叫苦連天。甚至女子也擠在裏面投機，這種投機狂，不是國人嗜賭心理的表現麼？所以偌大一個上海市，日間固然有許多地方是賭市，夜裏，什麼總會，俱樂部，番攤，撲克，馬將，牌九，呼盧喝雉，一直賭到天亮，靠賭吃飯的朋友，不曉得有了多多少少咧！至於做正經買賣的，吃力弗賺錢，自然不喜歡做笨伯，就是吃生意飯的，也要吻合現代潮流，要從女子，金錢，性學三大原則上着想，纔可撈錢，纔是生意經，這是潮流所趨，難怪他們啦！唉！我們在上海地方瞧瞧，什麼戲院，遊

戲場，跳舞場，影戲館，大菜館，旅館等等，繁華富庶，真是承平的好現象，那裏曉得民生的艱難，國事的蝸蟻！古人說：『人貧世富』，真是現代的情形了。至於內地，也不同往昔了：有田的人，不肯自己去種田；有桑之家，不曉得去養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鎮日價只知道打牌，能夠真本實力去工作的，百人中不得一二，舉國若狂，中國不是成了賭國麼？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中國的現象，唯有投機兩個字，做了國民唯一的生意經；軍人要投機，教員要投機，商人要投機，一切職業，不帶投機性質的，都不是生意經啊！唉！這是中國的現象。

吃醋的心理

羅尼君說：『吃醋大約是女子某類性作用的一個專稱名詞吧！』的確，羅尼君是一位性學大家，所以能夠解證得這樣透澈。在下嘗想：女子是個人，男子也是個人，生理上的異點很微，心理上倒是大不相同，真是一件奇事。現在且拿吃醋的心理來講，便是大不相同，男子的吃醋，百分之九十九，不是好處；女子的吃醋，也許是件美德。雖然吃醋的原素，都是酸化作用，但是裏面的酸化物，性質很有些不同。我先拿心理學來研究：女子的吃醋，完全出於中樞神經，要保持兩性間的美滿情感，纔起了酸化。酸化的時候，縱然難免有爆發火光，打碎醋瓶的危險，可是酸化以後，愛情却深了一層，經過這回酸化的訓練，也許百練鋼化為繞指柔，因此棄邪歸正，馴如貓兒起來，不敢再偷別人家的魚腥，於精神方面，格外的窩心，格外的慰

貼了。我再拿倫理學來研究：我國是一夫多妻制的民族，討小，嫖妓，是沒有什麼希罕的；因此釀成了許多的罪惡，家庭的多故，男女的墮落，都是一夫多妻制的流弊。要是女子能夠吃醋，防男子的挾妓，討小老婆，軋姘頭，借小房子，不遺餘力，也是提倡女權的唯一法門。北齊的時候，父母嫁女，教之以妒，將相公侯，都不敢討小老婆；這不是吃醋在倫理學上的價值嗎？

的確，吃醋是女子的美德；女子不知道吃醋，不是黏液質女子的變態心理，也許其中另有蹊蹺。所以要測驗女子的善惡，便可拿些醋來試試，比什麼守宮砂，還要靈呢。可是吃醋的量過於大了，酸化的作用，過於利害了，也要鬧出許多笑話來。讀者諸公，也許自己明白，啞然失笑，在下毋許越俎代謀，你們自己必有記錄，不妨拿出來參考參考。在下不過鈔襲古書裏的吃醋笑話，寫幾條出來吧。蒲留仙聊齋志異，紀一個男子因為沒有兒子，便討了一個小星，大婦業已通過，不發生問題的

了。不料這男子第一夜進小星房裏的時候，那大婦心裏好像有塊石頭一般，總是放不下去，便躡手躡腳地跑了出來，到了小星房外，隱隱地聽見那小星呢呼「郎罷」之聲，不覺醋性大發，在牕外大罵道：「誰家「郎罷」給你喊！一慟倒地。原來福建人呼父曰郎罷，女子親呼其夫曰郎罷，也像陸小曼女士親呼徐志摩先生叫「大」一般，不過表示親愛吧了。這件事，人家說大婦未免太妒了；我說不然，譬如你老人家立在牕外，靜聽你的愛妻零雲斷雨之聲，你覺得怎樣？不要怪那位大婦的醋性太重吧！段成式酉陽雜俎，說晉人劉伯玉，有一天讀罷洛神賦，笑謂其妻道：『得婦如此，吾無憾焉！』劉妻大憤，便投河死了。袁簡齋先生說：從前有一個怕老婆的；一夕，夢見人家娶妻，說與他的妻子聽了，妻子頓時大怒，破口罵道：『你以後不許做這夢，老孃是不饒你的呢！』張敞說得好：『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我要大膽的改道：『吃醋之樂，有甚於畫眉者。』不曉得讀者諸公，以爲怎樣？

香烟

烟之爲物，吸之不飽，又不曾止渴，也沒有甜酸滋味，而人們嗜之若命，這個謎兒，誰也猜不透的！在我們中國，無論通都大邑，窮鄉僻壤，從官廳，學校以至廁所，水門汀公館，那一處找不出香烟，我們中國普及的事業，委實香烟要坐第一把交椅了！記得民二三年，海上某報插畫，諷刺乞丐的嗜吸香烟，題了首詩道：「鵲面鳩形劇可憐，雪茄香處尙垂涎，今朝乞得青錢五，好向街頭一品烟。」這時候民間吸烟之風，已經普及到乞丐階級，而香烟之價還廉，便可拿這首詩爲憑據了。按綏冠紀略裏說：旱烟在明季，始自呂宋輸入中國，吳梅村（偉業）目之爲妖；後百餘年，又有水烟，現在甘肅皋蘭的水烟，杭州的旱烟，都是特產，不曉得傳入中國，不過三四百年罷了。到了現下，紙烟代興，人人人口中，幾乎沒有一個不噙了紙烟，吸得烏烟瘴

氣，寶貴的金錢，似乎化了噲兒，一個一個的飛浮空中，歸於無何有之鄉；所得的成績，只有焦黃的齒牙和指爪，來作吸烟的標幟罷了。小學生教科書裏說的，甚麼烟能傷腦又傷肺，在小學生的眼光瞧過去，先生的腦和肺傷不傷，倒沒有憑據；先生的門齒和指爪，都已焦黃，吸烟有害，似乎有些可信！

據說紙烟是消耗品，所以應該抽重稅。目今內地的香烟價格非常飛漲，從前賣一百二十錢一盒的，現在要賣一百八十錢，或二百錢，可是在上海租界上賣，仍舊一百二十錢，或者僅一百十錢；而外國紙烟公司所出的香烟，價倒比國貨要便宜二三十文，這是什麼緣故？因此自吸烟稅增抽以後，國貨香烟的銷路，難免要受些影響；國人沒有愛國心，又貪小便宜。所以目今外國紙烟的銷路，一定比從前還要好，那裏會受打擊呢！這是在下調查所得的感言，恐怕關心到此的人，還是很少咧！

我們中國人真聰明，曉得香烟是民衆一日不可少的糧食，而價格又飛漲了一倍；於是偷稅的勾當層出不窮，變化萬端，就在下所知的，略談幾件罷。在下有一天從S市到N市去，見舟中滿堆了外商紙烟，幾乎弄得船艙裏沒有走路。在下十分納罕，因為S市固然是租界，而N市是內地，沒有印花的香烟，那裏可以登岸；不料到了明天黎明，船進了口，先在C埠停泊了一刻鐘，趁這當兒，船裏數百盒香烟，便僱了民船運去了。後來到了N市，只見軍警站立滿碼頭，檢查漏稅很嚴，那裏曉得他們偷稅的祕術呢。N市的紙烟稅，每月約在五十萬元以上，漏稅的大概也有這數；小小一個N市，紙烟的消耗，一年已在二三千萬元以上，豈不是一件驚人的事？據紙烟稅局裏人說：專門業偷稅的女子，約計有一百數十人之多；有老的，有幼的，有蠢的，有醜的，每天往來S、N兩市，一月也可得三四十元的收入。有的裝做懷孕，有的裝做駝背，大腹便便，偻僂而行，調查員執一條鞭兒，見有形跡可疑的，以鞭

響其周身，聞有聲撲撲然，便執而付局議罰；被執者必號陶大哭，不是說夫死子幼，便是說子然一身，不能過活，出此下策，恩請減罰。說罷又大哭起來了。罰得之款，七成給調查員，二成局員均分，一成歸公，所以調查員沒有不竭力服務的，天天有偷稅的捉到局裏來。這是N市的情形，舉一反三，別的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

消耗香烟的機會很多，最重要的是敬客，實則以害物強制執行請客人吸，便是大不敬。即在推廣外貨，提倡奢侈上說來，也非正當之道，所以在下竭力反對香烟敬客這一回事。次之，吃飯點心之後，心煩意亂之時，都有推廣香烟的機會。至於賭窟，堂子，酒樓，劇場……等等，也是香烟唯一的消耗所，所以香烟的勢力，便普及於全中國了。現在有一種時髦人，因為香烟價格日高，便改吸了板烟，據說板煙出於英國寶漢地方，也是外國貨。寶漢地方的人民，除當兵外，便是製造板烟，猶如我們山東人除當兵外，惟有種田或結草帽緹一般。現在中國時髦朋友，提倡吸板烟，倒是中英親善的預兆呢！呵呵！

睡覺

我說睡覺是一件工作，——是人們一件最大的工作，——也許有來反對的人；說人們早起于于，或的求名，或的來利，熙來攘往，唯日不足，纔叫做是工作；到了睡覺的時候，混混噩噩，無知無覺，難道睡覺是一件工作麼？在下笑道：睡覺確是一件工作，我可舉出幾個理由來：

(一)生理上的理由：人們在晝間，用了五官，四肢，百體來工作，自然覺着疲勞，一定要用休息，睡覺來調劑，方才兩得其平，沒有害處。譬如像歐洲怪傑拿破崙，精力過人，辦事不覺着疲勞，也要至少每天睡了兩三小時；此外之人，那有日以兼夜，毋須睡覺的人呢。因為一個人在日間做事，要耗費數十萬的細胞，睡覺便是細胞的工作，我們睡覺後起來，覺得精神舒爽，便是腦海裏造成了數十萬新細胞的緣

故，還有消化，循環等工作；睡覺時候實在要比晝間來得起勁。所以在生理上說起來，睡覺確是一件工作。我們在睡覺的時候還可以得着許許多多有趣的工作。譬如沒有嘗過做官滋味的朋友，也許願指氣使，一呼百諾，嘗着了做官的滋味。沒有發財的朋友，也許挖着了金窖，中着了頭彩，討小老婆，坐汽車，住洋房，吃大菜……種種富翁的滋味，都嘗着了。我們營營終日，勞勞一世，恐怕萬人中沒有一二個人做到這樣的工作，在睡覺的時候，不妨在華胥國裏，來做做這樣的工作。所以睡覺的工作，倒比醒時的工作，有趣不少。好在目下時勢，委實和在華胥國裏做工作一般，我勸走馬燈裏的朋友，不妨作如是觀吧！

(二) 法律上的理由：睡覺是人們的自由，法律當然不能干涉的。老爺，少爺，太太，姨太太，抽烏烟，打牌，做賊的朋友們……在晝間睡覺，在人家睡覺的時候起來，也是他們的自由，誰也有力干涉他？況且他門在人家睡覺的時候，都要來做正當

的工作；就是在他們睡覺的時候，也是起勁來幹那件的工作；所以在法律上，當然沒有問題了。我友黃先生，僱了一個女傭，還算有幾分姿色。有一天，隔壁來了一個流氓，據說是姓應的，不曉得怎樣一來，那位應流氓，竟獸慾衝動起來，硬拉了女傭來強姦，女傭那裏肯服服貼貼，給流氓來作踐，便大聲喊了起來。黃先生爲了主僕之情，把流氓送官究辦；那裏曉得是位瘟官，不講公理的；說這種事情，在國際法律上，不叫做「強姦」，叫做「睡覺」，便拿流氓無罪開釋。唉！在下說睡覺是一件工作，不是找着了一個絕妙的憑據麼？

(三) 性育上的理由：性育是現今最時髦的科學，位在德、智、體、三育之上，在下這篇大作，要使看官們窩心，當然須從性字上做文章了。在下有一位朋友，生平最講究的，便是睡覺問題，甚麼銅床啦，電褥啦，鴛衾啦，涼簟啦，點了電燈，灑了香水，真是有色有香，佛見了也要動凡心咧。有一天，在下問他理由，他說：人生在世，一半

是在臥榻裏討生活的，要是富貴多病之人，恐怕一生四分之三，是床上的生活呢。那末，這張臥榻豈可不講究麼？還有一個最大的理由，便是銅床，電褥，夷衾，鴛枕等等；是睡覺的工具，和性育上有很大的關繫。有一位博士，視性交是人間第一的工作，大概承認睡覺是一種工作的；所以睡覺對於性育，便發生了許多的關繫；睡覺的方式，睡覺的藝術，睡覺的利弊，睡覺的歷史，都很有研究的價值了。唱戲說書的朋友，是靠著嘴吧吃飯的；拉黃包車的朋友，是靠著兩腳吃飯的；打街拳的朋友，是靠著兩手吃飯的；妓女和那位博士，便是靠著睡覺吃飯的；不是睡覺和性育有密切的關繫麼？

人們的睡覺，大概多在夜裏。烏龜，蛙，蛇，蝙蝠，燕子等等；到了冬季，終日價不動，不食，不死不活，長睡覺起來，一直到了春夏之交，方纔醒轉來；飛的飛，走的走，爬的爬，度牠們的生活去了。我想現在米價這樣高，百物都飛騰了價，要是人們到了冬

天也能夠，長睡覺了四五個月；到了春天，再醒來做人，不是一年裏要省了幾個月的開銷麼？況且我江浙兩省，自從齊盧兩位開了先例，打仗的勾當，倒像夏秋兩季發「間歇熱」一般，委實弄到民窮財盡，不曉得怎樣的結局？要是人們也像爬蟲類能夠「冬眠」，不是可以暫時休息休息，高枕做幾個月的陳希夷？在下這幾天，吃過了中飯，便來學學陶淵明的北牕高臥，似夫成了癡了。雖然朽木不可雕也！倒也一枕橫梁，自有樂趣。可恨床下螞蟻鬥得很利害，往往驚醒了我的好夢！今天想做篇稿子，還沒有寫了兩個字，只覺兩隻眼睛重重地要闔了攏來，不由我擲筆而起，屁股倒在床上。忽然想起一十年前，先叔父瞧了我夜書讀得倦了，面上露出要瞌睡的表情來，上身霍然向後一仰，險些兒從高檯上跌下去，小口中又不住的打呵欠。先叔父笑道：這是睡魔作怪吓！睡魔的屁股，坐在人們額上的；睡魔拿了他的兩隻脚，踏了人們的上眼皮上，不住地壓了下來；這個當兒，人們便覺得四肢無力，骨軟

筋酥，眼兒慢慢地合了攏來，昏昏地要打瞌睡了。說吧，叔父的手，在我的小額上，輕輕地打了幾下，說瞌睡鬼已經一個筋斗，落在地上了。果然我便蘇醒，又琅琅然讀起書來，今天在下也來採用先叔父打倒瞌睡鬼的方法，去試一下子，結果，終被瞌睡鬼屈服了。唉！人人額上的瞌睡鬼多着呢，說到打倒兩字，真是一件難事啊！

中國底祕密黨

祕密黨會底組織，必有悠遠底歷史：十七八世紀的時候，不曉得什麼叫做主義；所以都帶了神怪底色彩，以號召愚民。後來民智皆開，人事紛繁，而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又起來魚肉良民，法律失效，呼籲無門，做小百姓的，因為要保障個人生活起見，這便是祕密黨會組織底動機了。其或國家亡了，銅駝荆棘，起了故國之思，抱了遺民之痛，發了艱難孤憤底苦心，以謀光復舊物；於是集合同志，私訂規約，於其宗旨組織，秘不公布，這也是祕密結社底主因啦。可是承平之世，也不免有祕密結社的：譬如像我國的大刀會，哥老會，白蓮教，三點會，紅槍會，以及青幫，紅幫等等；豈不是有很悠遠底歷史，很偉大底潛勢力麼？講到外國，祕密黨會，也是很多很多：當蘇俄還沒有成立，俄國是最專制底帝國，哥薩克底軍隊雖利害，俄國底偵探雖密

布，但是虛無黨人如入無人之境；要不是秘密黨會組織的完備，那里至此新大陸底美國，誰也知道是世界上最富強底國家；可是國裏秘密黨會也很猖獗，什麼三K黨，不是常常見於報紙麼？據說我們中國留學生，入三K黨的，固然不少；入了紐約地方所秘密組織底A L黨，F F黨的，也大有其人咧。意大利也是世界五大強國之一，國內除公開底黨外，也有許多秘密黨：什麼黑衣黨啦，泥匠黨啦，燒炭黨啦，偷摸摸，也未嘗無主義，未嘗無組織，不過都是秘密黨罷了。

從前山東，直隸，河南一帶底大刀會，哥老會，是沒有智識的人幹的，所以鬧了許多仇教案子。清季運糧水手，分佈在運河，淮泗之間，成了青幫，紅幫，蔓延到長江一帶，雖然沒有政治意味，他們的勢力，委實不小！嶺南底三點會，洪門會，不曉得的人，還以為是幫中底別派，也許是江湖星相者流，保障職業底一種組織；其實都含了革命底性質。一說是復明覆滿底秘密結社，一說是洪楊底餘裔；何以見得洪門

會底洪字，是影朱洪武底洪字，或洪秀全底洪字；洪旁有三點，三點會便是洪門會底同宗，都有革命底意味呀。就是國民黨底元祖興中會同盟會，在清季也是一種秘密黨會，因為主義純正，黨員都是飽學有識之士，所以能救垂危的中國啦。

我國民風强悍底地方是很多的，南邊人又是迷信的很深，因此利用這兩種國民性，到處便有秘密會黨發現；有的帶了游俠性質；有的帶了宗教性質；甚麼八卦教，紅燈罩，同善社，大秘教……都鬧了不少的把戲。到現在，無論通都大邑，窮鄉僻壤，各種秘密會黨，勢力還很大咧。咳！民生問題一日不解決，秘密會黨是換湯不換藥的，斷沒有剷除底希望呢！

滑稽墓誌

在下性喜胡謔，從學生時代到目下，不曉得胡謔了幾千萬言；不單是看官們讀了要嘔出隔夜飯來，便是在下自己在報上霍的見了大作刊出來，也是慚愧無地；所以要用許多化名，便是這個道理。古人說：「文章自家好，老婆人家好」這句格言，在下是老不佩服的。可是有許多不識相的朋友，間間接接，探聽到在下常有許多稿子，在報上出醜，便拱拱手來贊美我一番。其情可感，其知我還不深吓！在下常常署名L H生，便是 Literary hack 的意思，說並不是名山的巨著，實是文字的苦工吓！要是在下的作品，不是麵包的作品，是文豪的作品；那末，在下應該登個賣文廣告，甚麼壽序墓誌一百元，詩詞小品二十元，楹聯每副十元等等；豈不是比投稿寫意的多麼？不過話要說轉來了，在下的作品，雖然蕪陋，人又卑微，那裏有闊人

來給你捧場，自然難得序壽之資，更難攫諛墓之金了。不過時或秋令，交是亂世，死亡的人，一定很多，所以聊訂一個通融辦法，特別優待顧客，撰成了幾篇墓誌，以供給大人先生們的採用便了！

(一) 跋扈軍閥 你們在活的時候，不曉得天理良心，殺人盈千累萬。現在呢，你來了嗎？也有這一日。你的骨還未寒，你的兒子狂嫖濫賭了；你的妻妾鴉飛雀散了；你在地下，看了怎樣？

(二) 投機分子 你長眠了麼？你在九泉下，碰着了吳三桂，李文棟，洪承疇；……沒有他們和你談些什麼，我不知朝秦暮楚做蝙蝠的滋味，你現在可知道了麼？

(三) 守財虜 你不要棺材裏伸出手來！要是閻羅老子將你所搜刮的家財，溶做液質，從你口裏灌了下去，你活的時候，嫌牠太少，這時候要嫌牠太多咧！

(四) 醫生 你老人家能夠醫別人的病，救別人的命，怎麼不能夠醫自己的

病，救自己的命呢？難道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嗎？

(五) 勢利小人 你現在不能夠面部表情了！在你活的時候，我們瞧你的面部，好像一個寒暑表，隨着炎涼而現變化的。現在你老人家閉了眼，不能裝鬼臉了；硬了四肢，不爲脅肩諂笑了；閉了口，也不爲拍馬和吹牛了；真是固一世之小人也，而今安在哉？

(六) 棺材店老闆 你老人家出售了一世薄皮劣貨的棺材，掙了不少的錢財。到了現在，不過算你老人家的棺材厚些吧了！這也許便是你稱心如意的！

第七輯

(荀子著作)

兩個絕妙的對妻的稱呼

在咱們中國，一般人對於妻的稱呼，似乎多少帶一點神祕的色彩。他們儘管在床第間愛好得甚麼都可以喊出來，可是一到了人前，或父母兄弟姊妹之間，他們雖然明明是一個堂堂七尺之軀，對於妻竟至不好意思叫她一聲。有時真正不可避免非叫不可了，至多至多，在嘴裏打一個轉，硬逼出一個「喂」來！

如果他們賢伉儷生殖力很強，一年半載，添了個阿貓或是阿狗，那末這才稍稍自由，可以援「先遠歷代考妣宗親」以及東鄰西舍的舊例，大大方方的叫一聲「阿貓的娘」或是「阿狗的媽」。如果這一對夫婦竟變不出一個小把戲來，那簡直沒有辦法，祇好讓你忸怩着從「喂」而終！

這都是指對於妻的直接稱呼而言，至於簡接的那是曾經見過經傳，通常總

是用一個第三人稱，少數的，陰性的，人稱代名詞她字來代表，這個她字雖然用法很廣，絕不限於用在你的老婆身上，但聽一聽你說話時的聲調，看一看閣下的神氣，和你說話的人便馬上會知道這個她是指的和你夜夜同床共枕，叫你也叫「喂」的那個她！

我這人很不長進，專門和一般舊社會中的家庭接觸，以致於所知道的各種玩藝兒，都是些十九世紀的殘餘的遺骸。聽說現在已經是二十世紀了，有許多許多新式的文明人對於妻的稱呼，完全和我所知道的不同！他們的稱呼，着實新鮮有趣，叫做甚麼愛人！有些人還要古怪，叫他們的妻「我的親愛的小綿羊」，「我的瑪麗」，「我的甚麼甚麼」……字數太多，又不大順口，花色雖然很多，可惜我一時記不清了！

據說這都是花旗貨，新近由甚麼飛爾生總統號大洋船裝運來的！這是我的

一個朋友聽他親戚陳保羅說了來告訴我的。大約是飛爾生吧？無論如何這隻大洋船上面總有一個生字，總統二字也是有的！我記憶力很壞，不大記得清了！簡直被許多洋名字鬧昏了，嚕嚕嚕嚕說了幾大段還沒有到題。帶住，帶住，不管三七二十一，下面讓他言歸正傳罷：

我現在要介紹兩個十分別緻的對於妻的稱呼，這兩個稱呼的出產地，是在皖北的一個縣裏。這個縣是我的故鄉，說出來有點難為情，恕我不宣佈了吧！在我的故鄉裏，丈夫對他的妻，會稱之曰「包手巾的」又曰「燒鍋的」這兩種稱呼，直接間接皆是一樣。譬如孩子哭了，你可以對你的妻說：「包手巾的，給他吃奶喇！」客人到你家裏來，偶然看見你的尊夫人，便問道：「這是那一位？」你很謙虛的回答說：「是我的燒鍋的，醜得不能見人喇！」

我們這縣裏，是唐代詩人張籍的故鄉，在理應該不致於在夫婦之間，產生這

樣難聽難看毫無詩意的名稱來！拿出來和我的親愛的小綿羊一比，簡直一個是花旦，一個是大花臉！不過你也不能小覷了我們，我們的稱呼有我們的立腳點。皖北婦女多用頭巾，頭額和兩頰大部分包藏得很嚴密的。用頭巾的原意，一方面固然因為夏天可遮太陽，冬天可禦風雪，但另一方面却是守着古訓，不像你們上海人這樣拋頭露面的！因為婦女帶頭巾，老婆的稱呼便依據事實叫做包手巾的，這似乎很有歷史上的根源，並且這個稱呼也樸實而有三代以上的遺風，雖然我們不能否認他是很難聽和難看的。

至於燒鍋的，我以為更有意義。燒鍋二字隱隱的含有「女主內」及「親操井臼」的意思。婦女主持家政，井臼自操，是聖人的教訓，所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工裏面的工便是指燒鍋一類的事體。所以燒鍋的這個稱呼着實不錯！倘若你從字義上澈底研究，說不定還能夠多少發現出一點東方文化的精彩來呢！

我的妻，她既不燒鍋，又不包手巾；我自己也不是在故鄉生長大的；但實在讚賞這兩個稱呼的佳妙，並且還因為要提倡東方文化，所以我在早晨起身時往往對我的妻這樣說：『包手巾的 Good Mornings』有時從外面回來，我也常常這樣說：『燒鍋的，你身體可好呀？』

吃了麵包以後

吃了麵包以後，
閒着無聊難受。

寫一點東西，

混些銅錢到手。

到手，

到手，

明日請君喝酒，（如夢令）舞台上的小丑說：『城裏人吃的是油，穿的是綢，住的是樓；鄉下人吃的是素，穿的是布，住的是一張小小的舖！』此可想見城裏與鄉下生活的一般，其言雋永，可深尋味也！

有自稱某某山人者，持刺往謁某君，某君曰：『你是山人，何不到山裏去？』此君的談話，真痛快之至！咱們中國，這種山人和甚麼居士之類，實在太多了！

在學校裏，在無論甚麼學校裏，一切青年男女，都受着幾個阿拉伯字的支配，59 58 可以使你悲哀，失望，甚至於自殺；60 61 或 90 100 便馬上會叫你盈盈含笑起來！我真不懂如此簡單的幾個數目字他的魔力能這樣驚人，這樣偉大！好像吳稚暉先生曾經說過：『人類的屁股上，要裝上個機器才好！』我以為這種事，或許能及身見其實現，科學的命運，絕不是我們這些有眼睛而看不見的瞎子所能推算的！

南京人罵道：『口儻媽的！』上海人罵道：『口那格娘！』清江人罵道：『口親媽媽的！』廣東人罵道：『丟那媽！』奉天人罵道：『媽儿巴子！』南北東西，一切軍民人等，罵人的藝術，皆以『生我劬勞』的母親大人為對象，好比運動場上的賽跑一樣，任是誰人，其目的皆集中在一個小小的終點！誰說中國人沒有同心協力的本能？

朋友，你試一方而拿一把鏡子照着，一方面將面部的肌肉緊張或是收縮一下，看罷，所呈現在你眼前的，倒底是一個甚麼鬼東西！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古人雖不懂科學，說出話來却有科學的意義。

聰明人說：『你不要太熱心，也不要太不熱心！』朋友，一條大路，你切莫站在起點，也莫要站在盡頭，最好是二者之間。此中庸之道也！

老頭子是老朽昏庸，小伙子是少年浮躁，祇有不老不少的中年人最幸運，我們把中國成語大辭典翻遍了，總尋不出對於他任何不客氣的字句。此益見中庸之道的可貴也！

「有錢能使鬼推磨」錢可通神，鬼神且如此，何況於人乎！

孔二哥沒有鬍子

今天偶爾閉門却掃，下韓攻書。我先讀四書五經，繼讀豈有此理，最後讀到一本明朝陳繼儒著的眉公羣碎錄。陳繼儒真是一個妙人，在這本小書上，他告訴我們，他豈腐是何人發明的，尼姑庵是甚麼時候才有的；他把竈神介紹給我們，他說：『竈神姓張，名禪，字子郭。』他又說古時候有個大胖子名叫孟業，有一千斤重，又有一個長子苻堅，身體高至一丈九尺，還有個比金瓶梅上武大郎還要矮的矮子，叫做張仲師，身體的長度，祇有二尺三寸。

這些不算稀奇，最稀奇的就是他說我們的大成至聖先師孔二哥沒有鬍子！他以為孔子的畫像上有許多于思于思的東西，是很錯誤的；他並且舉出孔叢子上面的話，證明他不是人造謠。

孔叢子：『子思告齊君，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子思是孔二哥的孫子；一個孫子說他祖老太爺沒有鬚子，這大概不是不可信的事，在個人沒有鬚子，無論你如何鎮靜威嚴，神氣似乎總欠點十足；大約這位孔二哥當初就吃了嘴上無毛的虧，不然，何致周遊天上，老尋不到一個相當的工作？何致跑遍了列國，終無一個國王看上他？『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這也許是孫子的袒護遮蓋的話吧？

吳老頭子所著的中山年系中有一段話說：『康有爲者，長先生數歲……彼蓄長鬚，自號長素，卽自比素王，取賢於孔子之義。後乃割鬚尊孔，便於保皇，已非其本來面目矣。』康有爲先生大約很知道孔二哥是一個沒有鬚子的人，否則，他尊孔便尊孔好了，何必要割鬚呢？剃了鬚子和孔二哥一樣，這種尊孔才是聒聒叫的尊孔！孔夫子是古人，康有爲是死人。有鬚子的活人我不敢開罪，沒有辦法，祇好拿

沒有鬚子的古人和曾經割了鬚子的死人來談談。我實在希望天下太平，實在怕招惹是非，古人死人本無足談，無足談而談之也，是沒法區區苦心，尙祈讀者見諒。

新花樣與妖精打架

一個朋友跑來和我說：「真倒霉！昨天晚上我在四馬路的道旁走過，有個衣服很襤褸，面孔很醜的人跟在我身後，口中念念有詞，不斷的說道：『新花樣，要不要？』我心裏想道，甚麼新花樣，莫非他是甚麼蹩腳綢布莊裏招攬顧客的？我一時好奇，就和着他一同前走，一到到了個小弄堂裏，他停着脚步，說道：『我給你看！』一面說，一面從破衣袋內拿出一本六英寸大小的小冊子，揭開來，放在我的目前，我凝神一看，噫！原來是紅樓夢上傻了頭所說的那一對赤條條的妖精在打架！」

我這朋友是個新時代潮流中的落伍者，他眼光淺薄，一動便大驚小怪的鬧起來。他簡直不知道這條四馬路上，除妖精打架之外，還有甚麼水發售！

其實妖精打架，是最普通不過的事。世界上一晝夜中也不知有多少萬萬人

在打這種妖精打的架！我中華民國從盤古開天闢地以來，一直打到現在，結果却打出四萬萬「神農黃帝之苗裔」稱爲世界上東方最文明的民族。

歐戰後的法國，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他們都因爲國家的人口太少，曾經由政府明令頒布獎勵妖精打架條例。因此法蘭西的文明男女和扶桑三島上的大和之魂，便很自由自在的努力打架；有時還請我們中國的華工和留學生幫忙去打，聽說現在成績很好，小國民的出產率，已經超出過去的記錄了。

世界上最著名的人口學者馬爾塞斯的研究室中，主要的問題便是妖精打架；幾年方到中國來演講節制生育的那個山額夫人，她對於妖精打架的各種科學方法，最有心得，著的書很多，是一個新大陸妖精打架的專門學者。在我們中國，古時候有個孟軻孟夫子，他對於此道，提倡不遺餘力，他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因此後人打架而無成績者，便不得不重行找一個來再打！他們說，不再打，便無後，

無後便算不孝，不孝那還了得！最近有個性學博士，是一個用科學方法來研究妖精打架的學者！他發明了一種甚麼水！這種水據說很有意義，其意義與牛頓發明地心吸力一樣的有價值！他這人很有名，是一個甚麼水中的哥崙布！

一個用科學精神治哲學的朋友說，古今中外，一切的文化，都是由妖精打架打得出來。妖精如不吵架，人類便要絕滅，人類絕滅，那裏還有文化？我們可以說一切科學家，哲學家，詩人藝術家，宗教家……都是由妖精打架打出來的。他們打得好，便打出孔子，耶穌，拿破崙，蘇格拉底，悲多汝，哥德，莎士比亞，牛頓，林肯，俾士麥，愛因斯坦，袁世凱……打得不好，便打出一般賣國賊，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小蹩三，白痴……舉個例，譬如……說出來得罪人，不說了！

如果妖精不吵架，便是妖精的本身，也不會發生。亞當，夏娃如果當時不高興打架，那裏會有現在這種恩格羅薩克遜民族的帝國主義者！這個道理是很明顯

的。

一國之內，妖精打架如果打得很妥協，便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所以古聖人說：『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國家才可大治；反之，打得不妥協，或想打而沒有得打，那便糟了；舉個例，吳三桂因為平常和他打架的陳圓圓被人奪去，他就氣得三尸暴跳，七孔生煙，結果把明朝亡了；清朝的順治皇帝，也是爲了妖精打架的事，看破一切，棄了天下做了和尚！一部詩經，起碼有三分之一是頌贊和諷詠妖精打架的事；東西洋一切文學藝術，其立腳點也有一半立在妖精打架的範圍內的。所以任你說得天花亂墜，說甚麼海枯石爛，此情不磨。說甚麼羅丹的雕刻，說甚麼曲線美，反正都是妖精打架上面的事。

上面最後的三段話，都是我朋友的意見，究竟拿科學精神來研究的學的人，無論如何，總是更加澈底些。科學家最忌多說話，不要再說了，做個簡單明白的結

論罷：

妖精打架爲一切文化之母，世界上一切人類都由於妖精打架打得出來。且……再說下去，不科學了，爲保持科學的精神起見，「且」字以下的話暫缺。

「八十四」姑娘

不知道是甚麼緣故，中華民國的歷史上會有這許多關於數目字的記載？朋友，你看「五一」啦，「五四」啦，「五九」啦，「五三〇」啦，「六三二」啦……多着呢，倘若我們來精密的統計一下，這統計的結果，一定能夠叫你這樣說：「歎觀止矣！」

我常常四處問人：何以近年來數目字這樣的出風頭？他的魔力何以這樣的利害？從前不是沒有這種事情嗎？他們以為我是馱子，很俏皮的騙我道：「何以！那個知道「何以」呢？大約中國要亡了，我老是碰他們的釘子，祇好不再開口，但心裏想：這種數目字一天一天的多起來，終究有點不妙！」

我是一個很愛國的人，生怕這種數目字太多了，中華民國的身體上要十分虛弱起來！我正在為這事疑慮不安，朋友忽然來報告說：「大事不好了！上海南京

路上發現了「四五六」了！我更不安了，沒有辦法，祇有勉強的說了一聲再探！

沒有幾多時候，探子回來了，他急急忙忙的說道：「這真不好了！某大學裏又發現了個「八十四」！」

那個某大學是我的母校，這簡直是「變生肘腋」，那還了得！我剛要親自出馬去調查這事，恰巧一個還在母校念書的W君來看我，我便趕快問他到底是甚麼一回事，他哈哈大笑，說道：「你怕得這般模樣！告訴你吧：四五六是我們校裏的幾個前任的教授合開的一家飯店，八十四却是校裏很漂亮的一位女同學，我們總喊她：Miss 84！」

W君繼續的告訴我說：「八十四姑娘是女同學中很美麗的一個人，她出入學校，總駕駛着一輛亮晶晶的摩脫卡，因為她那摩脫卡上面的號碼是八十四，起初，大家不知道她的名姓，便喊她作八十四，久而久之，八十四的名遂叫開了！」

得了W君的一番解釋，我才知道甚麼「四五六」「八十四」都是很好很好的東西，並且和那些「五一」「五四」等都沒有關係，也絕沒有危險，我這才把我放不下的心放下了！

W君問我：『你從前在學校裏的時候，可有聽見過關於數目的故事？』

『沒有！』我說。

『想想看！』他逼我。

我用心想了一會，竟想起一個與數目有關的人來了。我說：有了，有了，從前有個「二百五」！

不要開玩笑，真的嗎？『誰騙你！他住在學校的後面，是個種菜的，姓趙，怕老婆怕得要命，他的名字就叫二百五！』

W君終不信我的話，其實真冤枉，我這人是向不扯謊的。並且W君也太淺薄

嗎？了，難道數目字祇有姑娘小姐和飯店能夠用來做名字，我們的老趙便沒有資格

女教員們

一個年青的學校裏的教書匠說：「一提到女教員三個字，我的心裏便覺得親切有味！」又有一個他的同行說：「豈但親切有味而已，她們簡直是快樂的女神！一個學校，無論男的或是女的，如果裏面沒有兩個女教員，那這個學校最好是遷移到外蒙古去，率性讓他開設在沙漠的中心裏！」

真的，女教員着實有點神秘，我們對於她們神秘的所在，是應當承認與贊美的。不過，像這兩位教書匠的言論，未免近於大驚小怪！老實說，他們的資格，恐怕還要交付審查；他們經驗淺薄，以致于說出這樣使女教員們聽了要看不起你的話來！

鄙人雖曾混跡仕途，但實際上却是靠一枝粉筆吃飯的人。從民國十三年以

來，我先到滁州，繼至海州，更由蘇州跑到杭州，現在我又到了湖州，不是吹，我簡直足跡走遍了五大州！你想這五大州的地方有多麼大，在這裏面跑過來的人，見聞還能說不廣闊嗎？所以有人尊我為學校掌故大辭典，我也受之無愧！

現在我正在隱居，清秋無事，朋友們強迫我說一點女教員的故事，我想這種故事那個有我熟悉？說出一點給他們聽聽，也使得不能像名流一樣，你說了話，有人代你筆記。一番拉雜的閒談，自己講，自己記；現在記下來登在青光上，目的是在騙幾個錢打黃酒喝。

下面所說的一切，我要在此鄭重聲明，祇限於我的幾個女朋友之做女教員者，其餘的女先生們，我是不敢有半個字的批評的。方今女權發達，婦女協會林立，我難道胆大包天，想吃官司不成？所以我要預先聲明一下，免得手續不清，弄出亂子來。

女教員們大都喜歡哭，教務會議席上她的提案通不過，教室裏一個學生的強辯，或是同事們偶然的小口角，結果都足以使她們回到自己的房裏，睡上床，蒙起頭來嗚嗚的哭一場；有時一個要好的女同事走來勸慰勸慰，勸慰的效果却常常叫她格外哭得凶，並且常常叫來勸的人，也紅了眼睛走出去！

哭之外便是吃。我尋不出甚麼歐美名人的格言來做我說話的後盾，但我敢主觀的說，女子的食慾，似乎比男子發達一點。女教員們對於吃這一項，恐怕她們用費的預算表上，是要很精密的列入的。午後放了學，或是星期日，我們總看見她們結伴上街，回來時，手怕內滿滿的包着一大包，衣袋裏填塞得凸出一大塊，簡單說一句，她們個個人滿載而歸！我在海州時，有一位女同事告訴我，她每月的薪水，起碼有三分之二是花在吃上的，學校視學員可惜礙於禮法，不能到女教員的臥室裏面去參觀參觀，如果能夠打破了這禮法，走進去看看，一定能在她們的床前，

桌下，發現出很大的奇蹟來！

女教員們大啖細嚼之餘，有一樣附帶的工作要做的，這便是互相批評，批評男教員們的一切行動，她們你一句，我一句說，某人愛漂亮，衣裳穿得講究啦，某師母難看得一場糊塗啦，某人怕老婆啦，某人有點不正經，看起來來眼睛滴溜溜的，轉啦……接着一陣哈哈大笑，甚至你打我，我扭你，弄得馬倒人翻，少焉，桌椅狼藉，食物吃完，談笑亦告終止，於是各回臥室，有的預備明天的功課，有的結結頭繩的衣物，有的還要振起精神，太寫其情書而不止！

愛好二字原是女人家的本能，女教員們當然不是例外。通常在裝飾上女教員們最注意最考究的，要算敷粉。粉如何上臉，如何擦得白，不露痕跡，這都是她們很切要的問題。並且她們敷粉，敷的次數，是特別多的。每一次上教室，每一次出席會議，每一次到街市上去，都要敷一次粉的。如果有參觀的人或是視學員到校裏

來，這要算是例外，遇到這種重大的時機，敷粉一事，是要加工揣摩，雙料擦白的！

女人家多喜諱言年歲，本來已經二十了，她總要說是十八或是十七。這種事實，在女教員們的中間尤為顯著。我所說的許多女教員中有一位馮女士，她的芳齡，不大不小，剛剛再過兩年，便做三十大慶。其實年歲大一點，便大一點好了，那個人吃了飯不添歲數，睡在搖籃裏的小妹妹，總有老大的一天！可是這馮女士偏不服老，逢人便裝出嬌小玲瓏的樣子來！她總想有一個機會能在男教員面前表示她着實正在青春年少，正在處女的黃金時代；可是這總有點羞人答答的，終於沒有啓齒表白的機會！有一天她實在忍不住了，便在幾個女學生面前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今年纔二十一歲！』幾個女學生也實在知趣，便含笑着說：『馮先生，你真不像二十一歲，我們看你祇有十八呢！』馮女士這一喜非同小可，從此以後，無論一舉一動，總格外表現出她處女的矜貴來！

還有一位申女士，我可擔保，她實在祇有十八九歲！她許多幼稚滑稽的舉動，與她蒙養園主任這種職務，剛剛適當合拍。不過她似乎太頑皮了！她有一次坐在馬桶上和人談笑，談到起勁的地方，她便拿着那馬桶蓋當作小孩子玩的鐵圈在房內團團轉的滾起來！

這兩位女教員，我對於她們的印象比較深切些，所以我特地將她們的貴姓一併介紹出來。

鄙人足跡遍五大洲，教鞭也拿老了，肚子裏的奇聞異事，一時也說不完，本文以篇幅所限，祇好暫止於此。此後若有餘暇，當作個下回，分解分解。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妻，她對於我這篇文章，供給了許多新鮮的材料。

小妹妹

哥哥真討厭，一天鬧到晚。昨天被媽媽打一頓，哭了起來。小妹妹心裏想，好端端的一個人，爲甚麼一打就哭起來？

小妹妹對於這個問題，已經想過好幾次了；後來居然被她得了個結論。

小妹妹的結論是：「人是要打一頓才哭的。」

姊姊今天不知爲着何事在嗚嗚咽咽的啜泣。小妹妹跑過去問道：「那個打你的？」姊姊不理她，又跑去問媽媽：「你爲甚麼要打姊姊？」媽媽說：「沒有呀，那個打她的！」小妹妹心理真疑惑：「姊姊這人真奇怪，不打也要哭。」

媽媽說：「不要動，擦點雪花膏。你看姊姊也在擦，臉上多麼白。」

大家一陣出去玩，走過一月肉店。肉案前的鐵鈎上，懸掛着半個新殺的肥豬，

洗刮得真乾淨，雪白粉嫩；

小妹妹很驚異的說道：『怎樣豬身上也擦雪花膏？』姊姊們都笑得要死要活；

小妹妹心裏倒有點不願意，自己想：難道又不對嗎？

紅公雞：尾巴拖，三歲娃兒會唱歌……

第八輯

(天干著作)

睡眠工作

我們金山縣，自七月十八日起，至三十日止，教育局開辦黨化教育講習會，召集各區小學教員，上海請了四五位講師，大講其黨化教育，俾這般教授先生，知道些黨化教育之意義和實施方法，以效力黨國，意至美也！

聽講的人不多，只有四五十人，合全縣教職員的總數，比例起來，恐不到八分之一二呢。大概因天時炎熱，聽講又沒有錢進帳，所請的講師，又不是赫赫大名的所謂名人；所以聽講的人並不見得多。

有一天，項教育局長演說，還帶點兒訓話的意味！他說：「……：……：……：望諸位晚上早早兒睡眠，勿要半夜還在外邊乘涼，九十點鐘，還在茶館喫茗……：……：要知睡眠工作，也很重要。……：」

「睡眠工作」這四字個的確是新鮮名辭，莫怪聽者要引起一種驚奇。睡眠工作，究竟是那樣的一種工作呢？工作的甚麼可惜項局長沒有說明！

這種工作，是否工作，很是難說。照工作二字的意義講來，須勞心勞力才可稱工作，現在睡眠，不知勞甚心勞甚力？

疙瘡

俗諺說：「矮子肚裡疙瘡多。」這恐怕不確吧？疙瘡不疙瘡，與矮不矮，有甚麼關係呢？難道長子肚裏，就疙瘡少嗎？無稽之談，不足信也！望幾位矮子先生，不必着急！要知這人疙瘡與否，不在其生理上之觀察，而在其行為上，言語上，各方面之種種觀察而得來，始知其人之是否疙瘡也。

疙瘡二字的定義，我也沒有看見過，不過常常聽得人家說：「這人疙瘡！」那「人疙瘡」而沒有聽得一人解釋「疙瘡」三字也！何謂疙瘡？疙瘡的人是那一種人？甚麼要叫他疙瘡？惜哉！我未聞人家之解明也！

疙瘡，恐就是上海俗諺的「壞得肆」，說：「這人疙瘡得很！」就是上海人或說：「這人壞得肆！」不過「壞」和疙瘡意義上也不甚符合！

譬如有人說：『這人很不好搭，他很疙瘩的，』不好搭，就是不好和他搭朋友，因為他是得疙瘩的！因為他疙瘩，而不好和他搭朋友，其為疙瘩，亦可知矣！疙瘩二字，亦思過半矣！

肚裏疙瘩的人，心腸多彎曲的？直心直肚腸的人，那有疙瘩？一方面如此敷衍，一方面又如此敷衍，不能以真意來示人，他的真態度竟無從捉摸也！

疙瘩的人，作事一時不能即見失敗和成功，因為他作事，是傾向無定的。東傾西傾，肚裏疙瘩多，思此顧彼，但總以有利自己為主。

無論作大事，小事，倘使其中有了幾個（至多二三個）人是肚裏疙瘩多，忽而如此，忽而那樣，大家總不能合作的！

所以疙瘩者愈多，社會，國家，愈不能太平，因為疙瘩者之彎曲心思的，確使人難以測度呀！然則交友亦可不慎哉？

吃豆腐去

「你到那里去？」她（或他）回答道：「吃豆腐去！」吃豆腐去」這句話，外來的人是莫明其女少的！可是我們松江金山一帶的人，是知道「吃豆腐」這句話的意思的，我來解釋一下子吧：

松江金山一帶的風俗，家裏有人死了，總要大備豆腐，以供親戚隣人大嚼。死了人，親戚隣人，送了甚麼「人情」，所謂「人情」云云，就是「錢」或「紙錠」等物，換句話說，就是「弔唁」！送了「人情」，親戚隣人，藉此可大嚼豆腐了。松江金山一帶的人，要大吃豆腐，必到喪事家，乃可償其願焉。

不過，死了人，爲甚麼要給親戚隣人，大吃豆腐呢？這種吃豆腐的歷史和意義，我曾詢問了許多老輩，他們也不知道！只說「相沿成風」罷了。

「吃豆腐」是表示死了人的意思，所以鄉人對於「豆腐」這個名辭，是避諱不道的。鄉下老伯伯，拿了一隻籃，到市鎮上，豆腐店裏買豆腐，他不叫豆腐的，說：「買幾只銅板老蔬菜。」老蔬菜者，實即是豆腐之雅號也。鄉老迷信，亦可見矣。

一個大學生的一天生活

上午九點多起身，他抽了一枝香煙，懶懶地拿了手巾，面盆，牙粉，牙刷，洗臉，刷牙，畢：

「喂！茶房！茶房！」……咳！豈有此理！茶房那里去了？他引高了嗓子再喊，怒聲大震全室！「茶……房，茶房……」茶房飛也似的跑來了！忙說：「顧先生甚……麼？」他厲聲說：「快些！同陞館裏去叫碗麵來，快快快！」是是是！叫碗甚麼麵？茶房老哥這樣的回答：「肉絲麵，快快！」他又接着這樣說。茶房老哥兩腳作三步走，出去和他喊麵了！

「先生麵來了！」麵館裏送麵的人這樣說。他見着麵，即刻停抽了香吸，吃那肉絲麵了。剛吃的時候，鏘鏘鏘的上課鐘聲，吹入他的耳朵中，他自言自語道：「歐先

生的鄉村教育，不知他來了不來？索性不高興去上堂了！仍「X」的吃着碗中的麵。

麵吃完了，他覺得還沒有飽，再呼茶房，叫他對過雜食攤裏，拿幾隻香蕪，和兩個麵包，「我有賬的，叫他寫賬好了……」他這樣昂昂然，吩咐茶房。茶房唯命自從，和他去拿來了。他就狼吞虎咽的吃完了。

吃完，他沒精打彩，踱到閱報室裏去閱報。

閱了一會，他聽得釘零零的散課鐘聲，心不自由主，再踱到房間。（也可稱自修室，）早候在他房間裏的朱君，見了他踱進來，忙說：「願！你課有沒有？」他回答說：「今天只有二課，上午一課派司了，還有下午一課，傅先生的解析幾何，不知他來不來，昨天他沒有來授課呢……」

說罷，室中沉寂了二分鐘，他又接着說：「老朱！你新文化第四期買到嗎？」朱說：

『怎麼……』他說：『你已買到，借我看看！』朱說：『這本書，你不可以看的……』他接着說：『你可以看，我豈有不可以看笑話了！你借不借，你不借我自己去拿了……』一面說話沒有完，便似要跑到姓朱的房間裏去，找這本新文化了！朱連忙追上去，說：『我去拿給你，不要亂翻……』他勝利了，有趣的說道：『規規矩矩，你那末拿給我吧！』一會兒，朱這本書拿來給他了。

他喜出望外，神醉似的躺在床上閱着，一頁一頁的閱下去，靜靜默默，連咳嗽也一聲不咳，比讀任何書籍，都專心的閱下去。

「釘零釘零」的鐘聲響了，大家蜂蟻般的擠到飯堂上食午飯了。隔了四五分鐘，才見他急急的，從外邊跑進膳堂來，拿了一隻碗，盛了一碗飯，挨坐自己的位上去吃！菜肴已是大半裝在大家的肚子裏了。他吃了二碗飯，急忙又到自修室裏，躺在床上，繼續閱這本新文化了。

一點鐘，二點鐘，三點鐘，下午四點鐘了，他才把這本書，從頭至尾一字一字看完了。把這本書，丟在床上，他精神已疲倦得很，呼呼的睡着了。

隔了半時的光景，他的學友某君，跑進來，見他睡在床上，推了幾推，被他推醒了，某君對他說：『老願！快起身！看影戲去嗎？』他迷矓中應聲說：『還有課，傅的解析幾何，五時至六時。』某君說：『你還不知道，傅請假三天呀！佈告看見嗎？』他催醒了，忙說：『甚麼請假，真的……』某君說：『真！真！快起身，出去看影……快！快！』他一個筋斗，翻出床，馬上整衣，穿鞋，跑出臥室，到佈告處，一看究竟了！某君問他做甚這樣緊急！他不作聲，直跑到佈告處了！不到一分鐘，他手舞足蹈，笑哈哈跑來說：『傅真的請假三天，今天一定去看影戲……我已五天不看影戲了，本來我要一星期看三四次的影戲呢！』說時慢，那時快，他們已跑出去，乘了黃包車，到某影戲院去看影戲了。

「密斯特龍！密斯特陸！密斯特許！對不起，開一開門，」
「密斯特！密斯特！開一開門，」這種聲音，從睡夢中，好像聽得的，接着他又大敲其門，聲急而且厲！我終被他喚醒了，知道是他回來，下床穿了鞋，走過去，和他盡義務，開門了。

他進來連忙說：「密斯特許！對不起！你開門……現在是十二點鐘了，我因……所以……」他進來，點了燭，整整床褥，脫掉衣服鞋襪，鑽進了床，入睡鄉了！一枝火燭，他還沒有吹熄，幸同室姓陸的一位同學起來，出去小便，我深恐不測，他便好回來，我求他吹熄了。這位陸君恐他還沒有睡着，火燭所以不熄。呼他幾聲，他一聲也不響，知道他已睡着了，纔替他吹熄火燭。

三出主義教學法

學友陸善初君，松江張堰人，性頗滑稽，且善演說，猶憶其在校求學時，開校慶紀念會，陸君爲學生會體育部代表演說，有二語，同學中至今傳爲美談。陸君登壇云：「……我國國民本有東亞病夫之頭銜，其恥孰甚？今後我國民，自應注重體育，現在校爲學生，將來卽爲社會中堅，務須注重體育，爲社會導……所以我們不希望中國養成幾個體育大家，而希望大家體育也……」言至此，壇下掌聲雷起，妙語花開，亦有類東方曼倩之流也！

陸君畢業後，在外埠服務三年，今春任朱涇某小學校長兼教員校役，暑期晤面，暢談久之，彼詳述其自己小學教員之生活史，令人肅然起敬。

彼又謂鄉村小學教員，更屬困難！每月經費二十餘元，校長，教員，校役，一身兼

任，經濟既乏，人才又缺，何能設計教學，遑論道爾頓制？只得實事求是。且鄉村小學學生家屬，命子弟入學之目的，能讀能書而已。所以我爲迎合學生父兄心理計，教學方法，全以實用爲主！

陸君言至此，在座某君起而詢之曰：「然則足下所云實用教學法，可得聞乎？」陸君答曰：「三出主義教學法，卽「讀得出」、「講得出」、「背誦得出」也。」

吃西瓜

暑氣逼人，大家除一日三餐外，一件不可少的解暑止渴的東西——西瓜——一日三餐外，又要吃西瓜了。當炎夏的時候，照人們的心理，吃西瓜似乎也不可少的一種吃。

客人來了，大概多要拿出西瓜來切切，大餉客人，這也所謂暑天的家規是這樣的。西瓜之在暑天，可知人們之重視了。講到吃西瓜，也有幾種方法：

大概一塊一塊，切開來，一個圓滾滾的西瓜，切成一塊一塊好幾塊，拿了一塊西瓜來，斧出了門牙，一口一口。由舌和齒的工作，變成冰吐出瓜子。由食道咽下，直入胃中。

吃西瓜講究的，一般少爺少奶奶，或是所謂最上流社會的人，吃起西瓜來，先

命用人把西瓜肉小小的一方一方切來放在盆子裡，拿了銀針或金針，或其他的針，扞了西瓜肉，一小方一小方，塞進口中，自己用了舌齒的工作，變成西瓜水。吐出瓜子乃咽入胃中。

有些人吃西瓜，索性叫人弄成西瓜水，呼呼呼！入了口中，不加工作，且無吐西瓜子之勞，一直入了胃，腸，排出體外，自己不用一些力量，噫！吃西瓜亦有勞逸之分哉？

有一般種田漢，吃西瓜的方法，我看很簡陋的，他們從田裏採了西瓜來，左手擡住，右手執了拳頭，敲了一拳，碰然一聲，扳了二片狼吞虎咽，一片西瓜，二三口早已完吉了。

然則吃西瓜之方術，精緻和粗陋，亦有天壤之別！西瓜雖然是消暑之品，但壞的西瓜，的確也要吃出病來的，吃西瓜者，務須擇善而食之可也。

黃包車夫特有的二種快樂

做黃包車夫，有二種特有的快樂，常人也許也有這二種快樂，不過快樂的程
度，終不及這般黃包車夫呢！

(一)吃的快樂 拉車，東跑西奔，全身不知消耗多少養分，拉了半天，飢得要
命，馬上向大餅攤上，買了幾個大餅來嚼，看他們吃起來，滋味實在無窮。什麼大少
爺，官僚們吃大菜的滋味，其快樂那能及之於萬一。而且他們大餅買得有限，只有
這幾個，吃完不添，滋味愈覺好了。不若中等以上人家，每飯菜着雜陳，尙無可下箸，
快樂，痛苦，甯有定論哉？

(二)睡的快乐 黃包車夫，因欲結交袁世凱子孫的關係，看世凱子孫的面
上，不得不拉了車子拼命的在街上跑，一到休息時候，睡覺了。依照生理學講來，勞

働の人，睡眠程度必深。黄包車夫一天，跑得疲乏極了。睡眠的程度，一定很深，一
聽到天明，精神上之快樂，難以筆宣！

第九輯

(阿絮著作)

叫化子的藝術

叫化子是最起碼的人物，那裏配得上懂藝術。懂藝術的，只有詩人，畫家，戲劇家。詩人裏面，尤其是新詩人最懂藝術，舊詩人雖然也會風花雪月的歌咏着，可是什麼仄仄平平，平平仄仄，桎梏了靈性，違反了自然，那裏及得新詩家的作品，合乎邏輯，確乎藝術！畫家裏面，尤其是新畫家最懂藝術，舊畫家雖然也會畫山水，人物，花卉，走獸，翎毛，什麼王石谷，恽南田，陳老蓮，仇十洲，陸廉夫，他們的作品，那裏曉得甚麼後期象徵派，油畫，漫畫，透視畫等等。至於戲劇家，從前新劇初發明的時候，舊劇說沒有藝術，新劇纔算是藝術；到了目下，留過法日的學生，所演的新劇，纔算是藝術，普通新劇的藝術，已是破產了。這幾年來，「藝術」「藝術」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似乎凡事都有了藝術。沒有了藝術，便不是一件事；不懂藝術的人，便不能夠算

人了。好像十幾年前章秋桐主民立報筆政的時候，無論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論文，都有了邏輯；失了邏輯，便不算論文，是狗屁的了。所以現在有人說：罵人有藝術；吃飯有藝術；放屁有藝術；撒屎有藝術；自然性交有藝術；可以編輯幾部「性藝」「性史」「性友」了。可是在下靜心想來，罵人的藝術：不外明罵，暗罵，正罵，反罵，旁罵，側罵，口罵，筆罵，拍臀罵，開口罵，咒罵，冷罵幾種。吃飯的藝術：不外坐着吃，立着吃，跪着吃，捧着吃，搶着吃，鑽着吃，睡着吃——妓女——跑着吃——黃包車夫——幾種。放屁撒屎的藝術，也是十分簡單，只要肚裏有屁，便可以放；肛門有爛屎，便可以撒；雖然裏面含了許多的藝術，神而明之，在乎其人吧了。唯有這門叫化子的藝術，假使請出大學校的教師來，恐怕也沒有人懂得，這種藝術的名貴，也就可想而知了。在下除了懂得放屁撒屎的藝術外，還懂了叫化子的藝術。從前揚州阿二，蘇州阿大，爲什麼可以做鄭元和的教師？便是他們二人，懂得叫化子藝術的緣故。叫化

子的藝術，究竟怎樣呢？聽在下慢慢地道來吧！

叫化子的藝術，分析裏面的成分，委實包含了「心理學」「文學」「音樂」「化裝學」「戲劇學」不是一種藝術麼？他們因為窮，所以不得不來表演他們的藝術；這便是真。他們喊破了喉嚨，唱着蓮——「蓮花落」的曲子來。臉上吊了花臉，頭上戴了草圈，在街頭扮一回羊掃地，何等嫵媚可愛；這便叫做美。他們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燧，無憂無慮，不殺不爭，四海為家，與天為徒，沒有像世人的爭名奪利，攘攘不休；這便叫做善。真，美，善，三大元素俱全，所以我說叫化子倒真是一個藝術家。咧。唉！

在下說到這裏，有一位朋友笑道：叫化子是藝術家，那末，賊骨頭也可說是藝術家了。他們能夠掘壁洞，偷東西，手段非常高明，不比目今的強盜，窮凶極惡，那裏及得來偷兒幽默的藝術！在下道：一個人要做藝術家，一定要有藝術的工具；譬如

叫化子有了叫化棒，所以可表演許多藝術出來了。偷兒能夠裝貓兒叫，耗子叫，有了藝術的工具，當然可承認是一位大大的藝術家。強盜的工具，不過一管手槍或盒子砲，沒有表演藝術的可能，所以算不了藝術家啊。

臨了，還有一句話要聲明：讀者大概沒有看過京戲鴻鸞禧的，要是叫化子不是藝術家，那裏有美人來青睞呢？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證據麼？

夜壺

夜壺底功用，雖然及不來馬桶；可是腎關不固，要夜溺的朋友，是少不了這種傢伙的。所以上海地方的早晨，大街小弄，沒有不聞馬鳴蕭蕭之聲，偶然也有見到夜壺陳列的眼福；不過是不大容易的事，各個人目中無夜壺，心中有夜壺吧。

夜壺的多少，可以測驗這地方的文野；都市間雖然有賣夜壺店舖，究竟銷路不大；國貨的夜壺，恐怕也受了外貨夜壺的打擊，只得無精打彩地蹲在店舖的壁角，不能夠像外貨夜壺，氣昂昂，神奕奕陳列在玻牕之內啦！但是一到了內地，廁所，糞坑，屎缸……哥哥弟弟，項背相望；自然夜壺也要出來湊湊熱鬧，廁所糞坑的旁邊，人家的門口，便是夜壺的地盤，棋布星羅，形同割據，委實出足風頭；所以要做夜壺，應該跑到鄉下去，上海只有讓馬桶去出風頭吧！

夜壺的種類，譚陋如我，實在舉不了許多；先說鄉下地方的夜壺吧。都是國貨土產，很有提倡擁護的必要。頂細巧的，是鴨子式的白底澹描夜壺，小巧玲瓏，十分可愛，委實有藝術的價值。次之，是方底藍花夜壺，釉水十足，藍白秀雅，一根彎彎的柄兒，造得匠心獨運，不是江西的藝術家，斷斷做不出來的。再次，便是綠色瓦夜壺了；質地粗些，容積倒比上兩種來得大，所以也受一部分人的歡迎。最下等的，便是橢圓形瓦夜壺，因為沒有上釉水，純粹毛坯，倒像荆叙布裙的黃臉婆子，鄉下地方的早晨，老農野叟，往往提了這種夜壺，跑到權籬糞坑等地方來倒。和倒藝術夜壺的小妮子，各有各的嫵媚呀。從這樣說來，夜壺這個東西，不單是可測驗國家的文野，也是階級制度的水準器了。所以要打倒階級制度，先要打倒夜壺！

這大約是辛亥年的一件事吧？這時候，我們S市也革命了；有都督，有外交部，有財政部；真是小題大做，十分威風。當時軍政府設在道台衙門的裏面，當然紅頂

花翎的道台，逃之夭夭了；可是贖下來的東西還很多。有一天，我到軍政府裏去訪友，友人拿出一只表白裏藍放大漱口盃形的東西來，交僕役去沽酒來飲。我因為不會喝酒，所以只吃些小菜，酒倒一口沒有喝。我說：這只盛酒的瓷器不知道那裏買來？也別致。友說：我在道台房中找出來的，素聞道台有劉伶癖，原來有這種好酒器，真是比古人所說甚麼觥船彝罍。兕觥，還要佳妙咧！說罷，得意非凡的，滿滿浮一大白。後來偶讀近人筆記，說某甲性嗜骨董；有一天，在冷攤上，買着了一只瓷器，器旁鐫了兩只鸞鳳，古色古香，非常得意。便折簡邀集了許多親友，大開宴會；便拿燒熟的鴨子，盛在器中饗客。一客見而大嘔，託故避去。後知這器是秦朝阿房宮中舊物，妃嬪小便時用的溺器——清閑錄云：夜壺，溺器也。想卽是今之夜壺。此物或卽夜壺歟？——是「跨鳳飛去」的意思。到此我忽然想到軍政府的酒器，也許就是道台的夜壺；但是軍政府裏的人，能夠廢物利用，喝得津津有味，真是一件笑話。

咧。過了幾年，我到上海來，果然不出所料，確是夜壺，不過是歐化的夜壺便了。哈哈！

我再講一件風俗出來吧！總司令蔣介石先生的府上，不是在浙東的奉化麼？奉化地方，山鄉水國，風景很好。蔣先生府上相近的雪竇山，千丈岩，妙高台，隱潭等處，真是地靈人傑的好地方。我在民國紀元前二年，曾經去遊過，歸來做篇「雪竇山遊記」，已登在本年的「錢業月報」了。我奉化朋友很多，到過奉化的地方也不少，只覺得民風醇厚，鄞縣，鎮海那裏以及他們。有一年秋季，我到他們銀山崗下友人家住了三天，他們請我吃吃特產號的大芋芳頭，鬆而且香，上海人恐怕沒有這樣口福！還有一種番薯粉打成的麵，又韌又甜，也非常可口。到了夜裏，他們讓神龕式的大床給我睡覺，又放了一只銀光燦燦鴨子形的東西在床下，說這便是銀夜壺，新娘妝奩中，一定要備這件傢貨的；不單是給新郎用，新娘也撒尿在這裏呢。以前某君紀津浦路上，曾經鬧出女子撒尿在香烟罐裏的笑話，豈知奉化的女子，早已發明這種的方法了。呵呵！

別號

人們的姓名，譬如一個符號。本來沒有什麼緊要的；所以阿狗，阿貓……都可以當作名字，何必取一個吉祥的意思，什麼阿福，阿壽，得勝，得貴……等字呢？一個賊要是發了財，雖然小名叫做阿狗的；這時候，自然有人親親密密，恭恭敬敬地，叫他幾聲狗老爺，狗老闆，狗先生了。一個強盜，要是做了官，雖然他乳名叫做阿貓，這時候，自然有人稱他老爺，大人，軍長，局長了。可知人們的姓名，是沒有什麼緊要的，爲了同姓名而登報啓事，真是多此一舉！

但是語雖如此，人們的心理，是很考究名字的。何以呢？我們中國的上等人物，有了名，還要有字，有了字，還要有號，越是闊人，或者名士們；他們的名字越多，弄得人家草明其土地堂，什麼軒主人，什麼山人，什麼齋，盦，堂，室，真是五光十色，一個人

要當作三五人了。甚至什麼和尚，頭陀道人；一股腦兒都搬了出來，當作自己的別號；真是雅人深致，中華大國民的特點啊！

別號也許可作人們的測驗器。譬如他自號曰怡紅，慘綠，悼紅，傍花……等等；這人必定是個風流才子，性學大家。他自號曰病人，瘦鶴，病鴛……等等；這人必定不是大力士或體育家。他自號曰冰叟，秃公……等等；必定與自號曰什麼「郎」「生」的年齡相差頗遠。甚至拿「胡調朋友」「荒唐公子」「拆白黨」「湖絲阿姐」等名詞，來當作他的別號的，其爲人也就可想而知。所以一個人的自號，不啻爲自己寫照，性情，品格，學問，不知不覺地自己來寫一回口供。

不過別號和人格完全相反的，也是很多，斷不可被他們瞞過纔是。明末士人喜以山人相標榜，猶今日之書畫家，什麼散人，什麼山人，一般的時髦。一日，陳眉公在王荊石家，遇一官僚，問荊石道：這位何人？荊石道：這位便是山人，那官僚笑道：既

是山人，何不到山裏去？眉公大窘。還有一位名喚黃白仲的，喜乘轎着鞦，遊于公卿之門。有一天囊空，轎夫索錢。黃大詬道：汝日日昇黃山人，肩且千古矣！還要索錢麼？轎夫莞爾答道：山人，貴人也。只昇山人的兩鞦，價已不廉，況且昇山人的全體麼？現今別號風雅香艷，先生們，海下是很多的，讀此不知作何感想？

清季報章署名多爲「天字」：戴季陶之天仇，陳屺懷之天嬰，洪佛矢之天醉，王先生之天僂，包朗生之天笑，此外若天鳥，天目，天民……一時也寫不了許多；這時候伶界的小叫天也正大出風頭咧。滿清已亡，天字排行的署名，也便不見了；大概這個天字，是對滿清而發的。講到目下作家，不但作品歐化，連他們的別號，都歐化起來，什麼魯迅，沫若，雁冰，虛白，滕固；作品別有風韻，別號也別開生面了。

海上作家的別號，很有類似女性的：江小鶉的弟弟紅蕉；自由談主任瘦鷗；包

天笑別署釧影，敵國偉人葉楚傖先生嘗署名曰小鳳；還有報上常見的一位繡君，署名何等香艷，據說已是老頭子了。

癖

我嘗說：一個人不可無癖，癖是成功之母，那裏可說是病的現象？譬如英雄豪傑，有殺人的癖；像張獻忠，李自成雖然做不着帝王，也是名留青史，萬古不滅！晉朝有一個名喚杜預的，自己說有「左傳癖」，所以能夠注一部左傳出來。惲南田瞧了王石谷山水比他寫得好，專心去畫花卉，畢竟成了名家。這不是癖是成功之母的鐵證麼？至於唸佛婆，腦經裏有了到西天去的癖，究竟少造些孽。做賊的朋友，不偷些東西，心裏手裏，總是癢癢地難熬，結果，袋裏的重量，總是增些，斷沒有減的可能。有烟癮的朋友，天天躺在床上，抽抽烏烟，不會到外面去荒唐，也是很有益的事！喜歡研究性的男女，偷漢子，軋姘頭，吊膀子，開房間，在旁觀的說來，是敗德傷身之事；可是在生理學，心裏學上研究一下子，便叫做一個癖字，那裏是犯法敗德的勾

當呢？

人們的癖，是各不相同的。譬如賀蘭進明喜歡吃屎，不是一種癖性麼？然而在狗類瞧來，吃屎是最平常的事，那裏可說是癖性呢？像上海人喜歡吃臭豆腐，法國人喜歡吃蝸牛，廣東人喜歡吃蛇，都不是嗜好，幾乎成了癖性了。我們做慣了眼睛，挖慣了耳朵，搥慣了背，在修容的時候，耳朵癢癢地，筋骨酥酥地，一定要來一回做眼，挖耳，搥背，便覺着非常的爽快，難道人體裏腔的部分，都佈滿了癢神經，扒弄之，便爲發出快感來麼？也許是癖的緣故呢！南史劉邕傳：「邕性嗜食痂，以爲味似鮓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痂落在床，邕取食之。」負暄雜錄：「唐長慶——穆宗——末，權長孺流滯廣陵，將赴闕，羣公餞飲，有狂士蔣傅，言長孺有嗜爪之癖，乃於健步及諸傭保處，得爪甚多，洗濯既清，以紙裹之，候長孺酒酣進獻，長孺欣然，餘涎流吻，連撮啖之。」這種怪癖，雜書言之很多，恕不一一舉了。去年時事新報青光，所

登「人生的五色禮物」的著者美國大文豪馬克吐溫，也有一個奇癖，他做小說的時候，案上必放了一個泥人，左手撫摩，右手便握着筆，文思縷縷地，從筆端湧出來。要是沒有了這個泥人，他竟一字寫不出來了。據說餘杭章太炎先生，也有這個奇癖。太炎先生的書齋抽屜中，藏有歡喜佛數尊，當他作文的時候，必定把玩不已，文思便汨汨而來，有如神助，這真是奇事了！本來我國文人，都是怪癖；嚶嚶嗡嗡的怪聲，搖頭擺尾的怪現狀，不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怪癖麼？甚至嗅腳臭，研究第三種水，津津有味的，當世豈無其人？大概一個人，癖愈深則名愈盛，什麼藝術家，什麼名士派；那裏可以沒癖？沒癖便不是藝術家，不是名士派了！最希奇的名士或藝術家，都有個花生米癖：相傳伍秩庸博士，天天以花生米當下酒物，吃贖下的花生殼，都拋在地上，不許僕役掃去；日積月累，滿地的殼，鋪了像地氈一般；老博士履行其上，綵綵作響，似乎非常得意。梁溪老畫師胡汀鷺先生，也有花生米癖。平居囊中輒藏花

生米數包，隨時取食，非常得意；到了夜裏，解衣就睡，花生的殼紛紛墮地。他嘗對人道：「我的衣囊，沒有完好的，因為耗子要分我一盃羹吓！」說罷，得意非常的又從懷中拿出花生米來吃了。現在江蘇建設廳長葉楚傖先生，是革命家，也是文學家。在民四項城帝制自爲的時候，他做了一篇「陳大夫移宮記」來諷刺項城；又做了一部「蒙邊鳴筑記」來刺某國人；這時候，在下也辦了一種小說報，做了一篇「化身說法」來諷刺項城；這時候，年少氣盛，自思倒也可笑！因為佩服葉老先生的道德文章，後來做了幾篇「現代的小說家」，請葉老先生也做了篇中的主角。現在先生無暇做小說家了；可是當時在民國日報，赤了膊，吃花生米，喝酒的前塵，大概還有些記得咧。哈哈！

觀潮

中秋賞過了月，那末，要動身觀潮了。說觀潮是一件小事，鐵路公司也不必開觀潮的專車；說潮沒有多麼可觀，海甯杭州等地方，也毋須人山人海了；畢竟觀潮是秋季裏的一件大事！

潮究竟在什麼地方？這個大前提，很有討論的價值：那一個不曉得潮是浙江，所以有「浙江潮」的名稱。浙江形如之字，所以又叫做之江；因為江流曲折，又叫做曲江。上游有二源：北曰新安江；南曰蘭溪；合流到了桐廬，叫做桐江；到富陽，叫做富春江；到舊錢塘縣境，叫做錢塘江。出口的地方，有二座山：南北對峙，就是龕山、赭山，俗名龕子門。江水入海，為龕赭二山所束，勢很湍急。陰歷八月十六、七月之吸力又極大，所以便起了大潮，排山倒海，萬馬奔騰，很為壯觀咧。這樣說來，觀潮當然要在

海甯一帶，最爲好瞧了。可是漢朝枚乘對楚太子說：「並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廣陵便是現今的揚州，「廣陵潮」這一個名詞，也是有許多人曉得的。甚麼浩浩瀟瀟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都是枚乘抒寫廣陵潮的形狀。到了現今，揚州有沒有潮，誰也都曉得的。難道去年孫傳芳在廣陵掀動了一回潮，枚生所說的，便是這一回事嗎？幸喜觀潮的朋友，沒有上了枚生的當，否則浩浩長江，積屍如山，流血殷然，觀潮的朋友，心中不知道要發生什麼感想來！

潮是無論那一處，都可以觀的，何必限於浙江。此仆被起，你來我去，這叫做「政潮」。罷課游行，開會演說，這叫做「學潮」。誨淫誨盜，廉恥全亡，這叫做「性潮」。覆瓿拭糞，小報如毛，這叫這「小報潮」。交股掀臀，聯臂抱腰，這叫做「跳舞潮」。古裝明星，陳怪劇本，這叫做「電影潮」。剪髮旗袍，露臂袒胸，這叫做「大西洋潮」。天天有潮，地地有潮，一潮未平，又來一潮，吾故曰：何必海寧去觀潮！詩家道：「秋風吹到海甯

潮，絕似靈胥怒未消；水勢潑天山欲動，濤聲掀岸地疑搖。青峯矗立垂今古，白浪騰空迷近遙；我愛江南真隱者，中流擊楫故迢迢。」這是一首咏潮的好詩。大概到那時觀潮去的朋友，內中不少詩家，一定找得出許多的詩料。

天文家道：潮的理由，是日月和地吸力互引而成的。當朔望的時候，日和月合力以吸潮；所以潮汐很大。陰歷中秋節前後，月的吸力尤大；所以潮汐最大。上下兩弦，日和月距離九十度，成一直角，吸力分而薄；所以潮汐便小了。神學家不承認這個學說，說是潮有神，潮神便是伍子胥；因為西施給范大夫沉到江心以後，日夜悲啼，感動了伍子胥，便鼓動了大潮，想盪平越國，以洩心中之恨。後來吳越王錢鏐拿了強弩去射潮，潮勢終算小了些；到了元季某年八月十八日，朱元璋挑了鹽過海昌，在路上睡覺，等到醒來，鹽被潮水衝去了。朱元璋道：以後你來的時候，不許沒聲沒響，免拿人家的東西衝去；所以到了目下，十八日江湖最大，聲如萬馬鳴空。天

文家的理由，那裏可信呢？神學家往往這樣說。

第十輯

(低能兒著)

從軍夢

「……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背好末一句，列席者剛坐下，忽然勤務匆匆送來一通電報，封面上寫的是揚州來一等電「○○○收字樣。」頓時我呆了一呆，再一抬頭只見什麼國民政府代表咧，中央黨部代表咧……還有許多表而不代以及代而不表的人物，團團圍坐在我面前，男的，女的，有鬚子的，沒有鬚子的，麻臉的，光臉的以及……每個人都睜了兩隻大眼望我。我從人頭上漸漸將目光升高到那雕漆得很細緻的窗櫺上，再從窗櫺中望見那給陽光籠罩住而反射出耀目的淡紫色的C山，突然我覺得我的崇高。全室中祇有我一個人是站着的，我的頭是齊於或者簡直是高於那C山之巔。於是我的心突然從那封電報回到那陳列在我面前的一個個

的人頭上，再從一個個的人頭上，回到那張議事的桌子上，然後回到這整個的情境裏面。我的執着那封電報的手急急地縮到衣袋裏面——

「今天兄弟……不過……但是……希望……發表意見……」

接着是一陣陣的

「兄弟以爲……剛纔一位同志……鄙人有點意見……」

這是各界籌備五×紀念大會的第三次會議。

下午一點鐘以後，會議方始終了，一羣餓鬼便下了總動員令，擁到聚餐處將飯菜搬進肚子裏去填防。但是我却顧不得自己肚子的咕嚕，一口氣奔到公園——我們是借了公園開會的——的辦事處，借了一本電碼簿，沒頭沒腦按字便翻。雙手不住地動，眼睛不住地轉，最起勁的是我的這顆心，跳得幾乎要破裂了。

「……敝部M主任特請我兄爲辦公廳秘書，接電希即來揚就職……」

這是A路總指揮部政治部光發來的。

出了辦事處，便遇見穿着武裝在總政治部兼職的總工會代表。一顆飯粒粘着在他的嘴唇左角上，黝黃色的臉皮的背景裏面，顯出一點白，一點可愛的白——

『吃得一回苦，學得一回乖，積一點糧食留著等明天開會後肚子餓時當點心吃。而且——呃——假使明天不就吃，留著以後也不致於討飯吃了，哈哈！積穀防飢，哈哈！剩餘價值！』

他給我說得莫明其妙起來。後來看見我的眼睛儘管朝著他嘴邊望，遂恍然大悟，將手朝嘴邊一摸，順勢一推，把飯粒推了進去，嚼了嚼，骨朶咽了下去。自己覺得也好笑起來——

『今天什麼急電，連飯都犧牲了！』

我將電報的內容告訴了他。他便肅然起敬起來——

『你從此便做了軍官了，以後我碰到了你，還要——』
說著，將雙腿用力一併，頭頸伸了一伸，身體挺了一挺，必恭必敬地向我行了
一個軍禮。

「謝謝」

總理說：天下有三種人：一是先知先覺；二是後知後覺；三是不知不覺。低能兒說：天下有四種人：一是先知先覺；一是後知後覺；三是不知不覺；四是半知半覺。低能兒便是屬於第四種半知半覺的。其實，說半知半覺也許已經是過於誇大了，如果請教育心理學家用智力測驗精確地測驗起來，也許有的低能兒的IQ是100，就是說，有的人是四分之一知四分之一覺的。因此，可以知道有的人是八分之一知八分之一覺的等等。總而言之，天下有些人是屬於先知先覺的天才，有些人是屬於半知半覺的低能兒。在中國，低能兒是大可做得的一件事，因為中國是允塞了天才的國，而中國人是富有天才的人，此低能兒之所以為低能兒也。

中國的許多天才都已做過留學生，低能兒也想做個留學生的夢，而且這個

夢快要實現了。他之所以想做這個夢是和天才們高尙的救國求真，頂天立地的理想不同。據低能兒的直覺，國中的大少爺不如外國的叫化子，這「不如」是指「做人」的各種方面而言，有許多外國叫化子頗有些人氣，而有許多中國大少爺簡直不是人，所以他想到外國去做個叫化子而不願在中國做個大少爺，離開他計劃著去做外國叫化子的行期三個多月以前，他忽接南京友人的來信，請他到S部去幫忙。他便去了。去的目的有二：一是新都觀光；一是爲他的誠實而不得志的朋友留心一個位置。在S部裏面，天天忙著計劃，支配工作和開會，到部後半個多月，便接到了揚州來叫他去工作的電報。

在會場內接得電報後，趕緊回到S部和夢商量，去看看情形再說。『夢的意思和我的不約而同。

提着一隻小皮箱，裏面放的是一套西服和幾本書，便一個人到下關車站，搭

了三點多鐘的火車到鎮江去了。

鎮江這個地方，我祇是在從上海到南京以及從南京回上海的路上邂逅着好幾面，所得的印象，除了車站上豎着的司門士的碑上面刻的硃色的鎮江兩字以及底下的丹徒兩小字還有一排英文而外，便當推那黑魘魘的山洞了。如果是從上海到南京的路中，如果是在白天，當汽笛嗚嗚了幾聲之後，電燈忽然亮了。不到幾分鐘，突然那車節蜿蜒着向黑暗中馳去，經過兩三分鐘，光明又重見了，車驟然停止，那便是到了鎮江。這次我坐的是下行車，目的地却在漆黑的山洞的那一面，還未及着到洞口，便匆匆忙忙地下車了。

這已是暮色蒼茫時分，夕陽啣山，但不久便要吞山了。Quo Vadis——你往何處去——忽然這幾個字在我腦中盤旋着。在車上的時候，我和同車的一位滿帶江北風味的人搭訕着閒談，有意無意地問他鎮江有那一引比較還好的旅館。他答道：江邊的叫做六吉圓的旅館還不錯，這奇異而含神祕性的「六吉圓」三字

便立刻收進了我的記憶中。

那三字對於人力車夫真有意想不到之効力，拉上山坡，拉下山坡，從石子路拉到平坦道，便知道準是租界了，到江邊轉了幾個灣，纔到了旅館。

茶房引我到二層樓的一間房間，陳設得倒還不惡。將箱子搬進房內，洗了臉，便出外逆著來時的路走去。在一家名叫「美麗」的西餐社內吃了東西回到旅館時，手錶上已經指的是快十時了。

「先生可要叫個姑娘來玩玩？」當我坐在籐榻中正在翻閱中山叢書時，茶房闖進來這樣問。

「謝謝！」

茶房似乎頗能領略我這富有禮貌的兩個字的涵義，便沒精打采地退出了。在床上，正當琴絃和人語的嘈雜漸漸在我的意識圈中消沈下去的一刹那，我便睡着了。

『腰袋十塊錢，坐船上揚州』

在床上張開眼時，覺得有點奇怪！

爲什麼三層樓的地鋪上，忽然罩著雪白的蚊帳了？拉開了帳門四面一看，纔知道這不是南京的S部。這是鎮江——這是鎮江的一所旅館中。

從旅館坐人力車到輪船碼頭一間。纔知道汽船已經在一個鐘頭以前已經開去了，現在是七點多些。

下一班船要什麼時候方開，連輪船公司中負責底人都不能說出肯定的話。『坐下划子到X，再從X坐黃包車到揚州，祇要一塊錢。』一個划船者前來兜著生意。

我們古國的孔丘老先生曾經說過：『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我雖然不是個智

者——而且恰巧是和智者相隔十萬八千里的低能兒，却偏偏也喜歡起水來，真是一件不可解的事。

然而，無論如何，我坐在划子中覺得飄飄乎似憑虛御風，羽化登仙般的快樂，這是事實。

我喜歡坐船，尤其喜歡坐我們東方文明的產物——帆船。我是一個極端贊美，鼓吹，並提倡科學，和物質文明的人，然而我有時候對於汽船免不了發生厭惡。在短距離的江面，對於並無迫切的事的催促的人，何必定要將笨重的引擎聲，煤屑的飛揚，以及嗚嗚然歌着秦聲的汽笛來擾亂他悠然的心思呢？我於是愛坐帆船。

船到了江心，蓬已扯足，又穩靜又流利地順着風隨着浪蕩漾前進。江心遠處的焦山，近處的金山，都似乎跟着船在動。前面是一片帶青帶黃帶紫又帶淡紅的

顏色，在日光中幻映出山，樹，屋宇，田地的面目。水面似乎有千萬隻金黃黃的眼睛在閃耀。啊！一切在動，一切在活，一切是有了生命。

江風瀟清了我的胸襟，我的心似乎已經飛躍到空中混在白鷗的隊伍裏翱翔。打衣袋中取出了皮夾一看祇賸五塊錢了。我到南京時從家中帶了六七十塊錢，在南京出發時祇餘十元，但是到了鎮江又去其半了。

將皮夾放還原處後，抬頭看見前面的岸線又移近了些，不自覺地手扣着船舷，拍着板，發出微弱的吟聲！

『腰袋十塊錢，坐船上揚州。』

人力車上

船擺渡到X岸邊，便見有不少人力車爭先恐後，她想攫取我這唯一的主顧。終於我選中了一個年壯力強的車夫，坐了他的車子，聽憑他東南西北地拉奔前去。

這是「適者有飯吃」又叫做「物競人擇」一個袁世凱的頭，我坐在車上想。車子拉上了一條還算很平闊的黃土道路，直挺挺展開在我的目前。一眼望去，似乎永遠找不到路的盡端。

路的兩旁，鋪的是綠的田，裏面貫串著的是縱橫的阡陌。偶然有村舍三五，在這個那裏從面前倒移向後頭去。從視野裏面消滅了。初夏的炎威逼得大地上的每株樹，每塊石，每滴水，每個人，和每件物都似乎漲紅了臉。

那條路的全程據說有三四十里，跑了許多時候，好容易纔到了一站——實際上是個村莊。車夫停住了，往茶館裏面買了茶解渴，一面坐着休息。我也在路旁買了榨出的甘蔗露喝。不到五分鐘，車夫又鼓着氣力往前奔了。

眼看着面前的在喘氣流汗的爲我奔走的男子，心中忽然感到不忍和不安。難道乘車者便不應該讓車夫坐在車上休息一回而自己走下來拉着車子舒舒筋肉嗎？真是爲民衆謀利益圖幸福的政府，如一時萬不得已不能將人力車一律取消而改爲用機器推動的車輛時，便應該制定並公佈一條法律：『乘人力車者每爲車夫拉過一里時，應下車換拉十步。』路遙依此類推，車資照給。』但是懦怯的我終於未能親自嘗試，親自實驗！這一舉兩得的理想便也終於是個理想。到了揚州，下了車，便不辨西東的亂跑。走進城，到了大街，看見牆上貼有「A路總指揮部政治部朝這裏走」的標語，便一路跡尋過去。走了一陣，可巧碰到了真和光兩人，坐着車子迎面而來。他們便立刻下車領路。走不到幾步便到了。

委令

「我們恐怕你不肯來，當天隨後又打了一個電報給你。」真和光一路走一路說：到了部內，他們便立刻帶著我去見主任。

部內的房子，雖然舊些，倒還寬敞。屋子很多，一共有三進。最後一進是西式的房子，髹漆得雪白，地板也很光滑，顯然是外國的住宅而蓋造得還不久的樣子。

我就這樣滿身帶著風塵跟著真和光踏進主任辦公室。

主任年紀不過三四十歲，鼻上架著金絲邊的眼鏡。一付書生氣概似畫。他的面貌上最使我注意的共有三點，就是光亮的額角；濃黑的一對眉毛；和高聳的兩面頰骨。

這是我生平所僅見的謙遜的人了，我們走進去時，他站了起來。

真和光把我向主任介紹了以後，便去填寫我的履歷，什麼幹事，編輯，委員，……畢業等，我一眼瞥見了這張五花八門的單子，漸愧得汗也出來了。

在辦公桌旁坐著的主任，本來是上拖的是拖鞋，他見我們來了之後，便移身坐在室內茶几側的椅子上，開始去套那長統的黃皮靴。套了一回，似乎有點格格不入，便喊他的勤務兵過來幫助。勤務兵蹬下仔細一看，原來是左右足攪錯了。

主任穿好了皮靴，又同真、光和我談了一會，我們便告辭了。

出了主任辦公廳，我便急急地詢問真和光兩個人：「你們弄的是什麼玄虛？辦公廳秘書究竟是什麼玩意兒？你們太使我莫名其妙了！」

「什麼事都不要擔心，你祇要工作，吃飯，和睡覺好了，」真笑着對我說：

晚上真帶了我出去，吃了一頓西餐，回來談了一回，便擠在他的用板搭的床上睡了。

到揚的第二天，忽然收到了印着木版的藍字的大封袋的官氣十足的委任

一通——

『茲委(低能兒)為本部秘書，此令！』

主任○○○○』

女同志

在政治部內，正同在S部一樣，有不少女同志。但是這幾位所謂女同志者，連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看過沒有都是個大問題，入黨與否更不必說。然而女同志終究還是女同志，大概是傳統的习惯如此吧。無論如何，同志兩字，要比女士或密司意義來得更親熱而時髦，新穎，雅緻，這確是事實。

我最先認識的一個女同志是一位南京人名芬的。我之認識她也不過因為她剛巧被派在我的辦公室內。（我的辦公室，即是從前的主任室，主任搬到樓上去了。）她的工作祇是剪報和貼報。但這一點工作對於她似乎已經是很繁重的了。據我底直覺，她底芳齡至少已有二十三、四歲。她的臉色倒很白，耳目口鼻在顏面上的佈置，確能抵得住清秀二字。身材中等，渾身充滿了脂肪質。時常她離開辦

公室，隔了半天纔來。我也不知道她往那裏去，更不知道她去做什麼事。有一次當她出外時，偶然我走過她的桌子旁邊，向她桌上一望，祇見鋪在桌面的一張白紙上，滿紙都是塗的歪歪斜斜的字。中間還參雜着一副玳瑁邊眼鏡的圖畫，這顯然是以我的爲對象了。她和其他的女同志最顯著的不同點是：她還彌覺珍貴地保存了她頭上一蓬青絲，而其他的女同志却全都把頭髮解放得成了鴨屁股式了。

芬是真介紹來的。真便借了看我的機會，每次要和她談上半天話。我的辦公室內從此便多了真的蹤跡。其他的女同志我全不認識。因爲我眼睛是低能的緣故，遇見了伊們從來不敢作劉楨之平視，其實也大半因爲恐怕女同志的臉尙未看得清楚，自己的臉反而紅了起來。說句老實話，她們這幾位仁姊也是實不配用什麼愛美的眼光來賞鑑的。在上海看慣了明星派女子的人，看見了這幾位仁姊先生們，當然起不了什麼反應，即使能起反應，一定是消極的。然而有了這幾位女

同志們，政治部內纔有了意義，纔有了生命，纔有了生命之洋洋大觀！

鈴響了，大家便上飯廳，便見女同志最多的一桌有不少人爭先恐後地想去換個位子。被擠而去的還頗有些垂頭喪氣的表情呢！我見了女同志們坐得最多的一桌便急急地敬而遠之，特地到隔室去尋了個位子。我是常常和真在一起的。我們的菜肴是盛在馬口鐵的有格子的器具裏的。器分五格，中間一格是盛湯的，週圍的四格便分盛着菜呀魚呀之類的東西，又冷又乏味。勉強吃到一碗飯，我便不能下咽了。祇好擲箸興歎：『像這樣的飯菜，再吃半個月，便要生病了。』我對真說：『行軍時沒有法子，我們自己到外面買東西吃。』真這樣底回答。

飯後休息了一回。忽然勤——他是和我在南京相識的，據他說。他和我以前在上海也會過，可是我記不起了！過來拉我和真到他辦公室去。他的辦公室原來就是我們剛才吃飯的隔壁一間。裏面鋪了兩張木板搭的床。靠窗排兩張桌子，便

算是辦公處了。

我們一踏進室內，裏面忽見一位女子。勤隨即將我和真介紹了，轉又介紹那位女士：「這位是非常活潑的瑛同志，以前曾在金陵女子大學肄業的。」

我留心觀察那位女士時，祇見矮矮的身材，穿的衣服很樸素，但製裁得却很時髦而又整潔。頭髮是已剪掉的，兩旋彎彎的頭髮，襯托出一個帶黑色的圓臉。眼睛流利而很生動，將一副伶俐活潑的精神全盤畫示給了人家。嘴似乎略大，但她笑的時候將嘴的週圍的皮肉都收緊了。她講的是杭州口音。國語說得倒還可以。

桌子上堆滿罐頭食物，南瓜子，西瓜子之類食物。我們便坐着，吃着，談着。

興盡出來時，回到辦公室，忽然想到：全部七八個女同志，我今於短期間內識其二，可謂不勝榮幸之至矣！

紀念週

我們應當承認，紀念週是含有宗教意味的一種儀式，除了黨務政治和軍事的報告之外，最有意義的一點，便在靜默五分鐘上。在靜默五分鐘的時候，我們一方面紀念總理人格之偉大，一方面要反躬自省我們在上一週內所做的工作，有沒有對不起黨國的地方，有沒有違反主義精神的地方？然而在紀念週的靜默五分鐘時真能有這樣的思想的人，是例外而不是常例。總而言之，用「各有巧妙不同」一句話來形容當時各人的腦神經活動，是大概沒有什麼語病的。而總理紀念週中靜默五分鐘的意義，對於一般人，也便在那句話上。

到揚州後不過三天，又是星期一了。那天朝晨八九點鐘，鈴聲便充斥了全部。於是全部職員，便一個個排了班，女同志們特別優待排在最前面。出了大門，向左

沿着街走去。走不到多遠，轉個彎，便到了聖公會門口。我當時很詫異，何以我們政治部駐在地是聖公會，此地又是個聖公會，揚州的聖公會，何其多也？走到裏面，纔知道我們那裏是校舍，此地是禮拜堂。

走進禮拜堂，裏面已是經濟一堂，盡是些武裝同志們。我們也算是軍官，便站在最前一排。滿堂盡都是穿着青灰色的老虎皮。不戴皮帶的多於掛皮帶的，那就是說，士兵多於軍官。祇有我一個人穿着藏青嗶嘰的西裝，腋下還挾着草帽，環顧左右，盡是勇赳赳背着皮帶的老虎皮。我真似鷄立鶴羣，不覺自慚形穢起來。

不到一回兒，軍號底朵底朵吹起來了，就在這底朵底朵聲中，進來了H總指揮。

H總指揮穿的是黃灰色呢的軍裝，大概已是數年前的舊物了。足上穿著皮靴，但沒有皮綁腿。軍服上一些點綴都沒有，祇有領下的左右兩塊硬的領章，每塊

上面凸出三顆金黃色的星，標明他的上將階級。他鼻上架的是金絲邊的眼鏡，兩面頰肉很肥，臉呈淡紫色，大概是因爲久經風霜的緣故吧。嘴很小，嘴唇便鼓起在臉皮的背景上面。看他的容貌舉動，與其說是像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將軍，毋甯說他像個大學教授。

總指揮在軍中有老太婆之稱，從這名貴的綽號上，可以具見他底一團和氣。然而打起仗來，他決不是個退退縮縮的老太婆，決不是絕對不是！他是一員奮不顧身的勇將。在廣西時，他的左肺給槍彈炸壞了，醫生給他治愈，祇保證他五年的壽命，然而五年過了，他依然很健。他在汕頭時帶了一團人，抵抗敵人十倍之衆，最後砲彈祇贖一顆了，他依然兀立指揮士兵作戰，後來援兵到了，最後的勝利是屬於他的。他的確可以稱爲儒將了。在黃埔，他曾當過教務長，黃埔生辦的突擊週刊，封面是他題的字，每期並有他親筆做的文章。總之他是個富有革命性，富有政治

思想，善治軍，善作戰的軍事領袖。祇有他纔配來統率我們國民革命軍的基本軍隊兀然站在我面前的，就是這位H總指揮。

因為祇藉一隻肺呼吸的緣故，他說話時將右肩聳得高於左肩。聲音因此也就粗糙了。

他念了總理遺囑之後，靜默了五分鐘，便開始他的政治軍事和黨務的報告。當他一開口，一陣皮鞋響，全場都立正了。等他講了幾句，說聲「稍憩」，祇聽見又是一陣皮鞋響。他的政治報告先及國內，後及國際。他報告軍事勝利，第一路前方已抵何處，第二路已達某地的消息，聽了不自覺地高興異常。等他說出「完了」兩字，又是一陣皮鞋響，全場又都立正了。

等他走後，我們整隊歸去。一看時間，纔知道我們足足站了兩個多鐘頭。

編印以後

這一本書上的資料，都是從去年七月至十二月時事新報青光上集攏來的。在許多文人看來，不免要說一聲「明日黃花」。但是我對於它們這半年的作品，却很覺可愛；因為書裏的閑話，都是含有文藝化的嬉笑怒罵，並且的確是現代人們的警鐘。

照理我是不能夠將它們已發表過的文章來編印成書的，可是這許多文字，都是名貴一時不可多得的佳作；設使把牠——可貴的文章——拋棄，豈非埋沒了它們這種妙筆生花的作品嗎？還望許多作者，對於小子編印這本漫無系統的冊子加以鑒原。

年來那時事新報正在一日千里的時候，并且這十位著作家又是今日的有

名人物，所以我毅然的把牠編印成幾冊，重行供獻於吾人的眼簾。全書共分十輯，多一百餘篇，好在這本書售價很賤，諒當代文人決不致譏我爲藉此斂錢的人吧。

關於書的題名，我是實在想不到什麼名符其實的名目，後來蒙老友滕君替我想着了「碎錦」二個字。我一聽之後，便連聲稱贊，因爲內容確是些零碎的錦繡文章，顧名思義，倒還不錯，所以我順便在此感謝他一聲。

一九二八，三月，劉冠悟。

4344

1.00.

本 店 新 書 一 覽

預發售	赤俄	透敵	再版	純粹	學界	名著	詩選	散文
中國現代婦女學全集	共黨蹂躪兩湖記	三民與C P	吳稚暉與汪精衛	現代文藝	教員底生活與教授學	新說林	回憶中底她	青年的煩悶
印刷中	實售二角	實售一角	實價一角半	實價六角	實價三角	實價三角半	實價二角	實價五角

本 埠 各 大 書 代 的 售

33

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

實價五角半

版權所有

編印者 劉冠悟

發行者 革新書店

經售處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
西門方浜路
三〇三號 革新書店

82
721079

82

721079

